民國叢書

第二編

·63·

文學類

西洋文學講座

方璧等著

上海書店

法國文學

徐仲年著

目次

緒論

在公元以前，與今日法國相彷彿的境土內，住了古爾（Gaule）民族。這民族所講的各種言語，統稱「賽兒濶克語」。到了公元前二世紀，已經征服西班牙的羅馬人把古爾的南方也占據了；於是南自馬賽，北至里昂，各重要城市裏，都建設了學校，教授拉丁文。那時的貴族固然有時間財力來研究拉丁文，老百姓就沒有這種機會，只能說說不文雅的不合文法的壞拉丁文：終究民衆化的拉丁文占了優勢。這個拉丁文漸漸變化，成了羅馬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都自此出。羅馬文分兩大派：一種，在言語中，把「是」字讀如「烏以兒」；一種，把「是」字讀成「惡克」。自公元十一世紀至十五世紀，藉了政治勢力，「烏以兒」派得勝了，從此派生出法文法語。

十六世紀時，初生的法文原來是很幼稚，文藝復興給了牠發育擴張機會。一五三九年，法皇甚至吩咐關於律法文件應該用法文來寫。各文學家——例如「七星社」諸君子——努力造新句新字，草創文法，務使法文日趨豐富而有條理。那時，幼年的法文已與根深蒂固的貴族拉丁文宣戰。

經過了不少風波，然而也不斷地受人琢磨，在十七世紀，法文有絕大的進步。牠自身已經很豐盛足

夠應用了，又被一般愛護者刷新與改良，於是從幼年時代走進了青年時代。起初呢，一般學者簡直看不起法文；到了十六世紀還有許多人懷疑——雖則已有人把法文來寫詩歌或散文——一入十七世紀，形勢就改變了：文學家沙龍裏面，甚至哲學家與宗教家都用法文了，法國國家文學院也把做部法文大字典的責任負起。於是古典派或正宗派文學應運而生。

受了古典派和一般修辭家的影響，十八世紀裏的作家儘力避去俗字俗句：他們設法使法文晉為一種「純粹」的「正確」的文字，至少在散文裏，他們有巨大的成功。那時的文句是短的，簡明的，伶俐的，自然的，——還可說科學化的，因為在這世紀內法國的科學頗有進步——有此種種長處，法文被歐洲的貴族，文藝界，法律界所採用。

然而古典派的主張是極拘束的，不自由的，久而久之漸漸不足服人。就是法文罷，固然牠已經達到「簡」「淨」的極點，然而正因此故，牠現出文弱的情態來。法國大革命一役，連帶把古典派推翻了。生龍活虎的浪漫派代替了這位古典老婆婆。人家再也不顧忌文法了，非但人家用土語，俗語，科學專門詞，而且還把希臘拉丁以及其他言語中的文字文句引用過來：十九世紀的法國文學，恍如在燒的烟火，五光十色，燦爛奪目。

法國有句俗語：「災難有時是有用的，」戰爭（指國際的）能使國家貧窮，百姓遭殃，卻也是一服興奮劑，而且給幾個國家以接觸的機會，由此種機會生出互相的諒解與認識。最近的歐洲大戰，送給

文藝界不少含有刺激性的材料，法國的文學因之日趨世界化。而且，猶之一人經過了一次風波便老了一次，一國經過了一度戰爭便增了不少閱歷：此種閱歷影響到文學界來，就產生許多有深刻的觀察的作品。所以當代的法國文學不再如古典派那樣板板六十四，也不如浪漫派那樣天眞，……卻似一個人到了五十歲，另具一種目光，而正因人生終究是多悲少樂的，此種目光未免帶了灰色。

中古時代

概況　所謂中古時代者，自八四二年起至一五一五年止；而十四，十五兩世紀應作爲轉變時期看。這是一個「智慧的黑暗時代」那時教士們握有絕大的權柄，其次爲貴族——占據一地的小皇帝——其次爲中資產階級，最後爲平常百姓。那時雖有大學中學小學等設施，實則教授們——教士們——自己就不十分高明，所以無知識是一種普遍現象。在這種環境裏，文學自然是很幼稚的。在言語中把「是」字讀作「惡克」的人所住的地方，（即法國南部）有種詩人稱做「脫陸巴杜」（Troubadour）；在把「是」字讀作「烏以兒」的人所住的地方，（即法國北部）也有一種詩人，名爲「脫陸魏爾」（Trouvère）：這兩種詩人到處自己或使人唱詩給人家聽，法文詩歌自此產生。至於散文，下面再講。在一四七〇年以前，法國還不知印刷。如果教士或貴族要本書，只能叫人手抄；這種手抄本裏很多錯誤或遺落，然而幸有抄本，我們纔能研究該時文學。

敍事詩　「脫陸魏爾」們所作所唱的是一種敍述頌揚英雄事跡的長詩。母題極多，大約分爲三部：關於沙兒馬業(Charlemagne)者，關於白萊打業(Bretagne)地方者，關於古代英雄者。這種詩全部分爲若干段，每句包含十字或十二字——普通十字，每句末字與上句末字押音，每隔若干句換一音。詩中的思想是很簡陋，很天眞的；詩中的事實多是與歷史不相合的。

在中古時代法王沙兒馬業（七四二——八一四）是一位箭垛式的英雄：他的戰績固然被人鋪張得很厲害了，人家還要造出許多服從他的英雄來把他擡高身分。關於歌頌他與他手下的英雄的詩是很多；最著名的是一首初被全歐看重，（一〇六六）後忽被忘卻，在一八三七重行出世，現今我們只有十二世紀中年本——此本藏在英國惡克司福地方——的羅郎歌(Chanson(la)de Roland)。詩中的情節是如此的：沙兒馬業在西班牙境內戰爭了多年，打勝了這個，克服了那個，只有札哈各司(Saragosse)地方的王馬爾西兒(Marsile)沒有受苦，他想攻擊馬爾西兒。調皮的馬爾西兒先自中明肯議和。於是沙兒馬業派了羅郎（沙兒馬業的姪兒）的岳父去當代表。這位代表以爲沙兒馬業的遣派是他的女婿所授意的，心上一不高興，就私下告訴馬爾西兒：法兵前隊已經拔動，後陣空虛，儘可襲擊。馬爾西兒便起了大兵來襲擊，羅郎因之很勇敢地戰死。羅郎的未婚妻一得惡消息，一急就急死。終究沙兒馬業掃滅了馬爾西兒，爲羅郎報仇。此歌共長四千句，分作九十一段。有幾段是簡潔蒼老而極動人的，例如羅郎的死：

羅郎伯爵躺在一顆松樹下面：
他的面孔朝向西班牙；
他回想到無數事物，
他想到了做子爵時所戰得的土地，
想到了溫柔的法國與他的族人，
想到了扶育他的主子沙兒馬業，
想到了他所信任的同胞……

敵兵自西班牙追來所以羅郎面向西班牙，表明他是戰死的，不是逃遁中傷而死的。又如羅郎的未婚妻——美人烏特（Aude）的死：

皇帝自西班牙歸來。
他到了愛克司（Aix），一個絕美的法國城市。
他進了大廈，步上內殿。
一位媛女——烏特——向他走去；
她問道：「那位曾立過誓要娶我的
羅郎軍佐何在？」
沙兒心中覺着異常悲痛，
淚珠雨下，他摸摸他的白鬍鬚，說：
「妹妹，親愛的朋友，你所問的那位早已離開塵世」……
猛烈的悲哀使她撞倒在沙兒馬業足邊。
忽然她絕了氣。啊，上帝總得可憐她的靈魂！

關於白萊打業地方的諸敍事詩裏，最有名的是一一五〇年左近陪胡兒（Béroul）所作的脫利司丹與意善兒脫的稗史。脫利司丹（Tristan）是一個王帝的姪兒；有一次他打了勝仗卻受了傷。在謀休養時，他改裝隱名，使人家認不出他。意善兒脫當了看護婦。傷既痊，我們的騎士爲了他的伯父向意善兒脫求婚。途中兩位不慎把一杯神祕的含有魔力的酒飲了，於是相愛起來，經過了不少波浪；直

至三年之後，魔力纔退，雙方深自悔過。老王寬赦了意薺兒脫，卻把他的姪兒驅逐了。這碑史本非出於一人之手，陪胡兒不過改寫一通罷了；一一七○年左近，篤馬把牠再重寫了一遍，增加材料，集了大成。

關於古代英雄的敍事詩，最冗長，——竟有達三萬詩句者！——最無精采：我不去講牠們了。

抒情詩　猶如我國的文學，法國北部的「脫陸魏爾」們崇拜英雄，法國南部的「脫陸巴杜」卻做唱抒情詩：「愛情」「死亡」「悲哀」爲他們詩歌的三種元素。在十二，十三兩世紀內這類抒情詩頗發達，頗有進步，許多短詩已足耐人尋味；到了十四世紀，內禍外患相逼而至，初開的抒情詩花，如何經得起這般的狂風暴雨呢？所以終此世紀，幾乎可以說沒有詩人。十五世紀裏出了三個有名詩人：阿蘭·沙爾梯愛（Chartier, Alain; 1386—1449），沙兒·獨爾萊昂（一三九一——一四六五）法郎所懷·維龍（Villon, François; 1431—1480?）其實沙爾梯愛的詩，當年雖享盛名，今日看來亦復爾爾。沙爾梯愛的面貌是够醜的；有一天，法太子的夫人馬爾幹利脫（Marguerite）乘沙爾梯愛熟睡時把他吻了一下，人家很驚奇她吻這位醜男子，她回答道：「我並不是吻他自身，我所吻的乃是這張曾說過多麽可佩可效的字句的寶貝嘴，」從此沙爾梯愛得了悠久的令名。

沙爾·獨爾萊昂（Orléans, Charles d'）是路易·獨爾萊昂（Orléans, Louis d'）公爵的兒子；在「百年戰爭」中他被敵人捕去，在英國監禁了二十五年！（自一四一五年起）重得了自由後，他在白羅懷（Blois）地方組織了一個很著名的王廷。他的詩並不深刻，而且他幾乎沒有談起那時人

民的苦痛，他只做了不少言情或抒情小詩，「新鮮可愛」四字是他的詩的定評：

「時間已脫去了他的
風雨，寒冷的外衣，
他穿戴了繡衣
與清明美麗的太陽。
沒有一隻走獸或飛禽
不在那兒用他們的語言歌唱：
「時間已脫去了他的
風雨，寒冷的外衣。」
小河，清泉，水溝，
卻著了精巧的
銀滴組成的華貴制服。
時間已脫去了他的
風雨，寒冷的外衣。

本世紀最偉大的詩人自然推維龍；他的本姓叫做羅治（Loges）或蒙閣爾皮愛（Montcorbier），後來過繼給其勇姆・維龍（Villon, Guillaume）爲子，於是從了繼父的姓爲維龍。他很聰明，曾受過大學敎育於念一歲時，得了「藝術士」學位。然而那時的大學生是很頑皮的，偸食物哩，相打哩，鬧事哩，無所不爲；維龍是個中一份子。一四五五年六月五日，維龍與一敎士鬪口，把他殺了；自此逃出巴黎。一四五六年被赦回巴黎，他卻參與了幾處竊案，又與兩個強盜爲伴打牆洞盜竊了一學校。自一四五七年至一四六一年，我們不能詳知維龍所作何事，好似他入了盜幫。一四六一年一朝，人家發現了維龍關在一所監裏。一四六二年，法庭判他應受縊死罪；幸而有有力者爲他斡旋，沒有被弔，卻於一四六三年正月五日逐出巴黎；自此我們再不知道他的踪跡，他大致死於一四八〇年。維龍遺下兩部詩集：

小遺囑(Petit, Testament 1456)與大遺囑(Grand Testament, 1461)。從律法上講，維龍所犯各罪是不應當作的；從人情上講，卻有可原處：維龍生性愛好一種寬裕快樂的生活，但他一些財產都沒有，於是逼得無所不爲；他常常自悔，然而沒有勇氣改過！維龍詩中最動人處便是畏懼這位醜惡的死，我們在下面一詩中可以測得此種畏懼：

曩昔美人歌(Ballade des dames de jadis)

告訴我，啊在那一國裏，★是那位羅馬麗人佛鷺埃(Flora)，★那位阿爾希比雅大(Archipiada)和美麗★與她相伯仲的泰意絲(Thaïs)，★她的超世的美貌與那一位的相像，★好似在溪池之上，★回聲追隨着人語。★啊！客歲的白雪而今安在？

何處是那位很謹愼的愛洛意絲，★爲了她比愛爾・阿倍拉爾(Abélard, Pierre)曾受諸般苦，★終究在聖・段尼(Saint Denis)地方做了修道士？★爲了愛情他遭蒙此不幸。★還有呢何處是★這位吩咐把皮利唐(Buridan)裝在袋裏★擲至省納(Seine)河中的皇后？★啊！客歲的白雪而今安在？

何處是那位賦有美人魚的惑人的喉音，★與百合花一般白的皇后；★那位大足的倍爾脫(Berte)，那位倍埃脫利絲(Béatrix)，那位阿利克絲(Alix)★那位管治賀納地方的哈倫皮日意絲(Haremburgis)，★還有那位被英人在湖昂(Rouen)焚死的，★羅蘭納(Lorraine)人若納(Jehanne)，★聖母呀！何處是她們？★客歲的白雪而今安在？

尾聲　王子呀！在這星期，在這年，★您不必去找尋她們，★祇須您常常想到這句疊句：★啊！客歲的白雪而今安在？

民間詩　民間詩分兩種：短篇寓言與詩體小說。寓言中最著名的是小桶騎士(Chevalier (le) au barisel)：一位騎士平常很虐待百姓，想要進教，唯一的條件須先把一小桶載滿了聖水。誰知試了幾

次無論如何都載不滿他一心輭自悔以前所作所爲，一滴淚滴下就把小桶盛滿了！詩體小說的代表作是狐狸故事（Roman du Renart, le），一部自十二世紀下半至十四世紀上半逐漸積有二十五個故事的書。故事中的主人翁是一隻狐狸與一隻狼：古比兒（Goupil）（狐狸名）是狡猾虛僞的象徵，依桑獮央（Ysengrin）（狼名）代表了暴力與粗笨；狐狸與狼鈎心鬬角地相侵，生出種種故事；終究狐狸勝了：獸王獅子也上了狐狸的當，把狼殺了，用狼皮來包腳，據狐狸說這是一個強身祕方！

戲劇　戲劇也分兩種：聖蹟劇(Miracles, les)與宗教劇（Mystères, les），與宗教均有密切關係的。在那時的教堂裏，每次彌撒完後或節日都演劇享衆。這兩種戲劇皆取材於新舊聖經和各聖徒傳記。民衆方面有「法爾司」劇（Farce）（滑稽劇）與「叔蒂」劇（Sottie）（劇中人物都裝癡子）兩種。十五世紀裏的洗衣缸喜劇（Farce du cuvier）頗有味：一個很懦弱的丈夫被他的岳母與妻欺到了不得，一天他的妻子跌入一大洗衣缸裏，他得了她以後讓他爲主的允許後纔把她救出。

散文　法國最早的散文著作當推八四二年二月十四日，沙兒馬業的孫子：沙兒與路易，爲了要攻擊他們的兄弟羅戴爾（Lothaire），在史太師埠（Strasbourg）所宣的誓言。其後便有許多編年史；——這種編年史是那時散文家對於當代人物事件的筆記，主觀性極重，所以不能視爲不偏不倚的歷史，祇足供給吾們若干歷史材料而已。

最早的編年史家叫做日烏佛洛懷・杜・維拉杜央(Villehardouin, Geoffroy de; 1160?—1213?)

山巴業（Champagne）地方的元帥。他在第四次十字軍（宗教戰爭）中當了重要角色，可是我們無從詳細知道他的生平。在十字軍之役他搶劫了康士坦丁（Constantinople）城，做了羅馬尼地方的元帥。他的征服康士坦丁史（Chronique (la) sur la conquète de Constantinople）（成於一二〇七左右）無非是爲了辯護自己行爲而作的。

如果維拉杜央是位實行家，若央維兒（Joinville, 1224－1319）卻是一位著作家。他世襲了山巴業地方官官職；（一二四〇）他追隨了路易第九到埃及去作宗教戰爭，（一二四八）不幸與王同時被擒了，在監禁中他與路易同甘苦，自此成了路易的朋友。法后若納・杜・那筏爾（Navarre, Jeanne de; 死於一三〇五）請若央維兒作一聖（王）路易史（Histoire de saint Louis），該書成於一三〇九，後路易之死三十九年。這史分兩部：一部爲內政史，一部爲戰爭史；共計一四九短章，七六九段。作者不但純粹地載路易所作所爲，而且極多極多的地方他把自己也記入裏面。章法是沒有的，事實亦並不見得件件可靠；可是文學價值與作者誠懇的態度使這史被列入第一流作品裏。

若望・佛羅沙（Froissat, Jean; 1337－1410?）旅行得很多：英吉利，意大利，法蘭西西部，比利時，他都去過，居住過。他分了數期寫成他的編年（雜）史（Chroniques, les）第一部成於一三七八，紀載一三二五——一三七八間事；第二部成於一三八九，紀載一三七八——一三八五間事；第三部成於一三九〇，紀載一三八五——一三八八間事；第四部成於一三九五，紀載一三八八——一四〇〇

間事。起初佛羅沙受了英后的保護，（一三六一——一三六九）英國思想未免影響到他的作品裏來；直到了一三八三，佛羅沙纔重新容納祖國思想。他的史是一部描寫當時戰爭描寫封建時小王廷生活，以及種種傳說的紀事叢書；固然，技術還未十分純熟，各紀事欠缺連貫性，但是佛羅沙那枝生動的筆——尤其當他描寫大戰時——已足使這部書直傳至我們而不被忘卻。

非力魄·剛明納（Commines, Philippe; 1445—1511）的筆記（Mémoires, les）比佛羅沙的雜史來得深刻，可是或許不易常常博得人家同情。筆記的第一——六册紀載冒失者沙爾（Charles, le Téméraire; 1433—1477）與路易第十一；（一四二三——一四八三）第七——八兩册紀載沙爾第八（一四七〇——一四九八）在意大利諸戰和路易第十二卽位事。（一四九八）我們保有第一——六册的四種手抄本，可是第七第八册早已遺失了。

當然，以上四位散文家還不能當現代所謂的歷史家的頭銜；不過，登高必自卑始，他們確是法國歷史學的開山祖。

十六世紀

概況 自一五一五至一六一〇是法國的文藝復興時代。從中古時代起，法意兩國的文化非但常常接觸，而且法國文學對於意國文學是馬首是瞻的；可是在十五世紀，兩國文化的接觸突然中止直

至一四九四起，法國與意國時起戰爭，文化亦因之重新接近。那時意國的文藝復興早已達到最高層——詩人唐脫（Dante, 死於一三二一），貝脫哈爾克（Pétrarque, 死於一三七四）白家司（Boccace, 死於一三七五）等等，——就影響到法國來，釀成了法國的文藝復興。同時，西班牙，英吉利，德意志的文學與思想亦輸入法蘭西。以前人民對於無上尊嚴的宗教絕不敢有所非議，現在竟倡言改革了！以前中產階級的人的知識是够淺薄的，現在居然增漲了！所以十六世紀之於法國，猶之春天之於四季，成年之於個人，一樣的重要。在這世紀，有兩件重要事項須得附記於此：印刷的發明（一四五○）——第一本印成的書爲聖經——與科學上諸大發明——地球繞日說，血脈循環說等。

詩歌　如果法國散文的復興自一五一五起，詩歌的復興卻比較來得遲，須自洪沙算起。在馬何以前的詩家把詩歌視爲玩物；例如若望·梅希諾(Meschinot, Jean; 1420?—1491)，在他的詩集王子們的眼鏡（Lunettes des Princes, les）中，一首八言詩有三十二種讀法，每種讀法皆有意義！又如死於一五○七的若望·莫令耐（Molinet,Jean）做了這首可笑的詩：

Molinet n'est sans bruit, ni sans nom, non:
Il a son son et, comme tu vois,voix;
Son doux plaid plait mieux que ne fait ton ton……
Car souvent vent vient au Molinet net

莫令耐不是無聲而無名的，不是的：
他有他的名，與如你所見的他的聲音；
他的溫和的辯論比你的語音還動聽……
因爲常常詩興只找到莫令耐一人。

可笑的地方在於：(Moli)net 與 n'est，nom 與 non，Son 與 Son，Vois 與 Voix，Plaid 與 Plait，ton 與 ton(Sou)vent 與 vent，(Moli)net 與 net 同音異解，而實際上不過以字音來開無意識的頑笑罷了！這種詩自然是不值錢的。

克萊莽・馬何 (Marot, Clément; 1497—1544）纔是一位重要詩人。馬何的父親也是個詩人。馬何生於賈喔爾 (Cahors)（羅脫 "Lot" 區的重鎮）地方。他曉通拉丁文，意大利文；他崇拜阿蘭・沙爾梯愛與法郎所懷・維龍。他受過阿郎松 (Alençon) 公爵夫人馬爾幹利脫與法王法郎所懷第一 (François I) 的保障。一五二五，他隨王出征至意國，在巴維 (Pavie) 地方受傷且被擒。一五二六，因宗教關係，被禁在獄中。同年五月恢復自由。一五二七，馬何想救一犯人，自己也被捉進監，同年十一月出牢。一五三二馬何大病，病中他的僕人把他的東西都偸走了，而且教堂方面告他有入邪教——凡非天主教諸教視爲邪教——之疑：幸而大力的阿郎松公爵夫人幫忙，救了他的性命。過了兩年，還因反對天主教嫌疑逃到意國。一五三六終，法王許他歸國。這時的馬何已著名了。一五三九，他送給法郎所懷第一三十首新譯的宗教讚美詩，享受絕大的名譽。可是好事者把他的譯作合到淫蕩的小調上去，同時天主教新派——郎被視爲邪教者——應用了他的譯文：馬何逼得逃到日內瓦。終至死於意國的居央 (Turin)。馬何曾譯過拉丁等文學著作；自身作品也不少，如居比渡之廟 (Temple de Gupido, le; 1515)，地獄（一五二六在獄中所作）克萊莽的青春時代 (Adolescence clémentine,

1532）等等，尤著者爲諸詩信。馬何的生性是輕浮的，他的詩一如其人；然而那種句調的輕靈，筆資的細膩，雖在不幸中亦不失去微笑的態度，都是馬何詩的長處。我且譯詩一首在下面：

因被竊致王上（一五三二）

的確的，人家常說★否運從不單來，★她總二三成羣而至陛下。★您心上一定很明白。★微賤的我呢，既非王帝又非人物，★卻證實了這句俗語，如果您俯允的話，★我將此事始末告訴你。★★★一天，我僱定了一個加司郭業人做我的從僕；★他是貪嘴的，貪飲的，毫無疑義地一個說謊人，★騙子，竊賊，好發誓者，褻瀆神明者，★百步之外就可覺得他會受縊罪的，★總之是位好子弟。★★★這位可敬的道伴覺察了★您分給我的若干錢，★而且我的錢囊大爲臃腫。★於是他比往常還早地起來，★偷偷地把錢囊取了，★好好地放在腋下，★自然咧連錢在一起，★而且您不要信他會來還的，★因爲從此再無他的消息。★★★可是這位惡鬼尙不心滿意足，★他乘手取了我的★半身外衣，寢帽，短袴，緊身衣與風帽；★我的衣服呢，他亦劫去★最美麗的，而且把牠們穿了，★衣服於他極配身的，★如果白晝裏您撞見了他，還要當他是牠們的本主哩。★★★最後他離開了我的房間，★直至家畜棚裏——那處有兩隻馬，★他留下駑馬卻把駿足騎了，★刺刺馬距便走。簡單些說，★您可相信他臨走樣樣都想到了，★只忘了向我道聲再會。……（按以下敍他久病）已有九個月★我如此被醫治了。那個小竊賊★所遺留給我的東西★早已爲購置果汁醬與淸涼飲劑費光了；★然而我所望於您的★卻並不想向您請求什麼：★我不願學許多★祇想積錢的人；★終他們一生，他們永不會截止請求的；★我呢，我起始覺得難爲情，★我不肯再望您的贈賜了。★★★如果您願借錢給我，★我決不說不接受的。……

馬何之後最重要的詩歌運動當推「七星社」的組織，在一五四五附近，杜哈（Dcurat）當了郭克萊公學（Collège Coqueret）校長，他的學生洪沙與盎都懷納·杜·巴意夫(Baïf, Antoine de;

1522—1589）追隨左右洪沙的朋友；若阿香・居・倍萊（Bellay, Joachim du; 1525—1560），愛梯央納・若台兒・(Jodelle, Etienne; 1532—1573）萊米・倍羅（Belleau, Rémi; 1528—1577）朋居司・杜・梯雅爾（Thyard, Pontus de; 1521—1605），都會聚來與洪沙等一衆七人組織了「七星社」；內中居・倍萊倍羅和梯雅爾是洪沙的高足。「七星社」的宣言始於一五四九居・倍萊所做的法文的保障與振興（Défense et Illustration de la langue française）：主旨有二 a 不要看輕法文須用牠來寫文學作品；b. 須想法使牠更興旺，更豐富。「七星社」諸同仁照此兩點努力；他們一面自己用法文來寫東西，一面發展原有的法文：多用地方語，不避專門名詞，創造新字同時他們把希臘，拉丁文中所謂「高品」的詩類如：Ode（樂歌），epopee（長篇敍事詩）tragédie（悲劇）Comédie（喜劇）Satire（諷刺短詩），Epître（詩體信）和意大利的一種如我國的詞的短詩 Sonnet 等引到法文詩裏來。經此一番整頓與擴充，法國的詩大大進步。

「七星社」裏的老前輩固然是杜哈，不過他只做了些希臘與拉丁文詩，他衹有培植他的弟子們的功勞。社中實在的領袖叫做比愛爾・杜・洪沙（Ronsard, Pierre de），也就是十六世紀的法國最大詩人。一五二四年九月十一日，（星期六）洪沙生於法國古省惡爾萊昂內（Orléanais）中望杜莫懷（Vendômois）附近。他的家庭是很古很有名的，所以洪沙在公學中讀了有限幾年的書就當了法王法郎所懷第一的貴族隨員；以後陸續跟了惡爾萊昂（Orléans）公爵，法公主馬特蘭納

(Madeleine) 等等爲隨員在意大利他與法國使者拉薩爾·杜·巴意夫(Baif, Lazare de)——盎都懷納·杜·巴意夫的父親——和其勇姆·杜·郎日（Langey, Guillaume de）——若阿香·居·倍萊的父親——相住一處。可是在一五四三，洪沙變了聾子，只得退出政界。他自知以前在公學中所得的學識極其有限，於是發奮求學：他非但精通英德意三國文字，又同杜哈學了希臘文與拉丁文；在杜哈家中，他每日讀書至夜間二三時，他入睡時把巴意夫呼醒了，巴意夫就在洪沙坐處坐下，所以這張椅子從未冷過！洪沙的重要作品爲：樂歌，（一五五〇——一五五三）敍事詩法郎西阿突，（一五七二）情憶（第一部贈給賈桑特爾"Cassandre"一五二二；第二部贈給馬麗"Marie"一五五七），演說。（一五六〇——一五六九），然而洪沙的身體一天弱似一天，他搬到都爾（Tours）城去養病；一五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星期五，夜裏二時，洪沙離去塵世。洪沙詩中最被人愛誦的是下面數首：

致賈桑特爾

嬌小的，我們去看★那今晨向日★披開牠的緋紅衣的玫瑰花★今晚可曾失去★紅衣的摺痕★和牠與你的相像的顏色。★

★★啊！你看嬌小的，★啊！啊！一頓時間，★牠讓牠的容光掃地！★自然是多麼殘忍呀，★因爲這樣的一朵花★祇能自朝開至晚上！

★★★所以，如果你相信我，嬌小的，★當你的年齡在★最歡樂的時代開花，★採取呀採取你的青春：★如這花般衰老能使★你的豔麗發暗。

致愛冷納（Hélène）

當你很老的時候，於燭光下，★坐在火旁紡績，★你將詠誦嘆賞我的詩而說：★「於我年輕貌美時洪沙曾讚揚過我。」★★★那時，你的女僕早因工作勞倦而半睡，★再不會聽見你的言語，★也不致為你的名字的不朽稱頌中的★洪沙一名所警醒。★★★我呢，我將入黃泉無固體的幽靈★將長息於香石榴樹蔭下；★你呢在你家中你將變成一位正在蹲踞的老婆婆，★★★懊喪當年太自高貴沒有回答我的愛情。★好好地過活呀，如你信我；不要等待明日：★自今日起就採摘生命的玫瑰花。

致西諾白（Sinope）（按西諾白即馬麗，見上）

在春天裏歲月反老回童；★當我戀愛你時我的很心的西諾白，★十六歲正是你的錦花年華，★你的顏色還帶有兒童風采。★★★那時候你的言動擧止★還像一個小女孩子；你的口是美麗的，★你的額與手堪稱和仙人的一樣，★你的妙眼——於今我想起——能使我致命。★★★那位於該日覩到這種希有的美麗的愛神★在我心中牢牢紀下猶如刻在大理石上，★如果今日豔絕的你★★★與當年相異，我卻並不減少喜悅，★因為我不注意於今日的你★而着重在疇昔那種美麗所貽的回憶。

散文　我在上面說過散文的進步比詩歌來得早而且有均勻的步序，所以十六世紀裏的法文散文已有相當的價值與位置。宗教方面有改革家若望・加兒范（Calvin, Jean; 1509—1564）用理解與批評來研究天主教會，影響到全歐各國。自一五四〇至一五六四間，加兒范在日內瓦創設了一個新派的中心點，幾與天主教舊派根據地羅馬對峙。歷史方面，政治方面都有作家，而最著名，最重要者為小說家，哈白雷，道學家蒙戴業。

法郎所懷・哈白雷（Rabelais, François）於一四九〇或一四九五生於盎特爾・愛・羅懷爾（Indre-et-Loire）省中希農（Chinon）地方，是一個種葡萄農夫的第五個孩子。他的父親希望他

將來在教會裏得一位置，所以把他送進宗教學校裏去讀書；在一個學校裏，哈白雷與一位日烏佛洛懷．苔司蒂薩克 (Estissac, Geoffroy d') 相熟了，這位將來成了有勢力的主教，為哈白雷的保護者之一。他於「五傷方濟會」派教士們處住了十五年，當了該派的牧師。一五二三他改入「本篤會」派自一五二五起他到處旅行。一五三一他在里昂行醫。一五三二——一五三三間他在里昂大醫院裏當醫生。一五三三，一五三五——一五三六他在意大利陪伴紅衣主教若望．居．倍萊 (Bellay, Jean du)（即「七星社」詩人若阿香．居．倍萊的伯父）一五三六返法國，頗受其勇姆．居．倍萊 (Bellay, Guillaume du)（即紅衣主教的兄）將軍的接濟與保護。終哈白雷之生，幾乎沒有在任何地方平靜住過多年的；可是他的保護者從未拋棄過他，所以雖有風險，總得援救。他死於一五五三。哈白雷的傑作為：恰爾剛居阿 (Gargantua, 1532) 與邦大爵呂愛兒 (Pantagruel, 1533) 兩書。這兩部有趣的短篇小說集原為病人寫的，使他們開開心。恰爾剛居阿和邦大爵呂愛兒父子兩人，都是碩大無朋。兩書共有五卷（第五卷恐怕不是哈白雷做的）無非敍述些兩巨人引人發笑的事跡。哈白雷是一位樂天主義者，從他看來，自然是溫柔的，生命是快活的。他的兩位英雄亦如是主張。同時，哈白雷把當代可笑的人物——如那位巴黎文科大學蕭爾蓬納 (Sorbonne) 的神學博士——諷刺個痛快。哈白雷的天才是不可比擬的，以後只有莫里哀爾 (Molière) 與他稍稍相近。

巴特倍克(Badebec)之死

當邦大將呂愛兒降生時，他的父親恰爾剛居阿弄得手足無措：一邊呢他看見他的妻子巴特倍克生產死了，一邊呢他的兒子邦大將呂愛兒這樣肥大可愛：他不自知將言何言將爲何爲。一種雙料的騷擾使他爲難：他應爲妻喪而哭呢，還應爲生子而歡樂。……「我將哭嗎？他問自己；是的，卻爲何故？我的這樣和善的女人死了，她生前是我的寶貝；我永遠不能再會見她，永遠我不能再找到同樣的女人：這是一個不堪計値的損失。呀上帝，爲了何罪你如此責罰我？……」於此他哭得像隻母牛；但，忽然他狂笑如一隻小牛，當他想起了初生的邦大將呂愛兒。「呵！我的小孩，他說，我的小腳東西，你是多麼美麗，我如何感激上帝給我這樣美麗，這樣快樂，這樣嘻笑，這樣可愛的兒子！呵，呵，呵，呵！我如何暢快！我們飲酒罷；呵！且把悲傷撥開！噲取些上等酒來，把杯子洗洗，放上桌布，趕去這些狗，吹吹火，把燭點了，關上門，細切湯羹裏用的麪包，請這班貧人出去，如果他們討什麼就給他們些什麼，把我的上衣取去，讓我只穿了緊身衣痛痛快快與我的伴道暢飲。」……

蘼顯兒·愛更·杜·蒙戴業(Montaigne, Michel Eyguem de; 1533—1592)的嘗試集(Essais)是專門描寫自己的書；共分三册：第一第二册成於一五八〇，第三册與增補五百三十六條成於一五八八。十六世紀裏的思想家常歡喜把在古書中讀到的格言，自己思到的道德觀念，從經驗中得到的教訓，用簡短文字寫出成書；嘗試集屬於這類，不過蒙戴業偏於自我的描寫罷了。自我的描寫卻自蒙戴業始。蒙戴業這人是自私的，懷疑一切的，愛享福的——比哈白雷的享福法子似乎高出一層，重視友誼的。他愛好自由，不願受任何拘束。他主張要教導兒童對自身周圍各人各物知道觀察與批評，這種教育方針顯然與哈白雷要把兒童教成一個「科學之井」——即「學府」的意思——的主張大不相同了，蒙戴業的主張切於實用，而這種實用思想亦是從利我主義產生的。有數處蒙戴業使我

們想起中國的楊朱。

第二流作家表　馬爾幹利脫・杜・那伐爾（Navarre, Marguerite de），法王法郎所懷第一的姊妹，卽阿郎松公爵夫人（一四九二——一五四九）女詩人與短篇小說家；她是馬何的保護者。若台兒——「七星社」社員——曾於一五五二用新詩律來做了一本悲劇，這是法文悲劇的開山著作。羅倍爾・賈爾宜愛（Garnier, Robert; 1535－1601）悲劇作家；拉利飛（Larivey, 1540－1611）喜劇作家。阿搿利巴・杜皮年（Aubigné, Agrippa d'; 1551－1630）宗教詩人。

十七世紀

概況　十七世紀是古典派文學的世界，所以儘可依該派的盛衰把十七世紀分為三期：（一）古典派的幼年（一六〇〇左右——一六六〇）此期內有詩人馬萊爾白（Malherbe, François de），天才戲劇家郭爾內依（Corneille, Pierre），天才哲學家笛卡兒（Descartes, René），天才數學物理學哲學家巴司加兒（Pascal, Blaise）；（二）古典派的盛年（一六六〇——一六八八）此期內有宗教家浦徐靄（Bossuet, Jacques-Bénigne），戲劇家哈辛納（Racine, Jean）與莫里哀爾，詩人卜懷魯（Boileau, Nicolas Despréaux）與拉・芳丹納（La Fontaine, Jean de）：都是古典派的大師，同時路易第十四頗尊重保障文藝，政治家李虛利園（Richelieu）又創設了法國國家文學院（Ac-

adémie Française, 1635）：皆與文學以絕好的影響；（三）古典派的衰年或轉變時期，（一六八八——一七一五）此期內尙有道學家拉·勃與靄爾(Bruyère, Jean de la)散文家聖·西蒙(Saint-Simon)，宗教家費乃龍（Fénelon, Franç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

三位改革家　法國的詩歌一到了一六〇〇左右頗有退化景象：在那時，「七星社」的私淑弟子，過於愛古愛倣意大利的詩歌，愛用神話上的種種古典，他們的詩是很瞻博，讀來極費力，腹儉的貴族和上級社會的人不願再去讀牠們。於這種境況裏，有一位改革家出來改革詩歌，他的文學才能或許不十分偉大，可是時勢把他造成了英雄，這位改革家卽是馬萊爾白。法郎所懷·杜·馬萊爾白於一五五五生在加兒法獨司（Calvados）省中的剛（Caen）城；他一總有九個兄弟與姊妹，他是長子。他的父親是法律界中人，所以他先研究法律；後來他離開了法律界改入軍界。他先後當了盎古蘭姆（Angoulême, duc d'）公爵的書記，（一五七六——一五八六）法王亨利第四的廄員（自一六〇五起）——自此馬萊爾白免去了經濟上的憂愁。他卒於一六二八。中年以後，馬萊爾白享有盛名，被稱當代大師。他所主張的改革詩歌方針包含兩端：關於內實者：馬萊爾白反對摹倣希臘，拉丁，意大利作家，反對濫用神話典故，他所理想的詩是理智的，普通的，（減少作者個性的表現）散文化的；關於外表者：用字須謹愼（排斥俗語，外國語，專門名詞等）修辭不厭琢磨——好似杜甫——下句須有分寸，看重每句十二字的詩律，用韻不得隨便。馬萊爾白詩的長處在於淸楚，正確，有理智，有規則；然而

這幾種長處並非是馬萊爾白個人的，乃是法文的特色，偶然地歸聚於馬萊爾白的筆下罷了。馬萊爾白的文學勢力是很大的，首受其惠者爲古典派諸作家。

在詩歌中產生了馬萊爾白，在散文中產生了若望·路易·蓋斯·杜·芭兒乍刻（Balzac, Jean Louis Guez de; 1594—1654）。芭兒乍刻在軍界裏不得意，於是改入外交界，在外交界裏也不得意，於是退入文學界。他以善於寫信出名。他的信在各沙龍（Solon）——上等仕女們聚談所——裏極受人歡迎，每每收得他的信的人在沙龍中把信讀給別人聽。芭兒乍刻明知各信必被誦讀的，所以他很注意修辭章法及音節。他把十六世紀的長句極嘮叨不清的，改爲簡單有條理的句子：這是他在散文中最大的一個貢獻。

然而這時最偉大的改革家是韓內·笛卡兒。笛卡兒一五九六生於都爾（Tours）與卜懷梯愛（Poitiers）間的拉·愛——今日稱拉·愛·笛卡兒；他家是貴族家庭。他在「耶穌會」一派人所辦的學校裏讀了數年書，就去巴黎。（一六二五——一六二九）他曾參與「三十年戰爭」（一六一九）而且在潑哈猾一役著有戰績。一六二三去軍職，遊羅馬。一六二九去荷蘭，在那裏著就他的傑作方法論（Discours sur la méthode, 1637）等書。於一六四九應瑞典王后之召去瑞，可是不久就在那裏去世了（一六五〇二月十一）。笛卡兒曾經發明解析幾何學（一六一九）他又是物理學家，生理學家，然以哲學家爲最出名。在笛卡兒以前，無論宗教上或學說上，凡是大宗師所說的話都是對

的，應當全盤接受，不加疑慮，——猶之儒家對於孔孟的言論——便是所謂「權威原則」；波蘭的天文學家哥白尼（Copernic, 1473—1543）和意大利的數學物理學天文學家加利萊（Galilée, 1564—1642）雖曾反對過這種原則，卻無顯著的成功；笛卡兒一來就把牠鏟除了。他一起手便將「理性」先生擡出來，凡不合理性的學說應當一腳踢開，然而理性的對頭「宗教」先生決計要來破壞搗亂的，於是笛卡兒先下這着：

> 種種發現的事涉到宗教上的諸眞理超出我們的智慧；我不敢用我的極弱的理想來考察牠們………

這種敬而避之的說法已足表示懷疑的態度，只是反對宗教的思潮還未成熟，所以如此說了。笛卡兒既把宗教除開，然後說理性是科學的基礎，也是人類的本能與天職：

> ……於此我認識我是祇以思想爲原素或天性的本體……如此則我——換句話說便是爲了牠我纔成我的靈魂——是完全與肉體爲兩物而且比肉體還易於認識……我思所以我在。

人類之所以爲人類者在於能「思」，能「理解」；反之，不思，不理解，便無資格爲人類。我能思，我便成了我，我便是我，因爲我的原素在於思；如果我不思，我將不成其爲我。但是如何思法呢？笛卡兒指示我們：

1. 在沒有切實地認識某事物時，不要接受牠以爲是眞的；
2. 把我須要審察的諸難點分做若干——愈多愈妙——宜於解決的部分；
3. 在我的思想中自最易最簡單的事物起按序審察；

4.全部調查全部複觀，直至我得了甚麼都沒有遺漏的確證爲止。

笛卡兒的方法論影響到十七世紀的哲學全體與文學：古典派文學家之所以要做清，純，簡，切，合理的文章者，皆應受了笛卡兒的感化。這種勢力，與時同增，在十八世紀裏掀起了反對宗教，反對王室，種種運動。就文學論，笛卡兒的功勞並不弱於馬萊爾白。

古典派戲劇作家　法國古典派悲劇的開山祖郭爾內依，名比愛爾，於一六六〇年六月六日，生在胡昂城裏；他的父親也叫比愛爾·郭爾內依，——該家習慣：凡長子皆名比愛爾——當了河道山林管理局局正，他一共有七個子女，我們的作劇家是長子。一六二四，六月十八，郭爾內依宣就律師職誓，然而律師的職業並不配合他的性質，他轉向文學。胡昂城裏的居民頗愛好戲劇，常有著名戲子由巴黎來演戲。郭爾內依受了環境的影響，做了一本喜劇梅利脫或假的信札(Mélite ou les Fausses lettres, 1628)這是他的處女作；該劇在巴黎扮演，（一六二九）馬上得了觀衆的歡迎。接着他做了別的四本劇本；聲名日上。一六三三，已著名的郭爾內依認識了李虛利園公爵；這位威權赫赫的政治家野心無限，他要把文學也握在手中，他用了五位詩人——郭爾內依是內中一份子——依了他自定的計劃代他做文學東西！然而在一六三四年，因爲郭爾內依要更改李虛利園的某一文學作品計劃，兩人吵翻了，郭爾內依回到胡昂，寫了一本悲劇梅若（Médée）：他第一次用古代事實來寫悲劇；技術大大進步了。彼時郭爾內依研究西班牙的戲劇，他採取了其賢姆·杜·加司脫何(Castro, Guillem

de）的西特之少年時代（Jeunesse du Cid, la; 1618）的材料，改作成了一部傑作西特（Cid 初演於一六三六）；劇中的情節是如是的：

> 騎士何特利爵與希曼納(Chimène)訂了婚，兩人極相愛；何特利爵的父親被希曼納的父親打了一下嘴，悲劇從此而起：爲報父仇，何特利爵把希曼納的父親殺了，也是爲報父仇，希曼納叩求西王把她的愛人處死！幸而那時外番內侵，何特利爵建了戰功；希曼納允許她的愛人將功抵罪，與他復歸於好。

該劇的文筆是極偉大的，極有力的；可惜限於篇幅，不能引譯若干段來。李盧利園公爵極妒嫉該劇的成功，使文學院出來批評該劇，一鬧鬧了半年，終究西特的聲譽並不因此降落。可是郭爾內依的銳氣大受打擊，一連三年沒有東西發表。幸而一六四〇，郭爾內依重新出山，演了霍哈司（Horace）與西那（Cinna）；兩部都是傑作。霍哈司的情節是如此：

> 在七世紀裏，羅馬與阿兒白(Albe)不睦：羅馬方面舉了三個戰士，霍哈司和他兩個兄弟；阿兒白方面也舉了三個戰士，居意阿司(Curiace)和他兩個兄弟。可是居意阿司的妹妹是霍哈司的妻子，而霍哈司的妹妹是居意阿司的未婚妻！終究三個居意阿司被霍哈司殺死；——其餘兩個霍哈司已戰死。居意阿司的未婚妻——即霍哈司的妹妹——痛責霍哈司殺人行爲。霍哈司一怒，把他的妹妹刺死了。

這劇的情節未免有些不近人情，例如霍哈司把他的妹妹的未婚夫殺了，還望他的妹妹爲了羅馬戰勝而快樂！然而下面的幾行詩，充滿了愛國熱情，我把牠們引在此地：

居意阿司向霍哈司：

而今天，地地獄何等地★結合他們的暴怒來使我們開戰；★人類，天神，魔鬼，命運何等地★連盟來反對我們！★我可使命運，魔鬼，天神人類爲難★如果我問他們要造成一個比我們所處還要凶惡的環境。★人家給我們的榮耀勝過了★他們所有的殘忍，可怕與醜惡。

霍哈司向居意阿司：

爲我們大開光榮之門的命運★向我們的節操貢獻了馳名的材料；★他費盡心力構成這件不幸的事★爲了要好好地估量我們的價值；★況且，他察得我們有非常的性質，★所以爲我們預備下非常的機會。★爲了公衆的幸福去擊敵人，★親身去抵拒不著名的敵人：★這種平庸的節操只能產出平庸的印象；★論千的人已如是做過，論千的人還會如是地做；★爲國捐軀是一個多麼尊貴的命運！★成羣的人們都力謀這樣美滿的死哩！★可是爲了公衆犧牲自己所愛的（朋友），★在戰場上向別的一個自我拚命★攻擊一個★以自己妻子的兄弟妹子的未婚夫爲防禦者的敵隊，★掃除一切姻戚關係爲了國家橫了心去★攫取願以自己生命去贖換的鮮血；★這種節操只有我們有。……

西那一劇包含了最高度郭爾內依式的英雄主義：

王者烏居司脫（Auguste）養育了少年西那少女愛米麗（Emilie）；可是這兩位對烏居司脫皆有親仇未報，雖則身受仇人養育愛護之恩，他們想刺死他。烏居司脫探知了他們的計劃，把他們喚來，——不是要殺他們！——表明了他自己的心跡，寬恕了他們！

一六四三，郭爾內依發表了他的第四部傑作泊里安克脫（Polyeucte）：

泊里安克脫是天主敎徒，他的妻子是異敎徒。有一天在一個極莊嚴的祭祀中他把異敎天神像都打毀了，犯了死罪。他的妻子勸他改換宗敎他不肯，於是被置死地。他的妻子，雖則不愛他，卻受了他的感化，改進了天主敎。

一六四〇結了婚；一六四七進了以前反對他的國家文學院。以後郭爾內依還撰了二十本劇本，然而除了喜劇說謊者（Menteur, le; 1643）外，其餘都非傑作，一六六三他重回巴黎，同了他的六個孩子，度困苦的日子。這時候他已被人忘棄了，成了明日黃花，一六八四，九月三十，這位「悲劇之父」死於巴黎。

郭爾內依在他的說謊者裏面顯出他有作喜劇的才幹，然而喜劇的大宗師是莫里哀爾。莫里哀爾的眞名叫做若望・巴蒂斯脫・卜克冷（Poquelin, Jean-Baptiste）；莫里哀爾是他的筆名與演戲時所用名。他於一六二二，一，十五受嬰孩入教洗禮。他的父親當了王宮裏裝置掛彩等物幹事；莫里哀爾曾一度代替了他的父親。（一六四二）莫里哀爾的外祖常常帶莫里哀爾去看戲，不知不覺間給了他很大的訓導：終究莫里哀爾自身成了一個不朽的作劇與演劇家。一六四三，他組織了一個「馳名劇團」；可是辦了一年，「馳名劇團」並不馳名，只得與旁的一個劇團合作，（一六四五——一六五〇）他們在外省演戲直至一五六八。一五六八回到巴黎，受了法王的賞識，莫里哀爾得在宮內演劇。一六六四莫里哀爾得了一子，路易第十四居然肯屈尊爲小孩的代父！因爲在外省流浪過多年，所以莫里哀爾能在他的劇本中很切實地描寫百姓；因爲有法王保護，所以他敢諷刺當時的貴族。莫里哀爾是一位極勤勁的人，非但他管理他的劇團與自己扮演，而且還努力著作：單就一六五九——一六七三間說，他寫成了二十九本的長篇詩劇或散文劇；素來多病（肺病）的身體，如何支持得住：一

六七三，二，二十日，莫里哀爾扶病演劇，演到第三齣時，他忽然倒地發癎，過了一週便死了。他的著作極富，我只能把他的傑作來逐一分析一下。可笑的裝腔做勢的女人們（Précieuses ridicules, les; 1659）是一部獨幕散文劇：

馬猞突龍（Magdelon）與她的堂妹加杜司（Cathos）很會裝腔做勢，有兩個誠實少年向她們求婚，她們看不起他們而拒絕了。兩少年想下了報復妙計：他們把他們的兩個僕人打扮得齊齊整整，差到她們前面。她們居然以爲他們是貴公子而看上了。正在情語喃喃之際，主子們突然臨至大聲呼叱；女子們弄得下不下臺。

一六六二，莫里哀爾做了女人們的學校（Ecole des femmes, l'）；這個劇本，與郭爾內依的西特一樣，引起了不少妒嫉者的惡意批評；然而使作者得了王家的一千個利佛爾（Livre 古錢名）的恩給。

阿爾諾兒夫（Arnolphe）有一年輕的受保護者阿念斯（Agnes）他想娶她，於是用了高壓手段來禁閉她。誰知年輕多計的翟哈司設法把她娶了。阿爾諾兒夫白吃辛苦！

這劇取材於意大利短篇小說家司脫哈巴何兒（Straparole）的作品，而被獻給惡爾萊昂的公爵夫人。過了兩年，莫里哀爾做了大爾居夫（Tartuffe），是一部描寫個性的名著：

惡爾恭（Orgon）有一子一女並一繼妻。（無出）全家素來很安樂的，誰知惡爾恭認識了大爾居夫，一位十足的僞君子。於是什麼事都要問到大爾居夫，想到大爾居夫！雖則惡爾恭的兄弟曾經勸過惡爾恭，雖則惡爾恭的兒子查出了背後頭大爾居夫引誘他的後母；惡爾恭還信任大爾居夫，要把女兒嫁他。幸而他的不受引誘的後妻設法剌破了大爾居夫的假面具，於是他把這位僞君子趕走了。

劇中對於惡爾恭的蠢，大爾居夫的奸，描寫得活龍活現。這是莫里哀爾最成功的劇本中的一劇。一六六六莫里哀爾作了憤世者（Misanthrope, le）一位正實君子想鏟除社會中的虛偽，偏偏愛上了一個虛偽的年輕寡婦，經了許多風波。今日觀來，這位憤世君子太浪漫了一些，未免可笑。一六六八的慳吝者（Avare, l'）卻比憤世者來得深刻而近人情：

哈爾巴恭（Harpagon）是一個富人，然而慳吝到萬分：他既不肯資助他的兒子——於是他的兒子在外借重利債，也不肯爲他的女兒出嫁資——寧可使她嫁一老窮鬼！他自己愛上了馬麗阿納（Mariane）想娶她爲繼室，可是也不肯化錢！他的兒子的僕人把他的藏有大宗銀幣的寶匣偷了來，要挾他：如果他願不娶馬麗阿納，許她與他的兒子結婚，那麼寶匣馬上還他。因爲錢是他的第二生命，他只得答應。

表面上這劇是喜劇，實際裏是極悲慘的：爲了錢，哈爾巴恭不顧骨肉，拋棄了自己的愛情；如果他是窮人，猶可說，偏偏他是個富翁。寓諷世之意於滑稽中，卻又並不扳起了「文以載道」的老朽面孔：文學技術達此，方臻極層。博學的女人們（Femmes savantes, les; 1672）是可笑的裝腔作勢的女人們的放大寫真：

一個中產階級中人有一妻二女：妻子與長女都自以爲是博學人物，捧了一位僞君子（歪詩人）爲上賓。一個少年向長女求婚，可是這位「博學」女郎使他一等等了三年；於是少年移愛到次女身上，得了女郎的父親的允許。可是威權無上的母親硬主張把次女嫁給詩人！幸而次女的叔父傳來一個不幸的消息——這消息是假的：家中已陷入破產地位。那位詩人原是爲了想得嫁資而向次女求婚的，現今她家將宣告破產，還有戀只甚？他便一去不復返。假面具一揭穿，妻子自悔，就把次女嫁給了那位少年。

莫里哀爾非但是十七世紀裏古典派大劇作家，卽在全部法國文學史中他也占了第一行。與他頡頏的只有悲劇作家哈辛納。可惜這次又被篇幅所限，不克引譯他的作品！

若望・哈辛納生於一六三九，一二月二一；二歲喪母，四歲失父。哈辛納爲其祖母所扶養；早年就與耶穌會派教士有往來，受若曹影響極深。一六六〇，哈辛納初作一詩曰省納河之女神（Nymphe de la Seine, la）那時他已與卜懷魯（見下）拉・芳丹納（見下）等訂交。他努力研究希臘，拉丁，意大利文詩。一六六四，哈辛納初演——排演者爲其友莫里哀爾——其處女作拉・戴巴意特或不睦的兄弟們（Thébaïde, la, ou les Frères ennemis）；此劇極平平。哈辛納本來受業於博爾・胡懷牙兒（Port-Royal）——女修道院與博學家的退隱院——諸名師的，可是因爲他從事作劇，便被視爲「敗壞風俗者，」他寫了兩封極激烈的信與他的老師們絕交：第二封信被卜懷魯諫勸未發。一六六七，哈辛納做了安特何馬克（Andromaque）；這部傑作登時使哈辛納變爲當時的最大悲劇作家。一六七三，哈辛納進了法國國家文學院；一六七四，當了法王的顧問。哈辛納是一位心高氣傲的人，受不起人家的批評，只須人家批評他的作品一句，他便跳起來提筆回答。一六七七，哈辛納做了一部傑作斐特爾（Phèdre）；有幾個男女貴族立意與哈辛納作對，（一）他們叫撥哈同（Pradon）也做了一斐特爾，與哈辛納的同時排演；（二）於哈辛納的斐特爾最初六次開演時，他們預先把位子定了，屆時不去，同時卻成羣結隊的去看撥哈同的斐特爾，所以演哈辛納作品的戲園是空的，反之撥哈同的戲

圍大滿而特滿。雖則王子大・恭苔（Grand Condé）幫了哈辛納的忙，禁止雙方的爭執，而且哈辛納的斐特爾自第七次開演起聲譽日高，敵方的斐特爾竟至無人過問，哈辛納終究心灰意懶，重回到博爾・胡懷牙兒去。同年他結了婚；他有二子五女。自本年起直至哈辛納之死，法王命他當了史官。一六八九，一六九一，應杜・孟德農夫人（Maintenon, Mme de）之請，哈辛納破例做了兩個「不講愛情」的劇本。一六九九，四月二一，哈辛納在十足的光榮中與世長辭。哈辛納是古典派作家中最純正者，他對於戲劇上的三一律——劇中的情節要「始終」一事，「始終」在同一的地方，同一的時日——崇拜到萬分，不敢違背。他的文筆是美麗而有音節的。他幾乎完全取材於古代作家，然而忽略了歷史上的事實，因爲他劇中的英雄應當是：『既不十分善，也不十分惡』，所以與歷史上的英雄常常不同。他所注意的要使劇中人物逼眞。如何能使劇中人物逼眞？先要把各人物各事件細細分析，把來因去源弄得淸淸楚楚，然後用最經濟的筆墨，最緊張最合理的關節，在適宜的能感人的空氣中層層描寫他們。哈辛納所描寫者爲愛情，愛情大概分兩種：一種是暗的，柔性的；一種是明的，剛性的：哈辛納以善於描寫後一種的愛情而垂名不朽。愛情達到了剛性地步，便變成了狂情：如果這種狂情不能滿足，牠就使天性懦弱者吃盡無上苦楚，天性剛強者作惡犯罪。這正是人類普有的超時間與國界的弱點；哈辛納既以描寫這狂情這弱點爲能事，他的作品自然也與這狂情這弱點永久地存在。他的傑作是下面的幾種：安特何馬克（一六六七）一劇取材於荷馬的依里埃特（Iliade），安里比特（Euripi-

de 480—405）的安特何馬克，維爾琪兒(Virgile, 70—19)的愛奈意突(Enéide)，賽內克（二一—六六）的安特何馬克；情節如下：

中亞細亞的脫爾懷（Troie）城堅守了十年，終究被人攻破了；其英雄愛克獨爾死國難。愛克獨爾的妻子及幼子被愛比爾王比呂司所擄，比呂司雖已有未婚妻，卻愛上了愛克獨爾的寡婦；該時希臘人民要求把愛克獨爾的幼子置之死地，以報宿仇，比呂司(Pyrrhus)即以此要挾寡婦要娶她，但她堅拒。比呂司的未婚妻有一朋友，極單戀她；自然她很恨比呂司改變愛情，就使她的朋友把比呂司弄死；但比呂司一死她因失望與自悔而自殺了。

某次，哈辛納在一場官司裏失敗了，他就做了一本喜劇愛爭訟的人們（Plaideurs, les; 1668）來取笑律師等等；同時，表示他亦有作喜劇的才幹；路易第十四極愛觀此劇：

一個裁判官，貝央・唐端（Dandin, Perrin）簡直愛他的職愛到發瘋了，再不願離開法庭。他的兒子只得把他關在家裏，可是他總想逃走。恰巧一頭狗偷吃了一隻閹雞；於是組織了一個小法庭，請他裁判這頭狗，把他伴住在家裏。

白利大宜居司（Britannicus, 1669）一劇，雖則是受了大西脫（Tacite 55?—120?)的編年紀事（Annales, les）的默啓而寫的，內中詳情細節卻係哈辛納所創：

羅馬王克羅特(Claude)有一子曰白利大宜居司，爲王太子。克羅特與寡婦阿搿利賓納（Agrippine）重婚，該婦已有一子名奈宏。阿搿利賓納爭權毒死克羅特，攘白利大宜居司應得之王位與奈宏(Néron)。然而這個「初生的怪物」漸漸不受母親的節制，他搶了白利大宜居司的未婚妻。阿搿利賓納頗感奈宏氣焰太張，於是倡白利大宜居司應登王位之說以威迫之。奈宏就把他的情敵白利大宜居司毒死。白利大宜居司的未婚妻乘機出奔。

該劇極有筆力，伏兒戴爾(Voltaire)稱牠爲「識貨人們的戲劇，」因爲初演時有一部人批評牠不好，所以伏兒戴爾間接地譏笑那班人爲「不識貨者」。自安特何馬克以來，哈辛納未再取材於安里比特的作品；到了一六七四，他重回到這位希臘詩人面前，受了安里比特的默啓，作了意妃日尼(Iphigénie)：

> 羅馬諸軍事領袖協約去攻脫爾懷城；可是海風不揚，無從啓錨。一個卜者說，如要風起，除非把一個名叫意妃日尼的女子殺了祭神纔能。王中之王阿茄曼姆農(Agamemnon)有一女恰名意妃日尼，王使人去喚她來預備祭神。可是骨肉之情終究戰勝了英雄肝膽，王中悔，復遣一使去禁止她來。但第二次書函未曾達到，意妃日尼與母同至。王與女等正在懊喪之際，卜者忽言天神所謂之意妃日尼，非王女，乃另是一人。王女因之得救。另一意妃日尼自殺於祭壇上，風立起，船乃得行。

斐特爾(一六七七)一劇亦受了安里比特的影響；情節如下：

> 斐特爾以爲她的丈夫已死，她愛上了她的義子——前妻所生的——意博閭脫(Hippolyte)；她正向他表明她的心跡時，僕人傳達她的丈夫已回。她本想向她丈夫懺悔一場，誰知她探得她的義子另愛一人，嫉心一起，她讓她的保姆謊言意博閭脫調戲繼母。她的丈夫大怒，奮請海神責罰他的兒子。意博閭脫乘車外出時，果然有一怪物把拖車的馬驚瘋了，牠們拚命亂奔，活活弄死意博閭脫。斐特爾聞之，仰藥自殺。

斐特爾是哈辛納諸傑作中之最成功者，曾引起不少風波，我在上面已經說過了。下面我要講一講哈辛納的兩位朋友，兩位詩人。

古典派詩人　自然尼古拉・卜懷魯——苔司瀫萊烏(一六三六——一七一一)在法國文學

史上所占的位置沒有莫里哀爾哈辛納拉・芳丹納們的位置那樣高，可是卜懷魯的勢力卻比他的朋友們來得普遍：非但法國文學家視之為「法國詩圃裏的立法者」，而且英國的愛笛生(Addison, 1627—1719)，卜潑(Pope, 1688—1744)司慧意夫脫(Swift, 1667—1745)，德國的哥脫顯特(Gottsched 1700—1766)等都受了他的影響！他的重要著作是諷刺詩(Iambes, les)信體詩，詩的藝術(Art poétique)等。他是一位寫實與諷刺詩家，詩意或許沒有他的朋友們的那樣豐富，可是他的描寫是很高明的。然而卜懷魯作品的精華包含在他的文學主張裏：詩的藝術共分四章大意如下：

【第一章】有感慨有話說纔做詩，以理性為領導者，看重詩律及文章義法。【第二章】詠山野詩須雅緻；悲歌須慷慨激昂；短歌須在故意的雜亂中顯出美來；一篇「全善」的十四行詩抵得過一篇長詩；諷刺詩之強強在所言有理。【第三章】悲劇應當留心三一律，歷史上的事實和相像；敘事詩當慎選詩中英雄，用古代神話以粉飾之；喜劇要自然及入情入理。【第四章】每位作家應有一有見識的良友以資切磋。

卜懷魯極主張任何文字都應有理性，都當是眞實與自然；他以為眞理是永久不變的，所以他尊重古代作家並勸人去學他們；他也主張文可以載道的。無論卜懷魯的聲譽如何的大，如果與他的朋友拉・芳丹納一比，就有高下了。

若望・杜・拉・芳丹納(La Fontaine, Jean de)生於一六二一年七月初；他於同月八日受了洗禮。二十歲時，他進了教會裏的雄辯會一六四一，十，二八，有人朗讀馬萊爾白的詩，拉・芳丹納聽了，心

中一動，發現了他自己的做詩的天才。一六四七他繼父爲山林水道管理局局正，並娶了比他小了十二歲的一位女士。然而拉・芳丹納並不是一個理想中的丈夫，他常常離開他的夫人獨居巴黎。他也不管他的兒子，他說：

> 你呢，無論你是何人，啊！做父親的人，
> 我總不羨慕你那種榮耀。

他更不是理財家；他父親死後，（一六五八）他手頭已極拮据。他在一六五四譯了拉丁詩人戴昂司（Térence, 194—159）的宦者（Eunuque），這是他第一次的詩作。自一六五七至一六六一，他受了有財有勢又聰明的財政總監傅蓋（Fouquet, 1615—1680）的保護；他每年繳詩四篇，每次領二百五十個利佛爾。在傅蓋家裏他認識了已著名的莫里哀爾。一六六四，發表了取材於阿利烏司脫及博加司著作的詩體故事（Nouvelles en vers tirées de l'Arioste et de Boccace, les; 1665），起始發表了他的傑作寓言故事（Fables, les），這書是獻給太子的，想取歡於路易第十四，可是法王始終沒有愛過拉・芳丹納。一六七二，拉・芳丹納受了杜・拉・沙白里愛爾（Sablière, Mme de la）夫人的保護，他在她家直住至她的死的一年。（一六九三）一六八三他進了國家文學院。他的寓言故事的末卷——第十二卷——成於一六九四。他死於一六九五，四十三。拉・芳丹納的寓言故事都取材於古代作家，如意索伯（Esope）等，他拿來從新寫過一番，加上些醬醋。然而這不是抄襲，好似一個古

人遺下的大理石像，牠還是極粗糙；拉·芳丹納把牠來琢磨了，修改了，使牠臻於盡善盡美的地步：他集了寓言故事的大成。寓言中的主人翁無非是飛禽，走獸，蟲蟻，然而所描寫的乃是人類的社會；每一故事給我們一個教訓。拉·芳丹納生性有些利我意味，所以他在寓言中的道德觀念是實用的，並不務高好遠，惟其他的道德觀念不務高好遠，所以對於我們來得分外親切。拉·芳丹納愛好自然，善於觀察微物；——有一次有人請他吃飯，途中他注意到一個蟻穴，就立在旁邊觀看，忘了赴宴！他與莫里哀爾在古典派中是最有豐富的，複雜的默啓的作家。他用此兩種天才來寫故事，無怪乎若培爾（一七五四——一八二四）尊拉·芳丹納爲法文中荷馬了！

老鴉與狐狸

老鴉先生立在一棵樹上，★嘴裏啣了一方乳酪。★狐狸先生被乳酪的氣味誘惑了，★他彷彿這樣說：★「喂！早安老鴉先生。★您是如何的美麗！您是如何的好看！★我不打謊，如果你的喉音★同您的毛色一樣，★您簡直堪稱林中居民的鳳凰。」★聽了這樣的稱贊，老鴉再按納不住他的快樂；★他要表示他的喉音，★他把嘴大張，乳酪掉在地上。★狐狸就搶了乳酪，還說，★「我的好先生，我告訴您，★凡是諂諛的人都靠了被諂諛者而過活的：★這個教訓總值得一方乳酪罷。」★那隻老鴉，又難爲情，又慚愧，★立誓——可惜太遲了——再不上這樣的當。

橡樹與蘆葦

一天，橡樹向蘆葦說：★「你正有理誹謗自然哩！★於你，一隻小小鷦鷯便成爲一個重大的負載；★那偶然能使水面起縐的★微風已足★逼你低頭：★可是我的額，與高加索山一樣，★非但只自足於留止日光，★而且還抵拒狂風暴雨。★在你呢，什麼都是

厲害的北風，在我呢，什麼都是輕涼的西風。★譬如你還生在★我的枝葉所蔭庇的地方，★你猶可少受些痛苦：★下大雨的時光我可保護你；★無奈你常常生在風國裏的濕地。★於我看來自然對待你頗不公平。」★★★蘆葦回答道：「你的惻隱心★是出於好意的；★但是我請你不要爲我擔憂。★風呢，他對我沒有對你那樣可怕；★我向他彎曲可是並不中折。直至時今★你抵抗住他的可畏的攻擊★而不曾曲過背；★然而我們看將來的結果罷。」他正說時，★在天際的一端發狂似的奔來★那北方所產★最可懼的孩子。★樹呢，反抗着；蘆葦呢，自折起來。★風力更加增漲，★直至把頭爲天鄰，★足踏死國的橡樹★連根拔起。

古典派思想家　比拉·芳丹納大了八年，法郎所懷第六，郎馬爾西拉克（Marcillac）王子，郎拉·霍虛夫古（La Rochefoucauld de）公爵，非但在貴族中當了頭等角色，在文學中也占了重要位置。他只受過一種淺近的教育，早年入了軍界。他也很活動地參與政治，熱烈地愛好女人：可是使他灰心的時光甚多。中年後與當時有名的杜·沙白萊（Sablé, Mme de）夫人，杜·拉·法延脫（La Fayette, Mme de）夫人，杜·賽未年（Sévigné, Mme de）夫人等爲友。他在杜·沙白萊夫人的文學沙龍中寫了他的傑作格言集；（一六六五）在一六六五——一六七八間出了五版，每版都有修訂處，而最後的數版，受了杜·拉·法延脫夫人的影響，作者把書中過火處都改更了。他卒於一六八〇。他的格言彷彿是他的精神上的遺囑：有許多場所作者明白地表示政治上的失望，——他曾反對過當時執政者李虛利園與馬沙龍（Mazarin）；——有時作者顯出愛情上的痛苦——關於作者與杜·郎秄維兒（Longueville, Mme de）夫人的戀愛。他在這世界中只望見些自尊與自利，以及僞道

德他的格言是屬於悲觀派的：

在別人的不幸中總有些使我們歡愉的成分。

倘使我們自己無過失的話，我們不致很喜歡指點別人的過失。

大家都覺得記性不佳，卻沒有察得自己的批評是靠不住的。

我們常常寬恕使我們討厭的人；（按：指高出於我們的人）我們卻不寬恕被我們麻煩的人。（按：指向彼有所請求而不肯幫助我們的人）

白萊思·巴司加兒（一六二三——一六六二）是一位思想家，科學家，又是一位宗教家。一六三九，他寫了圓錐形曲線專論（Traité des sections coniques），一六三一，他發明了算學機器；一六四七，他研究真空與空氣壓力；可是在一六五四，他受了他的妹妹進博爾·胡懷牙兒修道院的影響，也就接近了「然賽尼司派」(Jansénisme)——「然賽尼司派」始創於一六四〇，最主張苦修行。一六五〇，羅馬教王受了「耶穌會派」教徒的煽動，把「然賽尼司派」禁止了；巴司加兒於一六五六——一六五七間寫了十八封致一省會中人的信（Lettres provinciales, les）來替「然賽尼司派」辯護，同時攻擊「耶穌會派」。我們不要忘記博爾·胡懷牙兒是「然賽尼司派」的大本營。伏兒戴爾視這些信爲天才作品；可是太偏於宗教，我不必詳細分析。我所要講的乃是他的思叢（Pensées, les）。（一六七〇出版）思叢並不是一部完成的書，作者的死沒有允許牠竣功；不過是無數關於宗教道

德等觀察的小記錄。主要的思想大約有下面幾種：人類是玄祕的：

在自然中人是何種東西？於無窮盡上看想他是虛微的，於虛微上看想他卻是一個全部，他是絕無與全部間的中心點。

哲學不足以解釋這個玄祕，而宗教獨能之：自從我們老祖母在樂園中把那隻蘋果吞了，就此種下禍根：有時我們覺得不愧為「全部，」因為人類本來是偉大的，有時我們類乎「虛微，」因為老祖母留下了不好的遺產！這種思想很可笑；除此以外，卻有許多有價值思想：

人類不過是枝蘆葦，自然中最弱的東西，都是一枝能思索的蘆葦。

正眞的辯才是譏誚辯才的，正眞的道德是譏誚道德的。

你要否人家景從你？你切不要自誇。

極少的事物能安慰我們，正因能使我們憂慮的事物是極少。

理解的最上功夫是承認有無數他所不能解決的事物。

在十七世紀諸道學家中，若望·杜·拉·勃與霧爾（一六四五——一六九六）為最近人情。他最崇拜卜懷魯拉·芳丹納與哈辛納，——見一六九三他進國家文學院時所作的演說——所以他自身也是古典派的大宗師。他常常到一爿書店裏去翻書看，日久愛上了書店主人的小女孩子；一天，他向書店主人說：「我有一部稿子在此，你不妨把牠印刷發行：如果這書賣得出去，我就把所得的錢一律送給你的女兒當嫁資。」這書當時極暢銷，書店小姐得了財，拉·勃與霧爾得了名：不朽傑作個性譜（Caractères, les）是如是產生的。我不妨把這些譜分作兩類：（一）人類普遍的描寫，（二）當代

人物的描寫。人類是惡的，愛好相欺：

發明羊皮紙來用言語使人想起自己或使人聽信一己的主張實爲人類的羞恥！

愛好戰爭：

在無論何代因爲要得一片或大或小的地面人們就自相掠奪，自相焚燒，自相殘殺，自相斷喉，……

然而也有爲善的可能性：

有若干偉大的情慾，若干高尚可貴的舉動……

關於當代仕女的描寫，於我們不切近，不必說。拉·勃與羅爾是一個仁慈的人：

在某種苦楚患難前過安樂日子能生一種慚愧心。

畢竟他是一位悲觀者：

人生有三件大事：生，活，與死。吾人不自知產生而受死之臨至，中間卻忘了活。

於未達到快樂地位時就應該喜笑，恐怕笑尚未笑而人已就木。

古典派宗教家 若克——倍寧納·浦徐羈（一六二七——一七〇四）八歲時就行入教剃髮禮；一六五二得了神學博士學位，同時在教會當了要職；一六五九——一六七〇，在巴黎說教，大受朝廷歡迎；一六七〇——一六八〇，當了王太子的教員；一六八一——一七〇四，爲茂（Meaux）地方主教。他是一位大演說家；他的說教本領不但當時無敵，亦可說以後無雙。他的傑作乃爲宗教演說(Sermons, les)與弔辭(Oraisons funébres, les)。宗教演說中之出名者如：一六七五，杜·拉·法里羈

爾 (La Vallière, Mme de) 夫人因失路易第十四的寵愛而入修道院時浦徐鐸所作的演說等，皆極動人。他的弔辭中，有阿納・杜脫利虛弔辭（一六六七）——她是法王路易第十三之后——惡爾萊昂公爵夫人弔辭——一六七〇……皆享盛名；而以亨理愛脫・杜・法蘭西 (France, Henriette de) 弔辭（一六六九）——她是法王亨理第四之女，英王卻爾第一之后——亨理愛脫・杜・英吉利 (Angleterre, Henriette d') 弔辭（一六七〇）——卻爾第一之女——王子恭苔弔辭（一六八七）尤爲特出。

亨理愛脫・杜・英吉利弔辭

（按她嫁給路易第十四之兄弟爲妻；文中所謂「夫人」乃是她的尊號。文中「先生」指王的兄弟，卽她的丈夫）

……呀！不幸的夜呀！可怕的夜！在那夜裏，好似雷鳴一般，爆發這個驚人的消息：夫人將死！夫人已死！誰不因之傷感，彷彿自己家裏出了悲慘事情一樣？初聽得她生這奇病時，大家就趨向聖・克羅去探訪；什麽人都很驚愕狼狽，只有公主自己心是安靜的：隨在聽得叫喚；隨在看得悲痛，失望與死的影子。王上，后，先生，朝廷全體，全體百姓，都萬分頹廢與失望；我恍惚見到下面預言的實現：「王上將哭泣，王子將悲慟，而（上帝的）雙手將按到滿懷驚恐與痛苦的百姓上去。」………

法郎所懷・杜・沙利虐克・杜・拉・莫脫・費乃龍（一六五一——一七一五）生在一個貴族家裏，早年成了浦徐鐸的私淑弟子；一六八九——一六九五間當了王子浦爾恭業 (Bourgogne) 公爵的教員；一六九三進了國家文學院；可是從一六九五起，費乃龍走了否運，教會裏排斥他的淸靜說，而在一七一二，他的學生——那位有登寶位權利的學生——死了，費乃龍的種種希望因之而埋

葬。他曾做過幾部關於教育的書，然而他的致法國國家文學院的信（Lettre à l' Académie Française, la; 1716）纔是他的名著該信內容如下：

1.他請他的同事先把字典編完；2.用古字新字來擴充法文；3.釐訂一以古代大宗師爲模範的修辭學書；4.做一新的詩譜；5.做一少講愛情及少誇張的悲劇論；6.做一多含眞理力避俗字俗句的喜劇論；7.做一部公允正確的歷史；8.古代及當代作家應同樣看重。

我們應當特別注意的是第8項，這正是古典派衰落的象徵；我在下面將詳細提及。

古典派的衰落：新舊之爭　何謂新舊之爭？自從「七星社」起——見上——凡作家都以古代作品爲模範，樣樣尊古而非今；此風至十七世紀而大熾。然而笛卡兒的學說教我們不要盲從：無論新舊，有理方對：這樣已把古代的菩薩推倒了一半。別的方面，當時作家如郭爾內依，莫里哀爾，哈辛納，拉·芳丹納都堪與希臘拉丁第一流作家相比：安見今不如古，古定勝今？一六八七，一，二七，沙兒·貝胡（Perraut, Charles; 1628－1703），在國家文學院朗讀一首詩大路易的時代（Siècle de Louis le Grand）——大路易卽路易第十四；內中他稱贊了近代或當代作家如拉·芳丹納等。他的朋友，方脫內兒（Fontenelle, 1657－1757）幫了他高唱今能勝古之說：古人今人的天賦——除了很少的例外——都是一樣的，可是正因我們生在後面，我們的經驗比古人來得豐富，這豐富的經驗定能擡高我們作品的價值。對方卜懷魯做了領袖，提倡古能勝今之說：如果古代作品無永久的價值，如何能歷

世受人崇拜直至如今呢？所以古代作品已達盡善盡美的最高層，當代作品無法望其項背；——這種正是古典派的根本主張。一七〇〇，卜懷魯首先讓步，他承認當代的悲劇哲學物理學……比古代來得高明。一七一四——一七一六間，爲了荷馬的詩新舊之爭又起；大西愛（Dacier, Mme）夫人（一六五一——一七二〇）領袖了崇古派（少數），拉・莫脫（La, Motte; 1677—1731）領袖了尊今派（多數而且國家文學院也幫了他們）終究費乃龍出來打了圓場（見上）可是無論如何，古典派的根底已經搖動了。

第二流作家表　何那爾(Renard, 1655—1709)，喜劇家作有賭博者（Joueur, le; 1696）等劇本。黨沙時（Lesage, 1668—1747）戲劇家作有其兒・白拉（Gil Blas, 1747）等善於描寫風俗見下。聖・西蒙（一六七五——一七五五）散文家善於描寫當時宮庭情況。

十八世紀

概況　在文學上着眼，十八世紀沒有十七世紀與十九世紀那樣重要；然而在思想上，卻占了一個重要位置。很有權威的朝廷至今只有名而無實力；很尊嚴的宗教已被人懷疑而且爲人攻擊。文哲學沙龍與輿論握了無上權柄。思想界努力於社會政治科學諸問題的討究，而把文學移到第二地位。

古典派的殘喘　在本世紀的上半期，古典派尚未壽終正寢；牠的支持場面者爲黨沙時與馬利芙

（Marivaux）。我在上一世紀末已提起了鱉沙時的名字，他非但是做滑稽詩歌的能手，而且是小說家。一七〇七，他做了一部小說跛腳的魔鬼（Diable (le) boiteux），這是模做西班牙小說而作的；魔鬼阿司莫台（Asmodée）把克萊烏法思（Cléophas）駝起，飛到空中，在京城馬特利特（Madrid）上盤旋，用魔力把居民住屋的屋頂掀去，使克萊烏法思暗暗看到屋內所行各事。這是一部描寫風俗的小說。一七一五——一七三五間，他做了別的一部描寫風俗小說其兒．白拉——全版出於一七四七；這次是部創作：

一位十七歲的西班牙少年其兒．白拉，離了家鄉，想到大學裏去讀書。途中因偷東西被捕，坐了半年的牢監。他越監而逃，做了好幾個社會地位不相同的人的隨身僕。後來當了幾個教會裏政界裏有勢力者的個人書記。他自己也變了有財有勢。雖曾經過若干挫折，終成富翁，告老回家，安度餘年。

這兩部小說使鱉沙時垂名至今。

馬利芙（一六八八——一七六三）是一位小說家，道學家，戲劇家，而以戲劇家爲最著。自莫里哀爾出名以後，大家都做他，喜劇成了一種無病呻吟的作品，使人看了沉悶。馬利芙深知有另找途徑之必要，所以他專門研究愛情。固然他如莫里哀爾講到女人們，可是他的女英雄們與莫里哀爾的不同了。他在他的名著愛情的襲擊（Surprise de l'amour, la; 1722）裏，講如何鱉利烏(Lelio)因督造房子與一位侯爵夫人接近，如何兩人私下相愛而不敢自白，如何他們終究結了婚：這個婚姻是出乎

意料的，正是愛情的襲擊。在愛情與幸運的遊戲 (Jeu (le) de l'amour et du hasard, 1734) 裏面，情節更有趣：一個少年要觀察他從未見過的未婚妻，未婚妻就化裝了僕人去見她；他的未婚妻也要觀察她不認識的未婚夫，就得了她的父親的允許，化裝了婢子去接他；假僕與假婢相愛了，講明了還是他們自己！那兩個裝主子們的眞僕眞婢也相愛上了！馬利芙的其他作品，也與此兩劇相類：極伶俐有趣。後來做馬利芙的人實在多了，法文中因之添了一個動詞 Marivauder (「做馬利芙」) 一個名詞 Marivaudage (「做馬利芙的舉動」) 足見馬利芙的勢力了！

新思想與沙龍　沙龍這字本來作「客堂」講，在此地的意義卻不同了：於固定的日期，大家聚會到某人家裏去，——彷彿中國的友誼茶會——大家在那裏談天說地。主持沙龍的大都是聰明有聲望的女人。在十七世紀裏，沙龍中的人物都是貴族；在十八世紀裏，主要份子卻爲知識界中人，社會階級的意味已打消了。十八世紀裏的沙龍可分爲二種：文學化的與哲學化的。買納 (Maine, duchesse de) 公爵夫人的沙龍，(一七〇〇——一七五三) 杜·郎倍爾 (Lambert, Mme de) 夫人的沙龍，(一七一〇——一七三三) 杜·鄧襄 (Tencin, Mme de) 夫人——小說家——的沙龍：(一七二六——一七四九) 都是文學化的。參與這些沙龍者有尊今派領袖拉·莫脫，哲學家伏兒戴爾，哲學家孟德斯鳩 (Montesquieu)，文學家方脫內兒等；都以善談相競爭，無形中把法文弄得更伶俐精巧了。日佛杏 (Geoffrin, Mme) 夫人的沙龍，(一七四九——一七七七) 居·台方 (Deffand,

Mme du）夫人的沙龍，（一七三〇——一七八〇）杜·萊思比那司（Lespinasse, Melle de）小姐的沙龍：（一七六二——一七七六）都是哲學化的；內中以日佛杏夫人爲最有名。與這些沙龍往來者，有哲學家與算學家大郎倍爾（Alembert, d'）孟德斯鳩，方脫內兒，文學批評家馬爾蒙戴爾（Marmontel）哲學家與算學家恭獨爾賽（Condorcet）等。這些沙龍儘力容納最新的思潮——如民主說等——所以影響及社會者甚鉅。總之，無論文學沙龍或哲學沙龍，內中人物——也就是知識界的領袖——都向「前」，向「新」的方面走，而對於守舊退縮的古典派下一致命傷。

哲學化的文學家　孟德斯鳩（一六八九——一七五五）本來是司法界中人，初時想研究物理學與博物學，到了一七二一發表了波斯信札（Lettres persanes, les）纔與文學接近。自一七二六至一七三一他遊歷了奧，意，荷，英……等國。他的波斯信札使他突然出名，五年之後（一七二七）他進了法國國家文學院。他的另一部傑作律法的精神（Esprit des lois, l'）成於一七四八。波斯信札的內容是如此：

兩個波斯人到歐洲來遊歷，他們把所見所聞寫信告訴他們家裏；他們家裏也寫信給他們：原來是部書信體的小說。可是這兩位假設的波斯人批評法國的社會（信88），批評路易第十四（信37），批評宗教（信29，46，57）批評戰爭（信95）反對建設殖民地（信121）等皆爲當時極新鮮，極膽大的思想及主張，該信札的精華都在於此。

律法的精神一書專論各種政體，政府與百姓，風俗，宗教，商業……等的密切關係：

孟德斯鳩分政體爲三類君主專制，君主立憲民主。列論如何則一政府能久存；如何則一政府易失敗。孟德斯鳩主張立法，司法，行政當分道揚鑣，以免壟斷之弊而收互相督策之功。次論天時能遷更性質，如北方之人愛好自由，南方之人易受節制：立法者當注意及此。

此種主張，今日已成老生常談，在當時卻包含絕大之革命性：這種先覺的價值使孟德斯鳩成爲第一流哲學家。

法郎所懷・瑪俐・阿陸愛(Arouet, François-Marie)，筆名伏兒戴爾生於一六九四，十一，二一；卒於一七七八，五，三十：是一個怪傑。惜本書篇幅有限，不能詳述他的生平與著作；只能就重要者記之。他自一七一四起已經出了名。幼年頗知交友，在中學裏已與將來的偉人李盧利園等訂交，以後受用了一世；——伏兒戴爾是一位功利主義者，常不恥屈尊諂諛有勢力的人。一七二六——一七二九間放逐至英，在那裏他深受了英人愛自由享受自由的影響：這與他的思想大有關係。自一七三四起，他住在一位科學家居・沙德雷(Châtelet, Mme du)夫人家裏，一住住了十年；她給他一絕好的影響。此後他當了法王的史官；進了法國國家文學院。(一七四六)當一七五〇，應了普國英主弗雷台利克(Frédéric)之請去該國住二年，多享盡優待。一七五五，在瑞士造了一所房子叫做「怡齋」，就在那兒住下。一七五八，他在法國邊境上蓋了一座屋，一七六〇起住了進去：於是，如瑞士方面有捕他的風聲，他就避到法境裏去；如法國方面要捉他，他就退至瑞士：這樣，他可定定心心做激烈的文章反對宗

教，反對政府。伏兒戴爾是法國十八世紀的代表思想家；著作極其豐富而雜亂，大抵可分爲兩部分：一七五五以前着重文學，一七五五以後着重哲學。伏兒戴爾的詩作甚多大部分爲劇本。最出名者爲一敍事長詩亨理阿特（Henriade, 1728）：因爲詩中的主人翁是法王亨理第四，（一五五三——一六一〇）所以稱爲亨理阿特，好似說：亨理歌。亨理第四確是一位英主，值得崇拜。伏兒戴爾原想做中古時代敍述英雄事業的長詩——如羅郎歌——來做一篇開山闢地以當代人主爲英雄的敍事詩。可是他缺乏了兩件敍事詩的原素：神話式的英雄舉動，孩子般的天眞。我們只須略略翻閱羅郎歌等詩，詩中主人翁類是半人半神的偉人；正因那時詩人有兒童般的天眞，極簡單但極誠實的見解，所以自己先相信這種神化人物，所以描寫得更加動人。人類的見解與時俱進，十八世紀的伏兒戴爾——尤其是他——當然不會有「脫陸魏爾」們的思想，但他卻學「脫陸魏爾」們來唱敍事詩：無怪他的亨理阿特大體上是無精無彩的！這詩是一個半成功的作品。伏兒戴爾的詩長於輕靈，短處亦即在此。有時還要運用他人——如卜懷魯，哈辛納，甚至郭爾內依——的句調或意見：這是半抄襲然而他的輕靈長處直保留至晚年；例如這首八十歲附近作的詩：致呂冷夫人（Lullin, Mme）：

呵！你竟奇怪★那位到了八十個冬天盡頭的★又老又弱我的女詩神★還會吟詩麼？★★★有時，在我們田中，冰霜之下，★嘻笑着一片小小綠茵；★他安慰了自然，★可是不久就枯了。★★★於含有佳日的春季之後，★一隻鳥儘可再行歌唱，★但牠的歌音已非溫柔；★因爲牠不唱愛情了。★★★所以，我今朝再彈弦琴，★我的指頭已不如以前那樣服從我；★所以，我再試試我的喉

音，★於牠正將永絕時。……

伏兒戴爾也是歷史家。他的沙兒第七史（Histoire de Charles VII;1731）是一部考證極豐富，敍述極爽捷的著作；卻沒有哲學思想在裏面。他預備路易第十四的世紀（Siècle de Louis XIV）時，亦四處收集史料，不煩探訪；這都是一個歷史家所應有的精神。收集史料之後，他很知批評牠們的價值，曉得選擇可靠有用者。這是這書的長處；——始於一七三三（？）成於一七五一。然而論到子目，就可議了：最先二十四章敍述政治情況與軍隊行動，次之四章紀載法王及宮中生活，次之二章鋪陳內政及文化形態，着末一章卻議論到中國的禮節上去，未免離題太遠了！伏兒戴爾做了不少劇本，著名的爲梅何潑（Mérope; 1743），沙意爾（Zaïre, 1732）與中國孤兒（Orphelin de Chine, 1755）。在第一本劇中，梅何潑是「母親」——依作者所用的稱呼——其餘人物都用來激發「母親」的種種內感，痛苦與希望。在第二本劇中，沙意爾的內心成了烈情與子職的戰場。第三本劇本好似取材於紀天祥的趙氏孤兒；可惜我沒有法文本在手頭，不能對看，憑我的記憶記此一筆，很有說錯的可能。伏兒戴爾也曾做過小說，出名的有剛地特（Candide; 1759）——一部樂天主義派小說「色色順意」——沙提狦（Zadig）或命運（一七四六）——一位貞德博學君子，沙提狦，經過了不少風波，終成了：王帝命運暗暗地支配我們，我們無從測度牠的計劃。然而我們最應注意者乃是伏兒戴爾的哲學思想。劈頭須要知道他是一位功利主義者，他的思想不高不低，跟着功利主義而來。他的「黑獸」——

換句話卽大敵——是天主敎，他終身反對這敎。在一七六二以前，他還只反對敎會裏諸執政者——他們占了絕好地位以愚弄百姓，搜括百姓；一七六二起，他卻變換方鍼，他用歷史家手腕來硏究聖經本身，得到了下面的結論？如果聖經不是假造的，說誑的，定是非道德的，虛妄的！幸而他有先見之明，在瑞士，在法境都有房子，可以兩面走走，否則牢監生活一定註定了他還怪——這層也是很要緊的——天主敎人太自大，不肯容人：例如他們儘力排拆基督敎人；——不要忘掉了一五七二，八，二三及以後的幾日全法國曾慘殺過無數的新敎徒啊！伏兒戴爾幾乎終身抱病，所以他生性極暴燥，容易發怒，量氣小，受不得人家批評，看不得人家的成功：他的作品中不少是被激出來的；然而統觀當時許多哲學家，惟有他堪稱法國十八世紀思想之代表。

段宜·悌特和（Diderot, Denis; 1713—1784）是一位極努力寫作，努力硏究各色學問的人——文，詩，劇，考古，藝術批評，機械學。然而他的最大的功勞乃是主編——初與大郞倍爾同編——百科全書（Encyclopédie）。他非但爲該書找名家撰述，分配工作，他自己還在裏面做東西，親自校對等等：他幾乎斷送了自己的健康。這部書始於一七四五，成於一七七二；中間經過了很多很大的風波，幸而悌特和抱了百折不回的決心，肆力奮鬬，終抵於成。全書主要精神在於反對宗敎；反對盲目崇拜古代大宗師們的言論；堅信世界逐日進步，今日勝於昨日，而明日必超過今日；向大衆宣傳並提倡應用科學——關於該類的詞註大半出諸悌特和手筆：該書非但影響到知識階級，還促成了革命。飮水思源，

悌特和之功爲多。

路易・鸞克萊爾・浦豐(Buffon, Louis Leclerc; 1707—1788)，與悌特和一樣，也是一位科學化的文學家。一七三三就進了法國國家科學院；一七三九——一七八八間當了王上的花園（Jardin du Roi）的總裁，——該園卽今日巴黎的植物園（Jardin des plantes）。他利用了他在科學界所占的位置，園中各物所供給的研究材料，與若干專家，做一部廣漠的博物學（Histoire naturelle）。每日自六時至十四時，自十七時至十九時，不斷地努力研究與著作，畢他終身之力與合著者們的相助成了下面幾個部分：地與人類的進化（一七四九）四足獸（一七四九——一七六七）鳥（一七七○——一七八三）礦物（一七八三——一七八八）續編（一七七四——一七八九）一共三十六鉅冊。這部書，不用說，是部科學巨著，可是我們所要講的乃是牠的文學價值。他描寫一物時，先注重觀察：

只有極忠實地描寫纔能肯定地說明某物。如果要極忠實地描寫，須先看過，重新看過，觀察過，比較過那想描寫牠的東西……

把諸小處歸納起來，設立假定或斷論。在描寫中，並不忽略文學技術；所以該書中的關於狗，馬，牛，騾，黃鶯，天鵝諸篇，——皆出於浦豐之筆——實爲文學妙品。一七五三，他進了國家文學院，在那裏宣讀了一篇文筆論（Discours sur le style），這書至今在中學或大學裏還有人研究。牠重要的地方是如此：（一）每篇文字必須有章法；（二）所謂文筆者，乃是我們思想的條理及活動的結晶品；（三）善寫云云，無非是善想（理解）善感（想像與感覺）善述（文學技術）（四）多用普通字句；（五）思想發

明等等，盡人皆可致，惟獨文筆乃係個性的，隨人而異的。這種以理解爲主情感爲屬的主張，很重地帶了十七世紀古典派的色采；牠不切於小說家，更不切於以情感爲主理解爲末的詩人。浦豐的文學功勞卻在於引自然到文學裏來；這層與將來的文學——如浪漫派等——有不當輕視的關係。

在法國國家圖書館裏可以見到這張諷刺畫：伏兒戴爾與盧梭正在揮拳爭論；的確，他們的思想恰成相反，永遠不會接近。若望・若克・盧梭 (Rousseau, Jean-Jacques) 生在日內瓦；（一七一二，六，二八）父爲時表商人；生後一週卽喪母。十歲時其父離日內瓦，若望・若克自此過盡流蕩生活。一七二八他與一位年輕寡婦，華倫斯 (Warens) 夫人戀愛了，這愛情對他有絕大的關係：

> 我生命中的這段時期決定了我的生涯。
>
> ……決不能再發見比她更美的面孔，更美的乳峯更美的手與臂。

她送他到一修道院裏去；可是他住不慣修道院，不久逃了出來，與華倫斯夫人同居（一七三八——一七四一）。在那裏研究了音樂科學，與得到了愛好大自然的習慣。一七四一始至巴黎；在那裏愛上了一個洗衣女子戴萊司・鸞・伐酸 (Le Vasseur, Thérèse)，他固然愛她，卻因爲她笨而不肯與她結婚，生了孩子就抱到育嬰堂裏去！那時他靠抄樂譜過苦生活。一七五〇有一大學區徵文他應徵得獎，由此出名。然而仍沒有財產。一七五六，他又愛上了他的保護者苔比內 (Epinay, Mme d') 夫人的妯娌杜脫都 (Houtetot, Mme d') 夫人！那時他與百科全書領袖大郎倍爾及悌特和苔比內夫人，

不久與伏兒戴爾等都吵翻了，雙方排擊甚力。一七六三——一七七八間，他爲了政治等關係，——他的敵人實在來得多！——東奔西走實則他漸漸發瘋了；一七七八，五二〇卒於法國烏懷司省愛爾姆囊維兒（Ermenonville）地方。盧梭的重要著作是下面幾種：藝術與科學論（Discours sur les arts et les sciences, 1750）——即得獎之論文，盧梭的思想以此爲出發點：

該論分兩部份：（一）藝術與科學史略；（二）由第一部份所得之定論判斷文藝與科學愈使我們離開自然——未開化狀態——愈使我們墮落。

這種思想與當時崇拜科學的思潮恰是反對。據盧梭那樣說法我們應當茹毛飲血纔爲文明！新愛羅綺思（Nouvelle Héloïse, 1761），這是一部小說：

如麗（Julie）——即被稱爲新愛羅綺思者——愛上了她的先生，聖・普安（Saint-Preux）。但她的父親使她與一平民結了婚。她向她的丈夫懺過了悔起首做賢妻良母。她的丈夫信任了她，竟叫聖・普安來與他們同住：——（天乎竟有如此的笨伯）兩人雖相愛卻以禮自持，可是人力究屬有限，正當自制不住的時光，她以救她的兒子——他跌入水中——而受冷而死。

這書在今日觀來，除了若干描寫外，異常冗長，而且這種愛情未免使人好笑。然而在當年此書卻享過盛名的。民約（Contrat social;1761）是盧梭的根本著作：

人與人之間當自相情願地訂約，不相侵犯自由平等權利，私產大家應當謀公衆利益。在此種原則上建設政府，最上主權在於民衆而不在於帝王。

不消說得，法國大革命受了此書不少的影響。如果民約是建設政府的方鍼，愛米兒（Epire, 1762）

乃是教育的模範：

愛米兒生後即由他的母親自己乳育他不受襁褓束縛之苦；但他的母親留心使他不學壞習慣。十二歲以前，他不讀書；他的先生只扶育他的身心。十二至十五歲間注意教育，但以實用教育爲主。他學了幾何，物理，天文，與做木匠的藝能。（預備不幸財產消失時，得以自食己力）十六歲時即啓發他的惻隱心。於是爲他選了一位受過同樣教育的少女做妻。

這部書，有長處也有短處：着重經驗，排斥書本教育，這是長處；然而這樣一教就夠了麼？盧梭相信人性是善的，固不必論人性是善或是惡的，經了他這樣一訓練，就能永久保持這善的性麼？他的學理至少有一大半是不能實行的；尤其不切於我們今日知識的需要。盧梭的大功績還是在於民約而不在於其他著作。當一七六五——一七七〇間，盧梭的瘋癲達到極高的地步，他老以爲人家要謀害他；固然，有人反對他，可是沒有他自己想像的那樣厲害：他一半爲了自辯，一半爲了發牢騷，致寫成了懺悔錄(Confessions, les; 一七八八初版。）這是一部浪漫派未成立以前的浪漫作品。此書已有漢譯，我不必再做內容摘要；但我自己就沒有機會讀這部漢譯，不知譯得好不好，他日再行批評。

一個喜劇作家：浦馬爾顯 屋巨斯旦·加洪 (Caron, Augustin)，後名浦馬爾顯 (Beaumarchais, 1732—1799）本來繼他的父親爲鐘表商人，後來做了路易第十五的女兒們的音樂教師，同時買了王的書記的頭銜。他頗好利，常常用計敲詐人家，因此成富翁。大革命時，他出奔德國；後雖回祖國，卻把所有的財產失去，在貧困中死了。他有兩部傑作，賽維兒地方的薙鬚匠 (Barbier de Séville,

le）與費家和的結婚（Mariage de Figaro）。賽維兒地方的薙髮匠，初演於一七七五，共五齣，頗受閱者嚴評後由作者改爲四齣，始爲羣衆欣賞，至今排演不衰。劇中情節是如此的：

年老的醫生巴爾德羅（Bartholo）決定要娶年青的何靜納（Rosine）爲妻，他以保護人資格把她禁視在家裏，以爲可以無恐了。誰知阿兒馬惟法（Almaviva）公爵得了他的舊僕現在在賽維兒當薙髮匠的費家和（Figaro）的幫忙，終究把何靜納從巴爾德羅手中奪去了。

費家和的結婚（初演於一七八四）是上劇的續本：

何靜納有婢曰徐珊納（Suzanne），甚美。阿兒馬惟法頗想染指，所以當費家和向公爵求她的婚時，他拒絕了。主僕間鉤心鬬角，大家爭勝利。一天阿兒馬惟法與徐珊納訂了一個幽會；何靜納與她的僕婢穿通了，化裝了徐珊納前去赴會。公爵果然跑到，發見了何靜納，弄得很難爲情，只得允許費家和與徐珊納結婚。

法國的喜劇到莫里哀爾變了一變，到浦馬爾顯又變了一變；浦馬爾顯實爲近代戲劇的先驅者。

一個半古典派半浪漫派詩人：顯尼愛　昂特萊・瑪俐・顯尼愛（Chénier, André-Marie; 1762—1794）的父親是一個法國人，他的母親卻是一位希臘女子。他生於康士坦丁，卻在巴黎修學。一七八二，當了半年的兵；一七八三，遊瑞士與意大利。和浦馬爾顯等爲友。他雖則幫助法國革命，卻主張保持王室；終因衞護路易第十六而被捕，而被殺。顯尼愛因母統關係，崇愛古希臘；他的思想受了這種影響，固不必說，他的詩的音節也古樸激昂如希臘詩：這正是古典派的精神。然而他好用象徵，留心下字，

注重色彩，多愁善悲：實開浪漫派的徑途，所以浪漫文人視他爲先驅者。他的著作十分之九於他死後纔發表；名著有悲歌（Elégies）四十首——倣古的，詠牧童生活及山林詩（Bucoliques (les) et les Idylles）——於此最能見到作者個性，諷刺詩——最卓絕。我選他最被人詠誦的兩首詩譯在下面：

大爾杭脫地方的少女(Jeune Tarentine, la)

哭罷！溫柔的海鳥啊！！你們，神聖的飛禽，★爲戴蒂絲(Thétis)（海中女神）所愛的飛禽，溫柔的海鳥，哭罷！★她已壽終了，際爾德，大爾杭脫地方的少女！★一隻船渡她向加馬納埠去：★在那兒，護婚神，歌笛，緩緩地，★應該領她到她的愛人面前。★在這天，一柄愼密的鑰匙★把她的婚服，★設宴時她的美臂所要戴的金飾品，★與爲她的金栗色髮所預備下的香料都鎖在柏箱裏。★但是，一陣狂風吹起懸帆★把獨坐船首正在祈禱星的她★捲住了；她，又驚惶，又遠離水手們，★她呼救着，跌下水去浮至浪堆中心。★她浮至浪堆中心，大爾杭脫地方的少女！★她的美麗的身體滾入海波之下；★那躲在石窟裏雙眼含淚的戴蒂絲★有意把牠藏起，免被海怪吞食。★不久，受了她的命令，內愛意特（Néréides, les）（五十個地中海女仙）把那尸身舉出水面，★托向岸邊，此時★她們把牠輕輕地放在灘上；★比較遠一些的地方，林，泉，山的女仙們★大聲喚着她們的同伴，★都搥胸大號，悲痛異常，★她們在棺旁，啊！翻復着說：★「可憐呀！你沒有被領到愛人身邊；★你沒有穿戴婚服：★爲你的臂而鑄的金飾未曾纏去牠們的束結，★而那些香料亦沒有流至你的髮上。」

少年女囚 (Jeune captive, la)

（按顥尼愛於一七九四，三，七，被捕入監；在監中遇到了杜·古懷尼"Coigny, Melle de"小姐，卽詩中女囚。顥尼愛於同年，七，二〇被殺。「少年女囚」卻運氣高，非但能出獄，且成了杜·勿樂黎"Fleury, duchesse de"公爵夫人）

「初生卻被鐮刀尊視的麥穗自熟：★並不畏懼榨器，整個夏天裏★那麥葉喝飲清晨供獻的甘液；★我呢，同牠一般的美麗，一

般的年輕，★雖則目前多難，★我可不願便死。★★★任那不流淚的好漢飛起與死接吻，★我呢，我哭着和希望着向昏暗的北風★我俯着首卻又仰起。★倘使有愁苦的日子，自有極溫和的時候！★啊！何嘗從未使人厭過？★★何海乃無風波？★★★豐富的幻想盤據在我心頭。★牢獄的圍牆無法禁住我，★我有希望的翅翼可乘；★俾避凶暴的捕鳥人的網的黃鶯，分外活潑，分外快樂，於曠野裏，★唱歌而飛舉。★★★是否我將就斃？很鎮靜，我入睡了；★很鎮靜，我守夜不眠，不眠時我無懊悔，★睡時亦無夢驚訝。★早上人家對我的歡迎在各人眼睛裏笑着！★處此種環境裏，我的狀貌幾乎使★愁悶的額上重新怡樂。★★★我的美好的旅行尚未完終！★我動身了，而在路邊的小榆★我僅僅跨過最近的幾枝；★於僅起始的生命筵上，★不過有一短時間我的嘴唇曾★與我手中倘滿的酒杯接觸。★★★我只到了春天，我要觀秋收；★如太陽一般，一季季地，★我欲完成我的一年。★在蒂上我發燦光，為花園中的榮耀；★我還只見晨曦，★我欲度全日，★★★嗚！死神！你正好等我哩；去，離開我；★去安慰那些被羞恥驚懼 灰白的失望所煎迫的心。★為我，牧神還留有綠茵，★愛神保存熱吻，藝神奏着音樂：★我可不甘便死呀！」★★★若斯，被囚而悲戚的我，★聽得這種自訴，這種喉音這些一個年青女囚所發的心願，★我的詩意終至回醒了；★我振搖了我的枯槁生活的負載，★就溫柔的詩律我摺疊★由她可愛而天真的口裏所吐出來的言語。★★★這些歌——我獄中生活的和諧的證人——★將使若干多情好學的男子★尋證誰是詩中美人：★溫雅裝飾着她的額與言語，★而且，如她一般，★接近她的人們將長生命之易舉。

無疑慮的，顯尼愛是十八世紀裏的洪沙。

革命與文學　法國大革命蠕動於五五，一七八九；成功於二二，九，一七九二；（共和國告成）失敗於九，十一，一七九九。（拿破崙專政）在這個陰慘不安的時代內，文學方面只有演說與新聞兩項畸形地發展。演說家有唐棟（Danton, 1759—1794），洛倍司比愛爾（Robespierre, 1759—1794），

聖・如司脫（Saint-Just, 1767—1794）：都是革命家，都在斷頭臺上死的！最著名的是靡哈浦（Mirabeau, 1749—1791），本來是貴族，後來進了革命黨，一七九一被選爲國民大會主席，死後國葬；他的著名的演說有四分之一稅，（一二六九，一七八九）戰與和平，（二〇，五，一七九〇）三色旗（二一，十，一七九〇）等。當時的新聞記者與演說家有一樣之多；最出名者爲苔莫蘭（Desmoulins, 1760—1794），他於一二，七，一七八九，率領了羣衆去攻巴黎牢獄，後來做了議員，終究與唐棟同上斷頭臺而死，他的革命文章在當時極爲人歡迎。

第二流作家表　倍爾那爾打・杜・聖・比愛爾(Bernardin de Saint-Pierre, 1737—1814)，以一小說保兒與維爾其宜（Paul et Virginie）出名，他愛好自然一如盧梭。若望・巴的司脫・盧梭(Rousseau, Jean-Baptiste, 1671—1741)，抒情詩人，在當年享有大名。教士珀萊芙(Prévost, l'abbé; 1697—1763)，小說家，參觀拙著曼儂(Manon)序。（曼儂，中華書局）

十九世紀

概況　十九世紀的法國文學可以分作兩大部分：自一八〇〇至一八五〇左右爲浪漫派時代；以後爲寫實派時代。如果再要分得精細些，那麼：浪漫派的正式的起始應置在一八二〇——拉馬爾丁納（Lamartine, Alphonse de）發表沉思(Méditations, les)的那一年；自一八五〇至一八七〇爲寫

實派時代，尤其在戲劇方面；一八七〇以後有自然派發現；而在一八八〇附近產生了象徵派。在本卷裏我所要講的東西實在多，篇幅卻不便增加；凡重要文派和牠們的大師都在此章論及；其餘跨及十九，二十兩世紀的文派或在此提及，或竟移入下章「當代」裏。

浪漫派之先驅者 法國浪漫派之先驅者首推史太愛兒(Staël, Mme de)夫人(一七六六——一八一七)她的父親(瑞士人)是銀行家與政治家，(路易第十六的財政部長)她的第一個丈夫是一位瑞典駐法大使，第二個丈夫是一位瑞士軍官。她早年卽讀孟德斯鳩，盧梭諸人著作，愛好自由。拿破崙有些疑她反動——正因爲她愛好自由——把她放逐了；(一八〇三)她離了巴黎，在德遊了四年，(一八〇三——一八〇七)在意遊了一年。(一八〇五——一八〇六)拿氏失敗後她重返巴黎。她做了若干部書，最重要者爲德國論(De l'Allemagne, 1810)：她把德國的民情風俗文學哲學等都介紹到法國來。書中重要的文學主張是：(一)史太愛兒夫人首用「浪漫」來稱那種綜合英雄事業與愛情，多神教與天主教的新興文學；(二)如果要振興被古典派所束縛的法國文學，非提倡國際文學的交換不可；(三)着重作者的個性表現；(四)創設國家文學。自表面上看來，第(二)第(四)兩項似乎相背，事實上卻並不矛盾：交換文學者所以互相督策，互相勉勵；然而各國人民各有個性，這個個性是不會全體更改的，就這個個性上，吾們可以創設一個國家文學來；換句說，還是第(三)項意義，無非擴大些罷了。這意義對於浪漫派極爲緊要，因爲浪漫派文學正是發揚個性的文學。

法郎所懷——舍耐·沙都白利昂（Chateaubriand, François-René; 1768—1848）是浪漫派文學的先期大師。所占地位比史太愛兒夫人還重要。他的父親有十個孩子，他是第十個。在他的陰沉的少年生活中，他病態地愛上了他的姊姊呂西兒（Lucile）他像他的父親一樣喜歡旅行，自行投入海軍，卻在那裏只住了幾個月。（一七八六）一七八六——一七九一間他在巴黎；他的哥哥把他引到宮裏去，但他不喜這種華貴卻不自由的生活；他只愛在當時的文學沙龍裏走走，結交文人與藝術家。一七九一，四月，他去美洲遊歷了八個月；雖則他不能完全實行他所預定的路程，但是這個旅行中已夠供給他幾部傑作的材料。一七九三——一八〇〇間，他被政府放逐至英國，在倫敦賣文為生，幾乎餓死；同時他的母親與呂西兒先後死了，（一七九九）他的母親臨死時遺囑他重信基督教，他服從了母命，這是他思想上的一個大變遷。自一八〇〇至一八一四，他與拿破崙接近了，做了一回大使，（一八〇四）但不久就自行辭了職，去遊歷希臘，土耳其，西班牙等處；（一八〇六——一八〇七）一八一一，進了國家文學院，那時他與拿破崙情感日惡，進文學院時照例須作一演說，政府方面把牠禁止了。拿破崙失敗後，他重進政界，當了幾回大使（一八二〇，一八二二）與代表；（一八二二）做了外交部部長。（直至一八二四六月）後來還做了一任大使，（一八二八）自此脫離政界。晚年與極美的雷介糜愛（Récamier, Mme）夫人為友，在貧困中過日子。沙都白利昂做了不少書，最著名者為下列幾種：阿打拉（Atala, 1801）——原為基督教的美質（Génie du Christianisme, le）

中的一小部分：

年少的沙克大司被敵人部落捉住了，將葬身火窟。阿打拉，敵人部落酋長之女愛上了他，把他放了，與他私奔。他們避禍於一牧師處。沙克大司正想進基督敎以便與阿打拉結婚，誰知她仰藥自殺！原來她曾允許她就死的母親爲敎犧牲自己不結婚；現在在她心中愛情漸占優勢，逼她背盟，她進退兩難，只得自殺。

不必說，這種情節是極浪漫的了，然而含耐（René, 1805）的情節更來得浪漫：這次，書中的主人翁就是作者的化身，而含耐所愛的姊姊實地裏是呂西兒：兩人相愛而不能結婚，終至女的進了修道院，男的自己放逐了自己；——其實呂西兒曾出嫁過，變了杜·顧突夫人(Caude, Mme de)。這部中篇小說是浪漫派小說的代表作之一，內中「世紀病」的色彩極濃厚：

……死般的靜默與大自然的景象使我陷入一個幾乎不能描寫的情境內。旣無雙親，又無友朋，可以說在此地球上我尙未愛過，我爲一個饒富的生命所困。有時我突然面紅，彷彿有一股滾燙的火山噴石溪流般淌入心中；有時，我不由自主地叫喊起來，夜間亦爲夢與失眠所擾。我還缺少一件可以塡滿生命的深淵的東西：我上升峯巔，下降山谷，我盡我的願望力呼那未來戀愛的理想物；我乘風吻她；我以爲河中水訴聲就是她的語音；總之天上的星宿也罷，各物生活的原則也罷，一切都化成了這個理想的幽靈……

基督敎的美質（一八〇二）一書，是沙都白利昂受了他的母親的感化而作的，他想描寫基督敎的偉大性與美性來發揚敎的本身：

此書共含四部份（一）作者研究基督敎理，以大自然的不可思議的地方和道德上情感上的精神不朽爲立足點，證明上帝的

存在；(二)證明基督敎的神奇事蹟比多神教的來得高明，實爲文學家默啓的寶藏；(三)這種卓絕處也能影響到藝術與建築上去；(四)基督教使我們很快樂自願地被感化，對於社會牠有很多的功勞。

沙都白利昂依照相彷彿的方針寫下了殉道的人們（Martyrs, les; 1809）：

書中人物是三世紀的人物。一個基督敎靑年救了一個異教少女。他曾一度叛教，後來復入基督教。少女因愛情關係，改入了基督教。然而這時的執政者都是排斥基督教的，盡力殺戮敎徒。少年被擒，驅入決鬬場內，將爲猛獸所吞食；少女——雖則她已被救——奮勇地走入場內與她的愛人同死。不久，基督教成了羅馬的國教，殉道者總算沒有白死。

雖則作者曾經努力收集史料，努力描寫，終究這部書失敗了。猶之我們請一位科學家讀中國的劍俠小說，我們讀殉道的人們時大有格格不入之勢。於成功的基督教的美質後還寫這部殉道的人們，未免多此一舉！沙都白利昂利用殉道的人們餘下的材料寫了一部自巴黎至耶路撒冷旅行記（Itinéraire de Paris à Jérusalem, 1811），爲描寫風景名著。一八一一——一八四六間，沙都白利昂陸續寫了一部自傳體的墓外記載（Mémoires d'Outre-tombe, les; 一八四八起纔在報上發表；）當時讀者們對這書的態度極爲冷淡，一到今日卻成了反對：固然作者憤於政治上的失敗，對人絕不寬恕，對己則自視甚高；可是文學上歷史上的價值是不當埋沒的。我們靠了這些記載，得以極親密地認識了作者。沙都白利昂給文人的影響是極大的，最重要者爲(一)尊重自我，(二)愛好自然，(三)扶植「世紀病」——浪漫派文學經過了史太愛兒夫人的指導，沙都白利昂的栽培，已達到了成熟時期。

浪漫派四大詩人　四大詩人中最早的阿兒豐司・杜・拉馬爾丁納(一七九〇——一八六九)他的父親是位誠實君子，他的母親是十分聰明。他幼年時就受了良好的訓導和教育。在意國的一度旅行(一八一一)更使他崇愛大自然。一八一六，在愛克司(Aix)地方認識了沙兒夫人(Charles, Mme)兩年之後，她死了：拉馬爾丁納受了重大的刺激，寫了悲慘動人的沉思，(一八二〇出版)這是浪漫派詩作中第一部名著。可是在一八二二他就與別一位的女子結了婚。一八二一——一八三〇間爲公使館祕書。一八三二他與妻女同遊近東，途中他的女兒死了。一八三三被舉爲議員。他參與革命運動，他接連當了外交部長與臨時政府主席。(一八四八)但自路易・拿破崙登位時，(一八五一)他已無活動能力，退出政界。老年是極蕭條的，甚至在一八六七，朝廷須得用酬功的名義予他以金錢上的救濟。這位先生是位十足的詩人，一舉一動，一毛一孔，無非是詩；有錢時濫用，在政界裏不黨無羣(所以終究失敗了)隨處顯出浪漫色彩。他的成部詩作至少有八種，小說或筆記四種，歷史兩種，文學史講義一種；其他著作不計。詩作爲最重要，傑作爲沉思，(須讀孤零，晚山谷，湖，秋等詩)新沉思(Nouvelles Méditations, 一八二三；須讀過去的時代，就死的詩人，蓬那巴爾脫，羣星，十字架等詩)詩與宗教的和聲，(Harmonies poétiques et religieuses, 一八三〇；須讀祈願，夜的讚美歌，晨的讚美歌，死者的思想，橡樹，人類，故鄉等詩)若絲冷(Jocelyn, 1836)：

若絲冷是一個牧師。大革命時，他被逐出城，避難於阿爾卑斯山頂上鷹洞(Grotte des Aigles)中。一天有一個攜一少女放

逐罪人逃至廬洞中;罪人不久死了,臨死時把羅昂絲(Laurence)(少女名)委託了若絲冷。他愛上了她,他那時還沒有當牧師,儘可與她結婚;無奈某城的主教把他喚去,使他當了牧師:自此永遠與羅昂絲分離了。數年之後,一晚上,有人來找他去爲一重病垂死的女旅客作最後的禱告,他認清這女旅客卽是羅昂絲!他把她葬在廬洞左近,她的父親的墳旁。

這部詩體小說,既清麗又熱烈,非但是拉馬爾丁納的首著,也是十九世紀裏數一數二的傑作。我勸有讀法文詩能力的諸位把這書一讀,尤其應當細細玩味第九段裏耕人們的一節。

湖(一八一七)

(按此湖名蒲爾日"Bourget, lac",在法國山培里"Chambéry"城附近,甚有名。詩中的「她」卽沙兒夫人。)

於永夜裏,老是這樣無歸還地★被推向新的岸邊去,★我們能否——只須一日呀!——★於光陰洋中抛着錨?★★★一年的月日恰恰過去,★而在她本想重見的波濤旁,★湖!看啊!我獨自坐在這★從前你見她坐過的石上。★★★如此地你曾在深石下怒號;★如此地你曾向破裂的石腰撞碎自己;★如此地湖風曾送你的白沫★到她的被人崇拜的足下。★★★有一晚,——湖,你可記得?——我們靜靜地搖船;★天下水上只聽得★遠處舟槳有節度地★打着你的微吟的波浪。★★★忽然,一種人間未有的語聲★激起了受惑的岸邊回響;★波浪也留心聽着,那我所寶貴的喉音★組成下面的句子:★★★「啊,時間,快停止飛騰!而你們呢,慈悲的鐘點,★截住你們的前進!★讓我們細嘗生命中最優美日子裏的★易失的快樂!★★★世上已有足够的不幸者盼望死之臨至,★奔流罷,爲他們而奔流;★把他們的生命與吞人的憂慮一併收起;★可是啊,把幸福的人們忘了罷!★★★然而,我枉求時間;★時間離我而遁走;★我向這個夜說:『慢慢地跑呀』而★晨曦將驅逐黑夜。★★★所以,我們相愛罷,我們相愛罷!★快快享受這轉瞬卽逝的辰光!★人無泊所,光陰無際涯;★光陰如水般流,我們的生命易完。」★★★那灌人幸福的陶醉時間★與否運中日子★同速度地遠飛,★嫉人的光陰呀!有斯理否?★★★如何!至少我們不能留下些快樂痕跡麼;★如何!永遠去了?如

何！全盤消失了？★這個時間所給的東西還被這個時間收去，★他不肯再給吾們了麼？★★★永久，虛無，過去，森暗的深淵，★你們吞噬歲月何用？★回答我你們願否還我們為你們奪去的★無上的喜悅？★★★哦湖！默然的石頭！洞窟！陰沉的樹林！★你們呢，專者時間保護你們，或者他使你們返老回春，★保留呀！美麗的大自然，保留呀★至少那晚的紀念！★★★明媚的湖呀，留這紀念於你休息中或於你暴風狂雨裏，★或於你含笑的斜坡景圖內，★或於這些黑的樅林★及懸在水面的巖石上！★★★或在戰慄而過的西風裏，★或在你兩岸互相應答的聲音中，★或於以柔光鍍你的顏面★額發銀色的夜星上！★★★須得呻吟的風，嘆息的葦，★你那微香的空氣，★一切能聽聞能呼吸的東西★都說：「他們曾經相愛！」

維克托爾·許峨（Hugo, Victor; 1802—1885）是浪漫派中最豐富的作家。一八一七他已送詩到國家文學院裏去求評；一八四一他進了該院。一八四八當了議員；可是一八五一終的政變後，他被逐出國。一八七〇九月，方回巴黎；即為巴黎代議士及上議院議員。他非但是詩人，他還曾做過六本劇本——他的克郎姆惠兒（Cromwell）劇序（一八二七）被視為浪漫派戲劇的規例；可是除此外，許峨的劇本只有拜倫派的詩味，既不生動又不深刻——至少八部小說——重要者：巴黎的聖母（Notre-Dame de Paris, 1831），可憐的人們（一八六二發表；請讀吾友方于李丹兩先生的譯文，該譯收在商務印書館的萬有文庫第一集內）——一八四八—一八五〇—一八七一—一八七六——一八八五間他做過不少政治演講：然而無論如何，他的作品的重心還在詩方面。他至少印了十二部詩集！重要者：短歌與三段長句一段短句詩（Odes et ballades, les; 1822—1826），東方歌（Orientales, les;

1829），秋葉集(Feuilles d'automne, les; 1831)，晚歌（Chants du crépuscule, les; 1835），心音(Voix intérieures, 1837)，光與暗(Rayons et les Ombres, les; 1840)，天討(Châtiments, les; 一八五三有好有劣）；靜觀(Contemplation, les; 一八五六分「過去」「今日」兩部「過去」部較佳，）歷代的傳說（Légende des siècles, la; 一八五九一八七七一八八三四鉅册在這「詩海」裏，好的詩實在多壞的亦有。）拉馬爾丁納是天才詩人好似李白；許峨是人才詩人譬如杜甫：一則出口成章一則勤於琢磨。拉馬爾丁納的詩是一位溫柔秀麗的少女；許娥的詩是一位勇糾糾氣昂昂的壯夫。一則失之纖弱一則失之粗暴。各有短長，未便抑此揚彼。

乾麪包（一八七七）

（按所謂「乾麪包」者，乃係處罰兒童辦法，卽只有光麪包吃，減去糖醬等物也。若納"Jeanne"是許峨的孫女。）

若納被閉在暗室裏罰吃乾麪包★因爲她犯了某種罪沒有盡她的職務；★我呢失了家長的尊嚴，我去看那女囚★而且違反了規律暗暗送她一瓶果醬★在我的家城中，那些★靠他們保存安寧的人們，★都不贊成我的舉動，而若納呢，低低向我說的：★「——我再不把大姆指插進我的鼻孔，★我也再不給貓抓了。」★可是別人又嚷起來：——這個女孩很知道你；★她曉得你是如何的懦弱。★她老看見別人發怒時你獨笑了。★自此再沒法管敎。無時★你不擾亂秩序，威權日墜；★規則喪盡，孩子無所顧畏。★你把什麼都破壞了。——於是，我俯了頭，★我說：「——我無所答辯，★我錯了。是的，爲了等類的姑息，★每每把百姓引入不可救藥之境。★你們也罰我吃乾麪包罷。——你正該罰，★人家將把你閉住。於是在暗角裏的若納★輕輕向我說，而且舉起這般好看★飽含溫柔人的威權的眼睛：★——那麽，我呢，我將爲你去竊果醬」

滑鐵盧 (Waterloo, 1853)

(按滑鐵盧是比國的小村。「在不魯悉南十一哩。西元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拿破崙第一率兵七萬一千，列陣於此。英將威林敦率兵六萬七千當之。劇戰數刻，勝敗不決。適普國援軍到，普將布魯赫從側面攻擊，法軍遂敗。」(辭源) 法元帥葛魯希 "Grouchy" 誤讓普軍移動，乃鑄大錯。)

滑鐵盧！滑鐵盧！滑鐵盧！憂鬱的平原！★在你的為樹林，邱岡山谷所圈成的圓形劇場內，★慘淡的死與灰色的軍隊混在一起，★彷彿一個滿盛人骸灰的甕內有水沸騰。★一方面呢，是歐洲，一方面呢，是法蘭西。★濺血的衝突！騙人的上帝使英雄失望；★你呢，勝利臨陣逃亡而命運亦覺疲勞。★啊，滑鐵盧！我哭，我止住了步啊啊，★因為前次戰爭裏的兵士★實在是偉大：他們曾經打敗了全球，★驅逐了二十個帝皇，越過了阿爾卑斯山與蘭江 (Rhin)，★他們的靈魂在銅喇叭聲中歌唱！夜已降臨戰爭是激烈而昏暗：★他(指拿破崙)取了攻勢，幾乎要勝了；★他困威林敦在一小林裏。★他執着望遠鏡有時觀察★戰事中心，那肉搏正烈★猶如活動可怕的荊叢的黑點，★有時他眺望昏昏如海的天邊，★忽然，快樂地叫起來：「葛魯希！」——卻是布魯赫 (Blücher)！★頓時希望易相，形勢改變，★呼號的戰堆驟漲如火。★英敵隊破了我們的方陣。於垂死者被殺時的呼喊聲中，★那被撕破的旗旌顫震下的平原★變為紅若冶鑪的深穴；★如壁面般的隊伍★跌入穴內，在那裏，似成熟的麥穗，★躺着戴有巨翎的上級鼓手；★在那裏，人家瞥見不成樣的傷處。★可畏的屠殺！嚴重的時機！那位憂慮者★覺得戰事在他掌中折讓。★墩後聚着衛隊，★最後的希望，最高的思想的衛隊。★「向前：叫衛隊去戰！」他喊着，★以及持矛騎兵，縛細布脛套的榴彈兵，★羅馬騎兵似的輕騎，著甲兵，拖着雷聲的敵兵，★都戴了黑毛的帽或光滑的盔兜；★佛拉愛耶特人與利復利人都★明白將葬身佳節中，★齊向昂立騷動內的他們的上帝行禮。★衆口一聲地喊「皇上萬歲！」然後，跟着樂隊，緩緩地，不發怒地，★鎮靜地，含笑對着英兵的機關鎗，★皇帝的衛隊走入大火叢裏。★啊！拿破崙俯向他的衛隊，★眼見他們剛入★噴吐硫磺的敵線內，★他看見便一個個地，那些如石如

鋼的軍隊★於還惡劣的深淵裏溶消，★宛如蠟炬逢到了炭火。★額高，氣壯，無畏地他們前進，★一個都沒有退後。睡罷，英雄的死者！★其餘的兵隊在他們的身上猶豫不决，★眼看衛隊就死。——於是面現恐怖的巨婦敗績★突然揭起失望呼聲，★灰白的她使最勇的軍隊都吃驚，★一轉瞬間把旗旌化爲破布★這煙沙組成的怪象有時★在軍隊中心升起，愈升愈大，★敗績顯現在感動的兵（指拿破崙）的面前，★這兵雙臂交叉，喊道：「能逃者速逃！」★能逃者速逃！侮辱！驚駭！各口皆★呼號着。在田中，縱橫地，如瘋，如狂，如野蠻，★如鬼附身，★於笨重的運送車與沾塵的四輪叢裏，★他們或滾入壕溝，或躲入麥堆，★拋擲銅帽外衣，鎗與國旗，★於普軍刀下這些老資格的兵士啊！悲哀！★抖，叫，哭，遁！一瞬間★似風吹著着火的乾草★大軍軍聲銷滅；★今日爲人憑弔之平原★親見在他們面前全球皆避讓過的人們奔走！

四十年（按實爲三十八年）早已飛去而這隅土地，★滑鐵盧，這塊悲哀孤獨的盆地，★這塊上帝曾混合如許虛無的凶田★還因曾經看見巨人們奔走而戰慄！

阿兒佛萊特·杜·維宜(Vigny Alfred, de; 1797—1863)在浪漫派詩人們中另占一位置，他實在是一位思想家，所以他的詩是哲學化的。他進了軍界，（一八二三）卻無機會以自顯，很頹喪地退了出來。（一八二七）他是一位英雄式的悲世者：超人常被普通人們所遠離，他雖是社會的領導而社會並不愛他。大自然與愛情都不能安慰他；上帝呢，他決不來注意我們的悲歡。在這種情境下，我們只能咬緊牙齒聽憑命運擺佈。訴苦？哭泣？那纔是懦夫的行爲！維宜作詩既無拉馬爾丁納那樣容易，又無許峨那般雄壯的默啓；他先思索，思索過後方動筆：所以他的著作並不豐富。他的最重要詩集爲命運(Destinées, les; 死後方印行；）該集包含他的最優美的詩篇，而狼之死(Mort du loup, la)一首尤

足表示他的哲學思想一隻狼被獵人圍住了，中了鎗，直至死沒有呻吟過一聲，於是詩人假借狼的臨終的一瞬說：

呻吟，哭泣，祈禱同樣地是懦弱。★在命運指示你的路程裏★努力盡你的既長且重的職責，★然後和我（指狼）一樣地默忍痛而死。

阿兒佛萊特・杜・庾賽（Musset, Alfred de; 1810—1857）是浪漫派中的驕子。他的初詩集(Premières poésies, les) 包含一八二九——一八三五間所作各詩；新詩集（Poésies nouvelles）包含一八三五——一八五二間所作各詩。他的詩的名著有：霍拉（Rolla, 1833），五月之夜（Nuit de mai 一八三五甚佳，十二月之夜(Nuit de décembre, 1835)，八月之夜（Nuit d'août, 1836），十月之夜（Nuit d'octobre 一八三七甚佳，）給拉馬爾丁納的信（Lettre à Lamartine, 1836)等詩。一八三三，他逢見了兆如・桑夫人（Sand, Georges; 見下），就愛了她，同遊意國；（一八三三冬——一八三四四月）一八三五，兩人吵翻了。庾賽受了莫大的痛苦，寫了上面所提及的四篇夜與此世紀一個兒童的懺悔（Confession d'un enfant du siècle; 一八三六小說，）記念(Souvenirs, 1841)。一八五二，進了國家文學院。

五月之夜（一八三五）：

（按庾賽與兆如・桑夫人決絕，悲而作此詩，爲對話體。（詩人與女神）女神以塘鵝喻詩人）

【女神】……無論何種是你青春所忍耐的憂慮，★於你心底讓那些凶神們所弄成的★神聖的裂痕張開來：★從沒有比一個深刻的悲痛更能使我們變爲偉大。★雖則你吃盡痛楚啊，詩人！★在這世上你不該緘默不唱。★越是失望的曲越是美麗★而我知道有些不朽的詩歌乃是純粹的嗚咽。

當塘鵝厭倦了長久的旅行，★於晚霧中向蘆葦歸來，★河邊上他的飢餓的孩子們望見他自倒水旁，就向他奔去。★他們以爲他捕到了食物正在爲他們分配，★他們向父鳥奔走，一面歡叫着，★擺搖着醜陋的喉袋上的甲嘴，★他呢，緩步走上一方高的石頭，★垂翅保障他的孩子們，★悲哀的漁翁，他仰望青天。★血如流地自胸口裂處汨出。★他已搜尋過深海：★可是海空邊荒；★他只能以自己的心爲孩子們的食物。★……他不能再忍受久長的痛苦，★而且他恐怖他的孩子們仍奮讓他生活；★於是，他勉強起立，向風張翼★用力撲他的心並發出一野蠻的叫聲，★在夜裏他呼着這般淒慘的別語，★海鳥爲之遁岸，★海邊晚歸的旅客，★知死神在他左近，乃自依於上帝。

詩人，偉大的詩人們是這樣做的，★他們讓暫生的人們去娛樂；★然而佳節裏他們所供獻的人類筵席★大都與塘鵝所獻的筵席相像。……

浪漫派戲劇作家：大仲馬(Dumas, Alexandre, Père)　浪漫派戲劇的特點在於(一)打破三一律；(二)廢除喜劇悲劇的界限；(三)不避俗語。這種主張，許峨在克郎姆惠兒劇序中曾經說過，維宜在致某英國貴族的信(Lettre à Lord)裏也說過。一八二五——一八四三間，法國浪漫派劇逐漸推翻古典派劇。該派大將爲大仲馬，許峨，維宜，後來添入了廣賽。阿萊克桑特爾·仲馬（一八〇三——一八七〇）是一個雜種，他的祖母是黑種人；他的父親在大革命時當過將軍；他幼年並未受過優良的

教育，後來自己發憤看書，喜讀沙士比亞，司各脫，雪萊諸人的著作；他寫得一手好字，因此當了烏爾萊昂公爵家的收發員。一八二九，法國國家戲院扮演了他的亨理第三與他的朝廷 (Henri III et sa Cour) 一歷史劇，作者由此出名；這是浪漫派劇登臺的第一聲。劇情如是：

杜・奇思 (Guise, duc de) 公爵疑心他的夫人被亨理第三的隨侍貴族聖・梅狢冷 (Saint-Mégrin) 所愛；他逼她寫信與聖・梅狢冷訂一幽會。聖・梅狢冷欣然赴約，卻被杜・奇思埋伏下的武士殺死。

一八三二，他做了一本又受羣衆歡迎的歷史劇耐兒鼓樓 (Tour de Nesle, la)：

法后馬爾幹利脫好淫，常引少年進耐兒鼓樓性交，交後即把他們弄死，擲至賽納河中以滅跡。有一次，一個人居然逃脫了，後來此人成了首相。

(按：此后確乎好淫，於一三一五被他的丈夫賜死。耐兒鼓樓現為巴黎法國國家學院的一部分，臨賽納河。)

然而大仲馬的佳作乃為安東尼 (Antony 1831)：

安東尼愛上了阿苦兒 (Adèle)；他以為她不愛他，因此東西流浪了三年。歸來時她已嫁了人，然而兩人相愛着。有人告訴了她的丈夫。安東尼正在叮囑阿苦兒留意時，她的丈夫已經趕到在房外叩門。安東尼無處躲身，卻不願她蒙惡劣的聲譽，就把她殺了，開出房門來說：「她不肯從我，我把她殺了！」

大仲馬的劇本正多哩——二十五鉅冊；他還寫了二百五十七部小說，回憶錄等等。他的著名的小說為三個火鎗手 (Trois Mousquetaires, les; 1844)，蒙脫・克利司多 (Monte-Cristo, 1844—18

45）二十年之後（Vingt ans après, 1845）等。平心而論，他的著作的文學價值並不十分高，然而民衆愛讀牠們的熱度至今不衰。（註）

註：一九三一，十廿二巴黎的看見（Vu）雜誌發表了在巴黎市上最被人愛讀的作家十三人，依次錄之：1.大仲馬，2.左拉，3.許氓，4.巴兒札克，5.兆如・桑夫人，6.斐爾納，（作風大似英國當代的惠爾思）7.烏內（猶之中國的包天笑）8.徐（想像力甚富）9.富延（第二流作家）10.法郎司(!)11.羅蒂，12.浦爾日先生，13.其伯夫人。法郎司不及烏內，徐，富延(Feuillet, Octave)之徒，足見民衆不肯用腦子讀高深的東西！

浪漫派小說家：兆如・桑夫人　兆如・桑（一八〇四——一八七六）是呂西兒・烏霍爾・居版（Dupin, Lucile-Aurore）的筆名。四歲而孤，收養於祖母處。一八一七——一八二〇間，在巴黎的英國女修道院（Abbaye, l'）裏。一八二二與男爵居杜房（Dudevant）結婚，得二孩，不久即離異。（一八三一）一八三〇起居巴黎，賣文為生；一八四八後，退居故鄉。她的著作和她與虞賽的戀愛經過使她十分出名。她一總寫了百餘册的著作。光就小說論，可以分為三類：浪漫小說，社會小說，田野小說；每類各有傑作。浪漫小說傑作為：般蒂阿那（Indiana, 1831）；

一個告老軍官的年輕夫人般蒂阿那愛上了一位喜在裙帶邊過生的少年。然而這位少年很自私，很不忠實，他使她離開了她的丈夫，而自己卻與別的女子結了婚。她想自殺，幸而遇着一位幼年時代的朋友。幸而她的丈夫死了：她得與這位朋友，追回已失去的幸福。

與杜・維兒梅侯爵（Marquis de Villemer, le; 1680）：

杜・維兒梅侯爵夫人有一隨身女伴賈何令納（Caroline）。侯爵夫人的兩個兒子阿萊利阿公爵與杜・維兒梅侯爵，都愛這位女士。公爵的愛情是泛泛的；不久他結了婚。侯爵的愛情卻極深誠。賈何令納受譖被逐，退居山中她的乳母處。一天大雪，侯爵進山尋她，力盡倒地。她救活了他，老侯爵夫人亦許他們結婚。

社會小說傑作爲安日浦地方的磨粉商（Meunier d'Angibault, 1845）：

白鄖區蒙男爵夫人（Blanchemont, baronne）青年喪夫，心愛黎莫（Lemor）；但黎莫醉心於新思想，不願與貴族女人結婚。爲了她的兒子，她賣掉一所田地。賣價極低，但她得到買主的允許，使他的女兒與磨粉商結婚：這原是一義舉。誰知一陣火把她的藏有賣地得來的金錢的皮夾子焚去。幸而磨粉商知恩報德，盡力資助了她，她得以勉強維持生活。

田野小說傑作爲魔沼（Mare au Diable, la; 1846）：

日爾曼（Germain）是一鰥夫，思重婚以便扶育他的兩個孩子。在某一村落裏找到了一個寡婦和一個小婢。歸來時，在魔沼旁失途。那寡婦極驕傲放肆，反而那小婢愛護孩子：終究日爾曼娶了小婢。

浪漫派小說到此已有寫實派意味，這種意味到了下列幾個作家的著作裏分外顯明。

半浪漫半寫實小說家　昂南萊・杜・巴兒札克（Balzac, Honoré de; 1799—1850）自號「文學界裏的拿破崙」這固然藉了他的天才纔能到此地位。然而我們也不當輕視他的環境的勢力。他起初在一法庭錄事處當書記，後來與人合開了一所印刷店；誰知他不善理財，於一八二七逼得把店底出賣。他欠了一身債。因爲要還債與度日，他拚命寫東西：晚上七時至夜中一時方是他的睡覺時間，疲倦時他不絕地飲濃咖啡以自振。他作稿與校對一樣吃苦：他常在排印樣版上加添或修改，校對至

九次十次方休。他勞苦了一生，一天中風而死；可憐他與漢司加侯爵夫人(Hanska, Mme)——他思慕了十六年——結婚未久便永別了！一八二二——一八二五間所作小說極無價值，姑不論；一八二九——一八五〇間，他努力做他的人類喜劇，一共包含着九十六部小說。該喜劇共分六部分：個人生活描寫：「蟠屈的貓」的屋(Maison du Chat-qui-pelote, la; 1380)，三十歲的婦人（Femme de trente ans, la; 1831—1842）；沙倍爾大佐(Colonel Chabert, le; 1832）等外省生活描寫：歐日宜・猾郎台（Eugénie Grandet 一八三三傑作），谷中的百合花(Lys dans la vallée, le; 1835)，失去的夢想(Illusions perdues, les; 1837—1843)，放重利債者米湖愛(Ursule Mirouet, 1841）等；巴黎生活描寫：爸爸格利烏（Pére Goriot, le; 一八三四傑作），賽沙・皮烏都的偉大與墮落（Grandeur et décadence de César Birotteau; 1873），表姊倍脫（Cousine Bette, la; 一八四六傑作）表兄蓬司（Cousin Pons, le; 1847）等；政治生活描寫：一件黑暗的事務（Une ténébreuse affaire, 1841）等；軍隊生活描寫：保王的人們（Chouans, les; 1829）等；鄉村生活描寫：鄉下的醫生（Médecin de campagne, le; 1833），村落（Village, le; 1839—1846），鄉下人（Paysans, les; 1844）等。

一位妬嫉凶惡的婦人引誘許羅（Hulot）男爵，使他陷入不可自拔的境內。（表姊倍脫）蓬司喜歡收集古董等物，他也喜歡……吃白食。大家很討厭他；然而一旦知道他所收集的東西的價值，便去趨奉他。（表兄蓬司）賽沙・皮烏都原是一位極誠實的化裝品商，可是他很有野心，因此做了幾次投機事業，終至破產。（賽沙・皮烏都的偉大與墮落）爸爸格利烏，爲了他的兩

個女兒，什麼都犧牲了；可是他臨終時，一個女兒都沒有來望他：此小說極動人。（爸爸格利烏）

我們可從兩點上批評巴兒札克的著作：想像力，觀察力均極豐富，迅速，正確；然而他的文筆，尤其他刻意經營時，實在是糟之又糟！他終日與他所創造出來的人物一處生活，忘了他們是假設的，古梯愛（見下）說：「對於巴兒札克呢，『將來』是不存在的，一切都是『現在』……他講起一盛饌，他講得有味，以為他眞地吃過的。」這正是浪漫處；但是他從未輕易描寫過一事一物：例如他作失去的夢想時，他曾寫信給一位住在安古萊姆（Angoulême）的賈湖夫人去問路名等等。（一八三六，六月）這種顯然是寫實派的精神。

濮何司貝爾·梅利梅（Mérémée, Prosper; 1803—1870）是位中篇小說作家。他也嘗試過旁的文學作品，但總以此出名。他是巴黎人，又是律師與考古家，所以他的審美觀念比巴兒札克來得高。他的重要的中篇小說大抵在一八二九——一八四〇間發表。名著有馬戴烏·法兒恭納（Matteo Falcone, 1829）：

一個父親把他的兒子殺掉了，因為這孩子貪得一表，把他父親隱護的强盜的躲身處告訴了警察！

與跳舞場的侵占（Enlèvement de la redoute, l'; 1829）：

為了要侵占一個俄國跳舞場，不屑殺掉許多人。

傑作為格命巴（Colomba, 1840）：

大佐台拉・萊皮阿(Rebbia, col. della)有一女名格侖巴，一男名烏爾所(Orso)。大佐被人暗殺；格侖巴疑其仇家巴爾利西尼所爲。時烏爾所歸各爾司地方中途與英女黎提雅(Lydia)相愛。一上岸格侖巴就逼烏爾所去報仇。巴爾利西尼亦使其二子去刺烏爾所；烏爾所把二人殺掉，終究與黎提雅結了婚。

與賈爾孟(Carmen, 1847)：

賈爾孟是一個浪蕩女人。一個西班牙兵若賽(José)爲了愛她，先逃出了兵營，再做了漏稅私販與強盜。可是，她不再愛他了；他，一時氣短，把她殺死。早已有人把這小說編成歌劇。

梅利梅的藝術手段極高明：一事一物的描寫，他能於數行中充量表現之。他是一位悲觀者，他缺少或故意按捺蓬蓬勃勃的熱情，他以外表來描寫內心；一如巴兒札克而觀察的精細，又似他的老師史當大而(Stendhal)。

史當大而是亨理・倍兒(Beyle, Henry; 1783—1842)的筆名。他當過兵，國務會議旁聽員，領事等等。他爲愛意大利，死後碑上刻着：「亨理・倍兒，米郎人」。這位先生的品氣均不高尚，他是自利主義者，狠驕傲，狠暴燥。他喜歡分拆自己。他做過旅行記，文學史與批評，藝術批評，劇本等等，而以兩部小說出名。史當大而的潛勢力尚大，目下巴黎還有專門研究他與他的著作，如沙發(Divan)等雜誌。一八三一，他發表了紅與黑(Rouge et le Noir, le)——這個書名已够尋味了：他以「紅」代表革命思想與軍隊，以「黑」代表教會：

如里益·蕭愛兒(Sorel, Julien)是一個木匠，但他頗有野心：他想借途於「黑」，而爬上「紅」方去。他被選爲一左派政治領袖家的教師，(紅)同時得了某教會的津貼。(黑)後來他做了某侯爵的祕書，又當了軍官；他已爬上「紅」方了，於是拋棄了「黑」方。他在那左派政治領袖家教書時，他誘惑了領袖的夫人；他在侯爵家裏時，又誘惑了侯爵的女兒！他將與侯爵的女兒結婚；一封政治領袖的夫人的告密信撕破了他的假面具。他一氣，把那位夫人彈死；因之，他被官廳定了死罪。

一八三九，史當大而發表了巴爾姆城的修道院(Chartreuse de Parme)——巴爾姆(Parme)城在意大利，書中人物亦是意大利人：

在巴爾姆城中，兩個政派相爭君王的歡心。桑司斐利那公爵夫人(Sanseverina, duchesse)欲使她的姪兒，法白利司·台兒·董科(Dongo, Fabria del)，來到該城。其實她很戀愛她的姪兒。誰知反對黨藉口他曾殺過人，把他關入牢中。公爵夫人盡力謀救他。可是他老先生愛上了獄長的女兒克萊里雅(Clélia)。他居然越獄而逃；等到知道將被赦時，他來獄自首。不料獄長紀恨，想把他重新關起；幸而克萊里雅私下把他放了。後來克萊里雅服從父命與別一男子結了婚；董科亦服務教會，享有盛名。然而，兩人終至聚會了；她死後，他進了巴爾姆城中的修道院。

浪漫派歷史家：糜時雷　如兒·糜時雷(Michelet, Jules; 1798—1874)幼年助他的父親當排字工人；然而他立志求學，肆力奮鬪，終於一八一九考得博士學位。一八二一起爲歷史教授，聲名日起；一八二七爲高師講師，一八三一爲國家文庫(Archives nationales, les)歷史系主任；由名教授進爲大師。一八三八起爲法國公學歷史教授，一八五一的政變使他離去了教席；隔了一年，連國家文庫的職務都被革了；他在悲憤中過日子。重要著作爲：近代史綱(Précis d'histoire moderne, 1827)，

羅馬史(Histoire Romaine, 1831),十九世紀史(Histoire du XIXe siécle, 1876);傑作爲法國史(Histoire de France)中古時代(一八三三——一八四三)大革命(一八四七——一八五三)文藝復興與近代(一八五五——一八六七)靡時雷是一位情感極強的詩人,所以他主張歷史應當爲「全部的過去生活的復活」:換句說,歷史家非但應當確確實實敍述過去事物,而且要用有聲有色的筆墨去敍述:再進一步說,歷史應當科學化(材料方面)與詩意化(敍述方面)。他的法國史——參觀第一版的第一至第六册——充滿了「眞」,「確」,「美」三種特色。靡時雷出身民間,他始終愛護平民:這種精神,隨處可見。一八四五以後,歷史家的靡時雷與詩人的靡時雷間,突然失去了和諧:詩人戰勝了歷史家。他再不如從前那樣刻刻質質地收集,公平地選擇史料;自此,先入之見占據他的心頭。固然,他保留着藝術化的文筆,可是過甚的浪漫驅逐了歷史的眞價值。

寫實派詩人:鸞恭脫・杜・里兒(Leconte de Lisle)　寫實派文學並不是到十九世紀裏纔產生的,自中古以來,代有作家;不過到了一八五〇左右,方有正式的主張。這是反對浪漫派的文派:浪漫派文學注重主觀,寫實派文學注重客觀;浪漫派作家喜歡描寫自我,寫實派作家乃描寫他人;浪漫派作品是內心的表現,寫實派作品乃是未經修改的照相。浪漫派未衰時,巴兒札克,梅利梅,史當大而等已傾向寫實派;不久,該派卽有大師。鸞恭脫・杜・里兒(一八一八——一八九四)生於蒲爾蓬島(Bourbon)——卽今之雷禹農島(Réunion),在非洲之東——曾遊歷過印度與松特羣島(Sonde,

Archipel de la)——在麻拉甲附近這些熱帶地方的風景影響到他的詩裏。一八四八，他曾代法僑致書國會，謝該會把用奴隸的惡習禁止了；然而他天性不喜政治生活，不久離開了政界努力文學創作。一八四六起居巴黎，翻譯希臘詩歌；一八五二他發表了傑作古代詩 (Poémes antiques)——歌頌古代英雄及傳說；一八六二，第二部傑作野蠻民族詩(Poémes barbares)——野蠻民族自有一種偉大性；一八八四，又一部傑作悲慘的詩 (Poémes tragiques)。他在古代詩集子裏做了一篇序，這篇序對於寫實派與將來的巴爾那斯派（下章論及）都有極深切的關係；我把該序的要旨摘譯於下：

> 雖則在某種範圍內，藝術能給牠所描寫的事物若干普遍性，但在這種向大衆承認內心的憂慮舉動裏總含些無根據的虛榮心與侮慢。別方面呢，無論人家近日對於政治的興趣如何活潑，這些興趣總屬於行爲的世界；推理的工作與牠們無緣。……自此可以明白這種研究（指推理的研究）之所以無個性與中立了。……我們應該自藏於觀瞻的博學的生活裏，……久因人類才力的效果不同而分離的藝術與科學，應當很親密地相聯起來，如果不能混成一物的話。

好，照他的主張：第一，要排斥「自我」——不要老同浪漫作家一樣，開口就是「我呀，我呀；」第二，藝術與科學不當相離；第三，用鎮靜的眼光來觀瞻世界；這都與浪漫派學理相反。正因他看重科學，受了當時實證論的沾染，又受了佛教的訓導，他成了一位悲觀者；他聽得受苦的人類在那裏呼號：

> 黑暗的人類的悲痛，啊！慘厲的呼號，比世上混雜無數的聲音都高，
> 靈魂的叫喊，被刑者的心哭，誰能聽了不生憐愛之心？

一八七二，他當了上議院的圖書館主任；許峨死後，他進了國家文學院（一八八七）接收了許峨遺下來的位子。

寫實派小說家：佛羅倍爾　居司大甫・佛羅倍爾（Flaubert, Gustave; 1821—1880）是一個外科醫生的兒子，生於湖昂城，後至巴黎習法律（一八四〇——一八四三）然不久即努力文學。家小康，所以他能遊歷各處，尤以意大利（一八四五）比利時，（一八四七）近東（希臘，西利，埃及，一八四九）諸遊為暢快。一八四三，生過一場很重的神經病，遲誤了若干時他的學識的進步。病後，除常作短期的巴黎旅行或如上述的旅行外，他住在湖昂附近的克外賽（Croisset）地方。他與羅意絲・郭萊（Colet, Louise）夫人結了九年的友緣；（一八四六——一八五五）於他致她的信札中，我們很可以想見該時他的生活狀態。一九〇六，克外賽地方他的住宅改為佛羅倍爾陳列所去紀念他。一八五六，在巴黎雜誌裏，佛羅倍爾發表了一部傑作波娃利夫人（Madame Bovary）：

愛瑪・波娃利是鄉下——湖昂附近——一個醫生的夫人。她受了浪漫小說的引誘，祇望過一種比她所過的稍有生趣的生活；她連接地愛了數人，終因戀愛而破產，而自殺。

一八五七，一，三一，巴黎法庭以該小說妨害風化與宗教罪，欲罰作者；同年二，七，審過第二堂，宣告作者無罪。佛羅倍爾由此出名。一八六二，他發表了第二部傑作沙隆璞（Salammbô）：

加爾大如（Carthage）或加爾脫・哈大盧（Kart-Hadatsch）是紀元前七世紀裴宜西人所建的一城市，世與羅馬為敵。加

爾大如地方的仕女敬禮大神巴阿兒（Baal）——男人們的象徵，和女神大宜脫（Tanit）——女人們的象徵。沙隆璞是阿米兒加爾（Hamilcar）的女兒，大宜脫廟中的女巫，專管女神的外衣；這衣具有神力，見之者死，失之者禍。於時傭兵造反，他們的領袖馬多（Marthô）把這神衣劫去。大主教使沙隆璞夜入馬多幕中謀取神衣。沙隆璞失了身。後來——紀元前二三八——阿米兒加爾打敗了反兵，把馬多很慘酷地處死。誰知沙隆璞自那晚失身於馬多後，卽暗暗愛他；而今她的父親把他如此虐待，她失望而死。

佛羅倍爾預備這小說時，收集史料已費了六年光陰；今日，雖則考古學有劇烈的進步，對於斐宜西文化有許多新發現，可是對於佛羅倍爾所言，大部分依舊尊視；足見該書於文學價值外，還有考古價值。我很誠懇地祇望中國作者亦具此種精神！然而佛羅倍爾的代表作當推向聖．當德懷納所施的引誘（Téntation de Saint-Antoine, la）。在一八四九，佛羅倍爾已成初稿——於這稿裏，浪漫派的氣息極重；一八五六全改了一次，文筆清潔得多了；一八七二又改了一回，纔爲蒼老無瑕的定稿。前前後後，一總思索了三十年！事蹟是如此的：

在一夢裏，一羣人物來引誘聖．當德懷納，使他失去「信仰心」。引誘的方法有二：肉體上的與精神上的，而以精神上的爲最厲害。其弟子依拉利昂亦來入夢，他在他的老師前一一指示邪教異說，人類思想的錯誤與科學上的發明；他結論說或許一切都是虛空的。然而此時聖．當德懷納醒了過來，趕走了懷疑的慾念。

一八七七，佛羅倍爾收集三篇短篇小說——愛和提雅司（Hérodias），聖．如里盎．看護者的傳說（Légende de Saint-Julien-l'Hospitalier, la），一個簡單的心（Un coeur simple）——爲一集，名

之曰三篇短篇小說（Trois contes）；這又是一部名著。我把第二篇分析在下面：

當如里盎生時，有一老人向他的母親說：「快樂啊！做母親的你的兒子將來會成聖徒！」然而如里盎天性好殺，成了著名的獵人。有一次他殺了不少牲鹿，內中有一隻雖則帶了傷，向他進逼，人言而語：「該死的！該死的！該死的狠毒心腸，你將來還要殺掉你的雙親哩！」如里盎膽寒而逃，離開了父居。他救了一個國皇，娶了皇的公主。一晚，打獵歸來，走進黑暗的房間裏，直至牀邊，俯下頭想吻他的妻子，誰知吻到了一個有鬚的面孔：他心火直爆，把牀上一男一女胡亂殺了。此時，一種悲呻聲自遠而近；他認出這是以前傷鹿的聲音：他纔明白他所殺的乃是他的父母。原來他的雙親為了要重見他們的兒子，四出尋訪，飄流了十年，終究尋着了兒媳所在，媳婦優待他們，把自己的牀讓給他們，以致弄成大錯！此後，如里盎立志為善，成了聖徒。

佛羅倍爾為寫實派的領袖，下章還須提及。

寫實派戲劇作家：小仲馬（Dumas, Alexandre, fils）　寫實派戲劇作家非止一人，而實際上有大勢力者當推小仲馬。他（一八二四——一八九五）是大仲馬的私生子，他與他的父親同名。小仲馬因為自己是私生子，多少受過些社會的輕視——至少他自己這般想，所以他厭惡社會：社會是萬惡的，而萬惡中之惡為金錢。他在他的二十多部劇本中想勸導世人，多有道學主張。起初他做了些小說——茶花女（Dame aux Camélias, la; 1848）；已有名。一八五二，即以茶花女編成劇本，突享盛名：自此努力作劇。他喜歡描寫走出道學範圍的人物，例如：

茶花女中的女主人以眞愛情自拔於汙泥中。半世界（Demi-Monde, 1855）——即我國上海所謂的「私門頭」——中的安如男爵夫人（Ange, baronne d'）欲嫁人以遮瞞她的淫蕩舉動。

和受社會輕視的人物例如：

若克・司戴爾內 (Sternay, Jacques) 是一私生子，被人輕視，受盡痛苦；於他有所建樹後，他的生身父纔承認他是兒子。私生子 (Fils naturel, le; 1858) 一個被人引誘過的女子改過自新，終得嫁了很清白的丈夫 (烏白萊夫人的主張 "Idées de Mme Aubray, les; 1867") 殷宜斯 ("Denise 1885") 或者雖已失過身，終得丈夫的諒解。(阿兒豐斯先生 (Monsieur Alphonse, 1874")

小仲馬這種排擊社會上的先入之見——例如：私生子自身何嘗有過？而人家看輕他，譏笑他——的精神是可以佩服的；然而牠引起了無數爭論。（參觀小仲馬各劇本的序言）這些爭論並不能減少小仲馬作品的價值。

寫實派歷史家 愛爾內司脫・韓南（Renan, Ernest; 1823—1892）幼年受過宗教教育；但在一八四五，他忽覺得他已失去「信仰心」，從此改變方針。他是一位崇拜科學者：

當然，於我精神生活起初時，我很有道理堅決地信仰科學，和以發展牠為我終身的目的。

一八四九，出使意大利；一八六〇，出使西利；一八六一，為法國公學的希伯來語教授，可是政府疑心他，把他去了職；（一八六三）一八七〇，他重入法國公學，當了校長。他的重要著作為：基督教之起源 (Origines du Christianisme, les; 1863—1881) ——以科學眼光來寫宗教史，凡事涉神奇者不錄；意斯哈愛兒的民族史（Histoire du peuple d'Israel, 1888—1894）——希伯來民族史科學的

前途(Avenir de la science,l'; 1848）等等。

諾卜利脫・丹納（Taine, Hippolyte; 1828—1893）在一八五三得了文學博士學位（論文：拉・芳丹納與其寓言詩"La Fontaine et ses Fables"）他在高師教了若干時光，終以哲學思想與同事不一，退了出來專心著作。一八六五起，文學界裏頗感到他的影響。他主張環境能造成個性或民族性。（請觀拙著曼儂序起首；曼儂在中華書局出版）他的重要著作除拉・芳丹納與其寓言詩外，有英國文學史（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anglaise; 1863）；藝術的哲學（Philosophie de l'art; 1865—1869）——不要忘記丹納曾於一八六四當過美術學校藝術史教授的；近代法國的起源（Origines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les; 1876—1894)等等。可惜丹納後半生先入之見甚深，失了歷史家應有的公平眼光；近代法國的起源裏所用材料，有時不够謹嚴：這都是美中不足處。

斐司戴兒・杜・古郎如（Fustel de Coulanges, 1830—1889）是歷史作家中最崇拜科學的人，他說歷史是一「純粹的科學」。他是史太師埠大學教授，（直至一八七〇）高師講師（一八七〇——一八七七）巴黎大學教授，高師校長。（一八八〇——一八八三）他努力著作，力盡而死。他有兩部傑作：古城（Cité antique, 1864）：

該書分五部分：(一)古代信仰；(二)由這些信仰聚集信徒而成家，父權，所有權——指產業——傳產權等逐漸成立；(三)由家庭推廣而成城市；(四)然而信仰代有變遷，思想與社會組織亦隨之而變遷；(五)城治制度的消失。

與古代法國的政治組織（Institutions de l'ancienne France 第一冊在一八七四出版，其餘在著死後方纔出齊）

這是研究封建制度的名著。羅馬人把古爾人征服了，同時教他們朝廷是有權威的。可是在這中央權威旁，發生了無數個人權威。這種小權威逐漸發展，釀成了封建制度。

寫實派批評家：聖脫・伯甫　曾經出過三本詩集，一本小說的沙兒・屋巨斯坦・杜・聖脫・伯甫（Sainte-Beuve, Charles-Augustin de; 1804—1869）以批評家著譽。自十四歲起，至巴黎習文學；一八二四——一八二七間習醫學：他在醫學裏得到了科學精神與分析的習慣。一八二四，其業師居浦懷（Dubois）創立地球（Globe, le）雜誌，招聖脫・伯甫來撰述；三年後，他成了該雜誌的重要撰述員。他與許峨等也認識了。他的第一篇重要批評即論許峨的短歌與三段長句一段短句詩集子。（一八二七，一月）一八三七——一八三八，他在瑞士魯三納（Lausanne）演講；一八四〇，當了馬沙令納（Mazarine）圖書館主任；一八四四，進了國家文學院；一八四八，在比國黎鷂市大學演講沙都白利昂和他的文學團體（Chateaubriand et son groupe littéraire）；一八五二，他進了勸戒雜誌（Moniteur）——他在那裏撰述了三年——同時繼續在立憲（Constitutionnel）雜誌裏做文章；一八五五，為法國公學拉丁詩教授，可是上了兩課就被學生趕掉；於是政府調他到高師去教書。在那裏教了四年。一八六五，為上議院議員。關於批評的，他有兩部重要著作：星期一談話（Causeries du Lun-

di, les; 十五册一八五一——一八六二)，新的星期一(Nouveaux Lundis)(談話)(十三册，一八六三——一八七二)；他死後，有人替他收集了遺散的批評文章，訂成功了一部最初的星期一(Premiers Lundis)(談話)(三册，一八七五。)我在上面說過聖脫・伯甫曾受過科學的洗禮，所以他的批評是科學化的：(一)讀他人的著作時須先排除一切私見；(二)注意心理分析；(三)不要害怕收集可以解說某人某著作的一切材料，材料愈豐富愈妙，——他另用若干書記替他抄錄各種材料；(四)治文學史與治博物史一樣。有此精神，有此方法，無怪乎聖脫・伯甫被視爲近代批評大師；然而他的品德並不高尙。他受了浪漫派諸大師的提攜，非但不知感激，反而嫉視他們，在批評中故意尋小錯處來低降他們的聲譽；他與許峨爲友，卻把許峨夫人勾搭上了！

自然派小說家；左拉　自然派與寫實派分別眞是微之又微。許多文學史家常把兩派混在一起而談。如果硬要下個定義，那麽自然派文學受了克魯突・倍爾那爾(Bernard, Claude; 1813—1878)——大生理學家——與丹納的訓練，想建設一個心理與生理混合的文學，換句說：就是實驗式的文學；該派作者注意下等社會的生活。自然派的遠祖就是寫實派大師佛羅倍爾與巴兒札克；領袖是左拉。愛米兒・左拉(Zola, Emile; 1840—1902)生在巴黎，——他的父親是意大利人，入了法國籍，他的母親是法國人；七歲喪父。幼年極窮苦，嘗捕雀煮之而食；有一次，衣裳當光了，逼得躲在被窩裏，如是過了一週！後來進了阿顯脫(Hachette)書店，(一八六〇——一八六五)總算解決了麪包

問題。一八六四出了一本短篇小說集致宜農的短篇小說(Contes à Ninon, les)，(值得一讀)這是他的處女集。此後左拉離了書店賣文為生。他在費家和(Figaro)日報及其他刊物裏做東西，漸漸有名。等到他起始做湖恭·馬加爾第二帝國時一家人家的自然的社會的歷史(Rougon-Macquart, Histoire naturelle et sociale d'une famille sous le second Empire, 1871)時，他已成了自然派首領。他的書各國都有譯本，他有錢有名，然而還繼續工作，在他梅塘(Médan)地方的書房裏張貼着這樣的座右銘：

Nulla dies sine linea

「沒有一日不寫一行字」

一八九四，軍佐突萊夫斯(Dreyfus)，受了私通外敵賣國嫌疑，被軍事會議很嚴重地處罰了。左拉深知其寃杖，義執言在費家和報上發表了著名的我控告(J'accuse)一信。藉了左拉等的義舉，突萊夫斯經過了第二次軍事會議裁判，(一八九九)終至被赦。可憐左拉與他的夫人已於一九〇二，九月末誤中煤氣毒而死！湖恭·馬加爾是部叢書(一八七一——一八九三，二十冊)照左拉的計劃他想描一家人家，一總五代四支派，主要人物三十二人(參考巴黎發司蓋兒："Fasquelle"書店所印的醫生巴司加兒 "Docteur Pascal" 卷首插圖。)在這叢書中名著為：下等酒店(Assommoir, l')——描寫嗜酒之害；(一八七七)發芽之月(Germinal)——描寫鑛中生活；(一

八八五）冰解（Débâcle, le）——描寫一八七〇戰事混沌之狀。（一八九二）此外尚須加上：教士莫萊的過失（Faute de l'abbé Mouret, la; 1875）：

少年教士莫萊在養病時間裏，忘了自己是教士，愛了一女士而使她懷身了。於是有人勸他還俗娶親。可是他悔恨他的所爲，忽被以前教會生活所征服，不肯還俗。

和晚年未完成的四福音書（Quatre Evangiles, les）：生殖力（Fécondité, 1889），工作（Travail, 1901），眞理（Vérité, 1902）——這裏，左拉陳述相助相愛的理想。不過，左拉並非是一位整個的科學家：他原想以治博物史的方法來做小說，可是自己先當了自己的想像力的奴隸：所以他無「全」善，也無「全」劣的作品。於住梅塘時，與許多友人往來，下章再談。

第二流作家表　自然派或寫實派，下章須再論及，此處不列該兩派第二流作家。詩人古梯愛原係浪漫派中人，後爲巴爾那斯派所尊崇，見下章。浪漫派戲劇家杜拉維業（Delavigne, 1793—1843）與朋沙爾（Ponsard, 1814—1867）。歷史家梯愛利（Thierry, 17[illegible]—1856）；關於法國史的信札（Lettres sur l'histoiré de France）。哲學化的歷史家季左（Guizot, 1787—1874）；歐洲文化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ivilisation en Europe），法國文化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ivilisation en France），孔德（一七九八——一八五七）原係社會學的開山祖，只因本書無餘地，遑及哲學，只得屈他居此表內！其餘跨十九，二十兩世紀的作家，或在下章論及，或略去。

當代

概況　所謂當代者，乃自一八八〇起，至一九三一止；約五十一年。內中歐戰占了四年，（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即以此戰來區分文學時期：戰前文派雖多，爲數亦尙有限，戰後適得其反，派數多至不堪指數，正因其多，反陷入無派狀態；戰前作者尙崇拜某或某爲大師，聽其指揮，戰後則自由之風大熾，人自爲師，各立宗派；因這兩層緣故，當代文學是多方面的，極豐富的。因限於篇幅，在此我只能講到「詩，」「戲劇，」「小說」三部分——文學中最重要的部分，其餘一概略去。

〔詩〕

1. 巴爾那斯派　巴爾那斯（Parnasse）是古代希臘的一座山名，山上居住大神阿普龍（Apollon）和九個藝術女神。一八六六，巴黎黨梅爾（Lemerre）書店出了三十七個詩人的詩選，即以巴爾那斯爲名；此後還出過第二（一八七一）第三（一八七六）兩輯，作者頗有更動，新入者若干人，而舊有者局部地或退出或另立新派——如馬拉爾美，斐爾冷納等創設象徵派：巴爾那斯派是如此成立的；該派現時還有一二詩人。該派反對浪漫派甚烈，主張以鎭靜的詩代替了熱烈的詩，以客觀的精神代替了主觀的精神；同時，十分注重藝術，實際上牠是一種變相的古典主義派，而與寫實派及自然

派很接近。該派的先進爲戴烏非兒・古梯愛(Gautier, Théophile; 1811—1872)——施彩的陶器與雕花的美石(Emaux et camées, 1852)——戴烏獨爾・杜・彭維兒(Banville, Théodore de; 1823—1891)與沙兒・蒲特萊爾(Baudelaire, Charles; 1821—1867)。普通詩人總是贊美「善」與「美」，蒲特萊爾偏要歌頌「醜」與「惡」：一八五七，他印行惡之花(Fleurs du mal, les)。此集累他吃了一場妨害風化的官司(一八五七，八，二十)——彷彿波娃利夫人之於佛羅倍爾——官廳在集中抽去六篇詩不准印行。讓我來譯六首詩中的一首：

殭屍的變形(M'tamorphoses du vampire, les)

那女人宛如火炭上的蛇揉曲她的肢體，★於抹胸的鋼骨上捏摩她的乳峯，★自那像蛇蛋果的口中，★流出滿含麝香的字句：★「我呀，我有滋潤的嘴唇，我懂得★於被底消滅古式良心的技術。★我使一切哭泣於我勝利的乳上乾了，★我叫老翁嘻笑似孩童。★誰見了我裸體無遮，爲他我便頂替了★月，日，天空與星辰！★當我以絨臂緊抱一人★或讓他咬我上身時，★既怯懦又放肆，既脆弱又有力，★我是這般精明呀，我親愛的學者，★在此些陶醉情戀的褥子上，★多少不能自制的天使願爲我墜落地獄！」★★★當她吸盡了我的骨髓★而羸乏地我轉身向她★想給她一個愛情的接吻，我只見★一個腰部膠黏滿盛膿血的皮囊！★森寒驚駭裏我閉了眼，★陽光普照下我重新張目，★身旁已無那★似乎飽吸人血而具大力的人體模型，★若干骸骨殘片紛亂地在抖，★牠們相觸時發出如驗風機的★或冬夜懸在三角鐵端★被風搖擺的招牌的尖厲叫聲。

巴爾那斯派代表詩人爲黧恭脫・杜・里兒(見上章)；若瑞・馬利雅・杜・厄萊提雅(Hérédia, José-Maria de; 1842—1905)——陳列物(Trophées, les; 1893)，含詩不多，而首首精鍛，皆當

讀；和不久改變作風的含耐·法朗所懷·阿爾曼·潑呂同姆（Prudhomme, René-François Armand; 1839—1907）——他又名徐利·潑呂同姆(Prudhomme, Sully)於一九〇一得諾貝兒文學獎。該派其餘作家中當提及法朗所懷·克貝（Coppée, François; 1842—1908）；雷翁·梯愛爾克司（Dierx, Léon; 1838—1912）——他繼馬拉爾美而爲「詩界王子」；若望·拉惡爾(Lahor, Jean; 1840—1909）——眞姓名亨理·賈沙利司（Cazalis, Henri），是個醫生等等。

2. 象徵派 一八八五左右，蒲特萊爾，馬拉爾美，斐爾冷納三人離了巴爾那斯派，提倡象徵派。巴爾那斯派注重外形的描寫，象徵派卻注重內心的陳述，——這層接近浪漫派——這種陳述總帶有些神祕性；巴爾那斯派老老實實地直接地描寫一事一物，象徵派卻採間接描寫法，多用象徵；巴爾那斯派注意詩句的構造，象徵派不注重用韻等等卻注重音節，到後來竟創造了散文詩。司戴發納·馬拉爾美（Mallarmé, Stéphane; 1842—1898）所作詩並不多：——一個田野神的下午（Aprés-midi d'un faune, l'; 1876），一部分亦不易懂得，然而他的勢力不小，非但比他年輕的詩人們尊他——於斐爾冷納死後——爲「詩界王子，」而且他們組織了一個「司戴發納·馬拉爾美會」一年一度地去拜謁詩人古居。保兒·斐爾冷納（Verlaine, Paul; 1844—1896）起初過着平靜有規律的生活，結了一個美滿婚姻；可是不久愛上了酒，拋棄了家室。一八七一遇到杏圃——這位是他的災星！——兩人同性相戀了，同去英國及比國；在比（一八七三）時，一天飲醉了，與杏圃口角，他拔出手鎗，追

至街中，把杏圃打傷了結果，坐了兩年牢監。一八八六後，他的聲名是大了——人家尊他爲「詩界王子，」可是窮困亦與之增高。斐爾冷納的詩完全是音樂化的，不能亦不當翻譯。姑引一首如后：

無故的悲傷（Tristesse sans cause）

我心在哭★如雨落城中。★這是何種的頹廢★牠穿入我心？★★★呀溫柔的雨聲★在地上與屋上！★爲了煩悶的心而發的罷，★呀雨的歌吟！★★★於自厭的心頭★無故地哭了。★什麽！無人辜負你？★這個悲傷是無因的。★★★眞正是艱難呀★欲知其故，★無愛又無恨，★我心偏多苦楚！

象徵派大師爲：脫利司當·郭爾皮愛（Corbière, Tristan）——眞名愛德窪爾·若阿香·郭爾皮愛（Corbière, Fdouard-Joachim; 1845—1875），黃的愛情（Amours jaures, les; 1873）——與怪傑若望·阿爾居爾·杏圃（Rimbaud, Jean-Arthur; 1854—1891）。凡是杏圃的傑作都在著者十六至十九歲間寫下的；後來他突然冷視文學，不再著述。一八九八出了他的全集一九二三，他的故鄉裏立了他的石像。

沉醉的船（Bateau ivre, 1817）：

（按這船形容作者自己）。

當我順着無情的河流去，★我已失掉拉縴夫的引導：★叫鬧的北美土人把他們裸體縛在彩色樁上，★代替了靶子……★★★狂風暴雨加福於我的海上的守夜。★比一瓶塞還輕，我在被人呼爲永久噬人的漩渦的★波濤上舞蹈了十夜，★我並不覺得缺乏船上大燈的呆笨眼睛……★★★於是，我洗身於滿注乳色星辰★吞食綠色天涯——★灰白歡樂的吃水線——的海的

詩中，★在那裏，一個正在思索的浮屍有時下沉……★★★但是，眞的，我哭得太厲害了。黎明是悲慘的，★月亮是殘酷的，太陽是辛酸的。★劇的愛情使我充滿了醉人的麻痺。★呀！祇望我的船骨爆裂呀！祇望我跌入海裏！……

其他象徵派重要詩人爲：做過在西班牙公主的園裏（Au jardin de l'Infante, 1893）與金的四輪車（Chariot d'or, le; 1901）的阿兒倍爾・沙曼（Samain, Albert; 1858—1900）；創設散文詩的如兒・拉福爾豨（Laforgue, Jules; 1860—1887）與居司大甫・闞（Kahn,Gustave）先生；（生於一八五九）漸漸傾向古典派的亨理・杜・萊尼愛（Régnier, Henri de）先生，（生於一八六四）覊萊提雅的女婿，國家文學院會員；比國的愛米兒・斐阿央納（Verhaeren, Emile; 1855—1916），與莫列斯・梅德林克（Maeterlinck, Maurice）先生。（生於一八六二）次要的詩人舉不勝舉，較有名者爲：萊米・杜・古爾蒙（Gourmont, Rémy de; 1858—1915）；賈米兒・莫克萊爾（Mauclacir, Camille）先生（生於一八七二）等。該派先後有許多定期刊物，最重要者爲法國的水星（Mercure de France半月刊，始於一八八九。）

3.後期古典派或拉丁派　一八九一，一個象徵派詩人，若望・莫萊雅司（Moréas, Jean; 1856—1910）——眞名巴巴提雅曼獨浦羅司（Papadiamantopoulos），是一個希臘人——發表了熱中的進香者（Pelerin passionné, le）。沙兒・莫哈司（Maurras, Charles）先生（生於一八六八）立刻做了一篇宣言式的評論，意思勸作者立一新文派。莫萊雅司果然聚了五六個詩人，立了拉丁派。（一八

九五——一九二〇）愛爾內司脫・萊挪（Raynaud, Ernest）先生（生於一八六四）在法國的水星（一八九五五月）裏下了一個拉丁派的註脚：「我們曾計劃過保障拉丁女詩神們遺下的產業；以我們種族所有的守秩序，有分寸，好和諧的美點去抵抗過怪的想像與不可瞭解的自外國來的紛亂；在我們能力範圍內，我們爲法國的精神的健全與美的勢力而奮鬬。」這簡直是古典派的主張！其實該派詩人除了莫萊雅司自身與莫列斯・居・潑萊西斯（Plessys, Maurice du; 1862—1924）外，都是三分之二的學者三分之一的詩人；他們的詩是假古董。就是莫萊雅司的詩也像洪沙（見上卷）做的：

短句（Stances）

忽然斷斷還來雨天的悲鬱，★灰白的秋陽，你灌注你的溫柔★於失去皇冠的大栗樹們，★於水上，於遲開花的園裏，於我的雙目中。★★★太陽，你何所望於我們？讓花自謝，★讓葉自腐，讓風去捲牠！★讓水自憂，讓我的痛苦呀★滋養我的思想，使我的靈魂變强。

4. **後期象徵派**　拉丁派或後期古典派並未打倒象徵派，不過象徵派自身似乎有些變更：譬如窪萊里先生有時把詩中甲物與乙物間的連接詞等省去了，於是第一次讀該詩時，簡直不知何解，第二第三次略略明白，但不知自己的猜度合乎作者的思想否！這派有四位大師：保兒・福（Fort, Paul）先生（生於一八七二）——繼梯愛爾克司爲「詩界王子」

偉大的醉 (Grande ivresse, la; 散文詩)

在蟬唱，蔚藍的夏夜中上帝以滿杯星斗灌注，法國清風送夏天的幽昧至我唇邊！我要暢飲於新鍍銀的大空。★★★晚上的空氣於我是寒的杯沿，自此沿上，半閉的眼瞼的嘴，我飲那洋溢天際含星點點的清涼，宛如新榨的石榴汁。★★★躺身於日間氣息裏安於怠惰此刻向溫的苜蓿上，！吁今夜我應得多情地傾盡這個無邊涯的蔚藍的杯，穹蒼徘徊於這杯中！……

法朗西司・若姆 (Jammes, Francis) 先生（生於一八六八）——自朝上的教堂鐘聲至晚上的教堂鐘聲（De l'angélus de l'aube à l'angélus du soir, 1898）——保兒・克陸苔兒（Claudel, Paul）先生，（生於一八六八）選集（Oeuvres choisies, les; 1925），現爲駐美大使，曾當過上海，福州，北京，天津法領事及大使——與在國家文學院裏坐在法朗士的遺椅上的保兒・窪萊里（Valéry, Paul）先生：（一八七一）

海濱墳墓 (Cimetière marin, le)

(按詩人在海濱墓園裏，對於虛無不更——墓與死——與活動常改——海與人生——的現象，有感作此。詩意異常晦澀，姑註譯兩節，以見一般。

……關閉的，神聖的，充滿了無質的火（一）★獻向光明的地球斷片，（二）★我歡喜此處，被許多★金，（三）石（四）與暗色的樹組成的火炬所鎮壓的場所，★那裏，無數大理石（四）在無數黑影中顫動；（五）★那裏，於我的墳墓們上，（六）睡着忠實（七）的海。

註：（一）陽光。（二）墳閫。（三）海濱金色的沙。（四）碑。（五）影動，宛似石碑在抖。（六）詩人的思想的墓。（七）平常看來，海洋好似不

更改的，常在同一的地方，故稱「忠實」。

壯麗的雌狗(一)離開呀，(二)我所崇拜的！★當微笑如牧童的孤獨者，(三)我久久餵飼神祕的羊們，★那白色的，我的安靜的墳墓的獸羣(四)★使那些白鴿離開呀，(五)★那些虛空的夢，那些好奇的天使(六)……

註：(一)海鳴如吠，又海在法文中爲陰類，故曰「雌狗」；又下面說起牧童與羊羣，牧人必有狗，故以狗形容海。(二)此句未完，觀註五。(三)即下句的「我」。(四)參觀上節註六，白色的墓宛如白羊，可是這些墓是非物質而不可捉摸的，故稱「神祕」。(五)此句係向海而言，回觀註二。(六)「夢」與「天使」即上句的「白鴿」。

後期象徵派還有不少詩人，著名的是：沙兒・蓋杏 (Guérin, Charles; 1873—1907) ——他是學若姆先生的——脫利司當・克令蕭爾 (Klingsor, Tristan) 先生（生於一八七四）——眞名萊翁・鷺克萊爾 (Leclère, Léon)，他又是畫家，音學家——等。

5. 自然派　詩界的自然派與小說界的自然派略有不同：詩的自然派專以描寫自然爲宗旨；然而與小說的自然派亦有相同之點，即是反對浪漫派與象徵派。該派運動的領袖爲聖・兆如・杜・浦愛里愛 (Bouhélier, Saint-Georges de) 先生（生於一八七六）——眞名兆如・杜・浦愛里愛・鷺貝兒梯愛 (Bouhélier-Lepelletier, Georges de)，活潑的生命的歌 (Chants de la vie ardente, les; 1902)。著名的有：米顯兒・阿巴提 (Abadie, Michel; 1875—1923) ——他是一位無名的小學教授，一九二四他的友人及崇拜他的人爲他印了一部詩選：米顯兒・阿巴提之墓 (Tombeau de Michel Abadie, le)，大衆纔注意到他，——若阿香・噶司蓋 (Gasquet, Joachim; 1873—1921)

——林歌（Chants de la forêt, les; 1922）——和這位中國化太深，甚至吸鴉片的莫列斯・馬爾爾（Magre, Maurice）先生（生於一八七七）——男人們的歌（Chanson des hommes, la; 1898），神祕之門（Porte du mystère, la; 1924），小說孔子的故事（Roman de Confucius, 1928）等。

6. 人道派與完全派　一九〇一，五，二七，大家在巴黎開了一個「詩人大會」原想藉此連絡連絡，結果適得其反：人人要做領袖，人人要創立新派。自此，分道揚鑣，派數多至數不勝數。一八九六，斐爾曩・爾萊虛（Gregh, Fernand）先生（生於一八七三）發表了兒時之屋（Maison de l' enfance, la）；一九〇二，他又印了生活之美（Beauté de vivre, la），於是他在費家和報中提倡人道主義：

於爲美而美與爲夢而美的兩派後，恰是創設爲生活而美的文派時期。

他是一位讚美生命者：

我們是兩個兒童（Nous étions deux enfants）

我們曾爲兩個受驚但快活的兒童，★兩個純粹的爲生存在此世而快活的兒童，……

不久，阿獨兒夫・拉居叢（Lacuzon, Adolphe）先生在青雜誌（Revue Bleue）裏（一九〇四）提倡與人道派相近的完全派（Intégralisme）：

（完全派作家）欲自全人類的職責裏表示人們的生命，要在宇宙的職責內表示他們的個性。

這正如拉丁詩人戴昂斯（Térence, 194—159）所說的：

(Homo sum, et nihil humani a me alienum puto)

我是人，所以凡是關係到人類的事物都非與我無涉的。

同署名於該宣言者除拉居松先生自身外，共有四人。可是這兩派都沒有好大的勢力。

7.「修道院」羣與齊物派　一九〇六一羣年歲相彷彿的青年作家與藝術家，在馬爾納河畔，克萊戴夷(Créteil)地方租了一所房子，辦了一爿印字店，組織了一種含有俱樂部性質的「修道院」。這些青年是：兆如．居阿美兒 (Duhamel, Georges; 生於一八八四)，如兒．何曼（生於一八八五）——眞名路易．法利古兒(Farigoule,Louis)，沙兒．維兒特拉克(Vildrac, Charles; 生於一八八二)，含耐．阿爾各司 (Arcos, René; 生於一八八一)……諸先生；後來添了呂克．居爾坦 (Durtain, Luc; 生於一八八〇)……諸先生。維兒特拉克先生唱道：

> 我夢想一個「修道院」，——哦沒有教士的！
> 我夢想一個留養一切
> 愛好多少總沾泥的藝術
> 而窮乏的人們的「修道院」，

他們原來是無所謂文派無所謂主張的。可是，於「修道院」關門（一九〇八）以前，何曼先生發表了萬物一致的生命 (Vie unanime, la)：詩人不再歌唱一己的感想，但唱兵營，戲院，教堂，咖啡店，工廠，……一切事物與我們自身的共同生活：

……爲了要安慰我們沒有永久的生命，
我們將有萬物一致的生命。

於是成立了齊物派（Unanimisme）。該派的重要作家依舊是居阿美兒，維兒特拉克，阿爾各司，居爾坦諸先生。然而到了一九一一，非但居阿美兒先生否認「齊物派」這個名目，而且何曼先生自己也只承認了一半：

我們並沒有什麼外表或內心的規則，我們也沒有什麼一定不易的方式。各人照了各人的默啓或預立的計劃做去。

終究他們有若干相同點：不用或少用象徵，直陳感想，創設新鮮活潑的音節。此派勢力至今未衰。

8. 將來派與立體派　如果我們把歷來文派的變遷仔細觀察一下，我們可以發見一共同的趨向：幾乎每派都是爲「新」，爲「自由」而創設的。就是古典派罷，牠固然是「向後轉」的文派，說不到新奇，可是牠努力追求 Perfection（完善）追求 Parfait（盡美）無形中向上爬，向「新」走。因爲實際上 Perfection 與 Parfait 是沒有的，所以追尋牠們的人永遠前進，永無「到」期。這種趨向在詩中尤爲明顯。一九一一，在巴黎，一個意大利人馬利內蒂（Marinetti, F. T.）先生提倡將來派：他主張以機器的美代替女人的美，用愛女人的心腸去愛機器；他要鏟除「過去」的痕跡如古人的著作，教堂，古物陳列所，……等等。他的主張並不十分新：何曼先生已經讚美過機器，而在比較早一些的斐爾冷納詩中也包含着若干將來派的主張。在差不多的時光，法國的美術家（一九○八左右）

與詩人（稍後）創立了與將來派相近的立體派在圖畫中要把「長」「闊」「高」「進深」都表視出來有時，爲了要指示一物的某部分的特徵，不妨把這部分特別注意把其他部分忽略了：例如，一位女士有兩條美麗的腿，你不妨把腿繪上而把腰，胸，頭等一概省去；在詩中亦是一樣的：描寫一事一物時，不僅須描寫該事該物，還須描寫牠的環境，即使描寫牠本身時，亦要上下左右都描寫到。立體派有四位大師：其勇姆・阿布里內爾 (Apollinaire, Guillaume; 1880—1918) ——眞名維萊兒姆・阿布里那利司・杜・科司脫何維滋紀 (Kostrowitzky, Wilhelm Apollinaris de)，是一個私生子，生於羅馬，其母爲波蘭人——；昂特萊・沙兒蒙 (Salmon, André) 先生；（生於一八八一）馬克司・若谷白 (Jacob, Max) 先生；（生於一八七六）白萊斯・桑特哈爾 (Cendrars, Blaise) 先生（生於一八八七）——瑞士人。每人引詩一首如下：

米哈浦橋 (Pont Mirabeau, le)　　阿布里內爾

（按米哈浦 "Mirabeau, 1749—1791" 是大革命時著名的演說家該橋在巴黎。此詩從不朽的酒精 "Alcools" 集中抽出；原文無標點譯文亦不用標點。）

米哈浦橋下流着省納河★與我們的愛情★我應否時常想起★苦後纔有樂來★★★來呀夜鳴呀時間★韶光遁逝而我則居留★★★我們面對面手握着手★而在★我們的手臂的橋下流過★這般倦乏的微波的永久的視瞻★★★來呀夜鳴呀時間★韶光遁逝而我則居留★★★愛情遁逝一如這流水★愛情遁逝★呀生命是這般的緩慢★而希望是這般的激烈★★★來呀夜鳴呀時間★韶光遁逝而我則居留★★★一天天過去一週週過去★過去的光陰★與愛情再不歸來★米哈浦橋下流

若耆納河★★★來呀夜鳴呀時間★韶光遁逝而我則居留

烏窪虞那以爲 (Ovanuna croyait)　　　　沙兒蒙

烏窪虞那（Ovanuna）以爲美洲★只有機器的鳥在飛。★★★這是你的男相好的過失，他爲了要教你如何綴字，★卻領你到影戲院裏去。★還是跟我去哩，★我的美麗的別業裏的夢想女人。★賴藉了微分法，我將告訴你：★實是呢，那些「搔天屋」（一）★把天搔得這樣好而且摸到了痒處★★★老天哈哈大笑，★按納不住快樂，★而使每四十年一次，★地在狂笑下振動，★——如是弄了佛利司科（Frisco）★那由無線電傳達消息的偉大的崩倒——★彷彿一條饞貓把煎魚的小鍋打成了七塊。

註（一）「搔天屋」(les gratte-ciel)係美國高有數十百層的大屋；而法文中的「搔」字卻爲 gratter：詩人因 gratte,(-ciel) 與 gratter，構成搔天天笑的妙想。

出路 (Issue)（散文詩）　　　　若谷白

那青年女子——即是我的靈魂——兩手被縛，給四個生翅的魔鬼引到我的房裏。人家要把她的手腕鋸掉！她昏了過去。但我們的上帝說：「從此處來，因爲聖徒中正有不少孩子像你。」「從此處來，」即是雪！雪！因爲天堂，即是雪。

大的傀儡 (Grands fétiches, les)　　　　桑特哈爾

離開此地的你★兩拳按在腰部★勉強立得穩，★你要威逼誰★恰不肥胖的你？★★★木的結★樸實形的頭★嚴厲而難說話★剝皮的臉★無性的和癡笑的青年神道★★★嫉妬侵蝕了你的領★奢望欺騙了你★你直立起來★你面部所缺的一些東西★使你變成了幾何圖形似的★似樹木的★少年的★……

9. 達達派（或無所謂派）與超寫實派　達達派 (Dadaisme) 自 Dada（達達）一字而來；Dada 這字，在兒童言語中講作「馬，」但在此處是無意義的：達達主義即「無所謂」主義。一九一九，若干

青年作家創立一個文學雜誌，叫做「達達」——該派的宣言在一九一八宣佈；以後人家就稱他們的主義為「達達主義」，他們的文派為「達達派」。他們主張：

文學中最偉大的作品只是一部混亂無秩序的小字典（郭克多先生）

這「混亂」兩字實為該派的長處——或短處：第一，他們把文法老先生推倒了，他們的作品真叫做隨筆所至，通不通是沒有關係的；第二，他們把理性老婆婆斬成千段，上句的意思與下句的意思不貫串是不妨的，牛頭逢着馬嘴纔是他們作品的本色；第三，他們顯然受了影戲的影響，可是我所謂的影戲，乃是戲院裏最近銀幕的一排觀客所見的影戲：看了這種影戲要目花頭昏的；第四，他們說混亂式的詩句未曾經過理智的安排，所以是我們潛在意識的表現。好，讓我來引該派重要作家的詩與列位欣賞：

夜中衰憊（Exténué de nuit）　　路易·阿哈恭（Aragon, Louis）

（路易·阿哈恭先生於一九二〇發表了快樂之火。此詩原文無標點，譯文亦如之。）

夜中衰憊★被眦睚所疲勞★如何再張眼★鬧鐘★★★肉體向夢的神祕的被裏逃遁★全世界的倦乏★影的小說的憔喪★夢★夢裏我曾咬着無蓋的西瓜★千百個緣因使我們裝聾★掛鐘以清白的聲音報告晨之臨止……

可以溶解的魚（Poisson soluble）（4）　　昂特萊·泊爾東（Breton, André）

在他們的許多顏色旁鳥類失去了他們的體形。他們降落到過這樣欺人的蜘蛛生活，我把我的手套拋擲得很遠。我的有黑色小棒的黃手套落在被一脆弱的鐘樓所鎮服的平原上。於是我交叉兩臂，我偵伺着。我證伺那些自地中鑽出即開花的笑，鐵形花

們。夜已臨至，彷彿在紫色水面一條鯽魚的一跳，而奇異的桂枝在自海下降的天空裏互相纏繞。人家把林中着火的樹枝縛成一束，那位女人或女仙把此束負起，好似正在飛騰，此時香檳酒色的星們立定不動。雨初下落，這正是不變的韻致，牠容着溫柔的反映。……

這兩個例子已够表示該派的作風。平心而論，在混亂中實含有若干詩意：例如這段可以溶解的魚，自題目起就給你一個不懂，然而從「於是我交叉兩臂」起，我以爲很美麗：以織形花當作地的嘻笑，以在紫水面上一條在跳的鯽魚來形容滿披彩霞的晚天與突然臨降的黃昏，以及被落日反映的林子——「着火的樹枝」——和一縱卽逝的餘光——「好似正在飛騰」的「女人或女仙」：皆新鮮可喜！該派作家尚有何斐爾弟（Reverdy, Pierre）先生，（見下）郭克多先生，（見下）比愛爾・阿兒倍爾・皮何（Birot, Pierre-Albert）先生，保兒・愛呂雅爾（Eluard, Paul）先生，保兒・莫昂先生等等。

一九二四，泊爾東先生發表了超寫實派宣言——此宣言已於一九二九新版時由著者修改了一道。阿哈恭先生，所布先生，（見下）何斐爾弟先生，郭克多先生，羅倍爾・苔司諾斯（Desnos, Robert）先生，若賽夫・苔兒戴義（Delteil, Joseph）先生，李白蒙・台賽業（Ribemont-Dessaignes, Georges）先生等羣起和之，創立了實際上「換湯弗換藥」，表面上卻反對達達派的超寫實派（Surréalisme）。他們的主張不必再講——因爲與達達派的主張相近；只須舉幾個詩例；可是該派成立後，

內訌甚烈，苔兒戴義，阿哈恭所布，苔司諾斯諸先生相繼離羣；一九三〇，李白蒙・台賽業，阿哈恭，苔司諾斯等出了一張小報叫做尸首（Cadavre, le），去攻擊泊爾東先生於此，超寫實派卽不嗚呼哀哉，也相近了！

假的門或寫眞（Fausse porte ou portrait）　比愛爾・何婓爾弟

在那處地方★四條直線的中間★白色閃閃的方塊★那扶你頰的手★月亮★與發的面孔★別一個人的側面像★但是是你的眼睛★我是引導我的燈★放一指於潤溼的眼皮上★在中間★眼淚於此空間流出★四條直線的中心★一面鏡子

關係　兆如・李白蒙・台賽業

腦中所有的死鼠與胃裏的腦髓★藏培斯河(一)的星辰與雙唇的鳥★美國人的道德★皮膚的酒精與雙目的麪包★宵人的財產與冬天的淫慾★溫暖的笑與尿中的水草★愁苦的雙膝的水★蛀壞的小骨塊★與血的蘆葦上的蜻蜓★乳瓶的銅[illegible]與心的糖塊

註(一)在非洲。

這些都是詩！大概作者們皆有一「死鼠」在腦中，所以會這出說種昏話來！

10. 其他詩人　保兒・若望・杜雷（Toulet, Paul-Jean; 1867—1920）受了洪沙與彭維兒的影響，是遊戲詩人（Fantaisiste）；作有反韻詩（Contrerimes, les; 1921）等，值得一讀。若望・郭克多（Cocteau, Jean）先生（生於一八九二）的詩可分為三個時期：起初他學挪阿意夫人，（見下）近古典派（藝術方面）與浪漫派（思想方面）；第二期他入了立體派與達達派；最後，當了超寫實

派領袖之一，作有好望角（Cap de Bonne-Espérance, le; 1918）等。萊翁・保兒・法爾犴（Fargue, Léon-Paul）先生（生於一八七八）是一位高傲的詩人，他並不希望大衆知道他，他也不努力作詩，——他在一九一二做了唐克萊特（Tancrede），一九一九出了詩集（Poémes），——然而批評界承認他是當代重要詩人之一。阿兒佛萊特・然黎（Jarry, Alfred; 1873—1907）是一位怪傑，他的浪漫生活便是一首詩：有一天他在哈豈兒特夫人（Rachilde, Mme; 見下）的園裏練習放手鎗，他把一枝着火的洋燭放在牆頂當靶子；不久隔壁的一位夫人過來講閒話：「您的流彈要害死在庭中的我的小兒們了！」「這有什麼要緊呢，夫人，我們和您再創造幾個便了！」然黎如此回答他的傑作爲虞碧王帝（Ubu-Roi, 1896）。菲力魄・所布（Soupault, Philippe）先生（生於一八九七）作有風的玫瑰（Rose des vents, 1920），自殺的請帖（Invitation au suicide, l'; 1921）等。病與天才使如兒・拉福爾犴（一八六〇——一八八七）成了一個悲傷的詩人；出有全詩集（Poésies completes, 1894）。窪萊里・拉爾浦（Larbaud, Valéry）先生（生於一八八一）恰是法爾犴先生的反對，他是一位極謙和的人，讀他的名著阿・烏・巴爾那樸許的詩（Poésies de A. O. Barnabooth, 1923）就可知道了。我寫了不少字，還只談到男詩人們；在這五十一年中，女詩人亦很多，至少要提及兩位。露西・杜拉與・馬爾特與司（Delarue-Mardrus, Lucie）夫人（生於一八八〇）詩人（浪漫）及小說家；詩作有船首的畫（Figure de proue, la; 1908）等。馬西歐・杜・挪阿意伯

爵夫人(Noailles, Ctesse Mathieu; de 生於一八七六)——卽阿那・愛里薩倍脫・杜・白漢科方(Brancovan, Anna-Elisabeth de;)公主，——是世界聞名的女詩人她於一九二一進了比國皇家學院，一九二四被選爲「文學家中的公主」——見愛芙報(Eve)；詩集有繁心(Coeur, innombrable, le; 1901)，永久的力量(Forces, éternelles, les; 1920)，情詩(Poéme d'amour; 1924)等。

〔戲劇〕

1. 一八五〇至一八八〇間　此期戲劇大概可以分爲兩類：研究風俗劇與喜劇——不一定是滑稽劇。研究風俗劇著名作者有：小仲馬，(見上)維克獨利央・沙爾杜(Sardou, Victorien; 1831—1908)——他起初習醫以後教書爲生，與名旦苔然瑞(Déjazet)結婚後方從事作劇，著作有：我們的親近的人們(Nos intimes, 1861)，國家(Patrie, 1869)等，描寫當時人心與社會甚切當，只是至今已過時；愛德屋爾・巴貿翁(Pailleron, Edouard; 1834—1899)——分析心理甚精細，以描寫一八八一的漢步賢宮(Hôtel de Rambouillet, l')的使人生厭的世界：(Monde où on s'ennuie, le)出名。大師卻爲愛米兒・烏希愛(Augier, Emile; 1820—1889)他起初做了些喜劇(名著：白懷利愛先生的女婿"Gendre de M. Poirier, le;" 1854)，繼續做了風俗劇(傑作：蓋冷先生"Maître Guérin" 1864)，着末做了小仲馬式的劇本(賈斐爾萊夫人"Madame Caverlet" 1876)等。

喜劇作者有歐日業・拉皮盧 (Labiche, Eugène; 1815—1888) ——一頂意大利草帽 (Un chapeau de paille d'Italie, 1851), 錢匣 (Gagnotte, la; 1864), 貝利淘先生的旅行 (Voyage, de M. Perrichon, le; 1860), 文法(Grammaire, la; 1867)等皆極細緻新鮮有味; 戴烏獨爾・巴利愛爾 (Barriére, Théodore; 1823—1877)——大理石的妓女們 (Filles, de marbre, les; 1853) 等, 寓悲慘於嬉笑中。

2. 一八八〇至一九一〇間 在這期內, 最重要的事情是自然派與寫實派之侵入劇界。寫實派劇始於小仲馬, (見上) 巴兒札克等, 而大成於亨理・倍克 (Becque, Henry; 1837—1899)。倍克只做了兩部傑作: 老鴉羣 (Corbeaux, les; 1882) ——一個實業家的寡婦, 帶了她的三個女兒逼得與惡社會宣戰, 終究她的一個女兒還與一個流氓結了婚; 巴黎婦人 (Parisienne, le; 1885)——一個中產階級的女人, 居然在她的丈夫與男相好間過着極安靜的日子。這兩劇本, 雖則當時被許多戲院或拒絕或扮演不久卽中止, 很大力地影響到當代的劇界。同時, 安東懷納先生以一煤氣公司的小小職員, 深好文學, 創立了「自由戲院」(Théâtre libre), 在十年間 (一八八七——一八九六) 該院演了一百二十四個新劇本: 內中都是別的戲院所不願或不敢扮演的劇本, 或外國劇本。(易卜生, 托爾斯泰等) 寫實或自然派劇, 經此提攜, 愈覺得欣欣向榮。處於對敵的地位, 詩人福先生 (見上) 創設了一個象徵派戲院, 「藝術戲院」(Théâtre, d'art; 1890—1892); 象徵派諸大師——杏圃, 馬拉爾美,

斐爾冷納，拉福爾爵的作品以及近人梅德林克先生，（盲人"Aveugles, les"等）……的劇本都在該戲院表演。別的方面又有社會劇；該類大師當推法朗所懷・杜・居愛兒（Curel, François de; 1854—1929）——無人道的地方（Terre inhumaine; 1922）等。兆如・杜・卜爾都・利虛（Porto-Riche, Georges de; 1849—1931）——愛情劇（Théâtre d'amour）（他的劇本的總集）——則代表心理分析劇；他崇拜哈辛納，（見上卷）馬利芙（見上卷）與虞賽（見上）所以他的作品包含了古典和浪漫兩派的氣息。兆如・古爾脫林納（Courteline, Georges）——眞名兆如・莫懷南（Moinaux, Georges; 1861—1929）——以喜劇出名：婆婆和虛（Boubouroche），無惻隱心的警察（Gendarme est sans pitré, le）自己家裏的太平（Paix chez soi, la）；有人把他與莫里哀爾（見上卷）相比，似乎過譽了一些。

3. 一九一〇以後　在最近的二十一年中，重要的提拔新進作家的戲院有：「衆藝戲院」（Théâtre des Arts; 1906—1913），「老鴿籠」（Vieux, Colombier, le; 1913, 1920—1924）「蒙馬爾脫爾戲院」（Théâtre Montmartre）（自一九二二）；卽「工場羣」"Compagnie de l'Atelier, la"）等。這期內重要作家當推：亨利・巴達義（Bataille, Henry; 1872—1922）——著作頗含詩意，最動人，生癩病的女人（Lépreuse, la）飛蛾（Phaléne, la）等；亨理・盤姆司且（Bernstein, Henry）先生（生於一八七六）——孫生（Samson）等；保兒・日阿兒提（Geraldy, Paul）先生（生於一

八八五）——詩人（你與我"Toi et moi"）兼戲劇家銀婚（Noces d'argent, les），戀愛（Aimer），大孩子們（Grands enfants, les）等；法朗所懷・卜爾舍（Porché, François）先生（生於一八七九）——詩人劇本粉紅色臉的少女（Jeunne fille aux joues roses）等。

4. 其他作家　喜劇作家保兒・愛爾維歐"Hervieu, Paul; 1857—1915"；迷樓"Dédale, le"，火炬的競走"Course de flambeau, la"；安日業・白利歐（Brieux, Eugène）先生（生於一八五八；搖籃"Berceau, le"，律師"Avocat, l'"）；莫利斯・董耐（Donnay, Maurice）先生（生於一八六〇；過路的鳥羣"Oiseaux de passage"）；亨理・拉芙塘（Lavedan, Henri）先生（生於一八五九；決鬪"Duel, le"，服務"Servir"）；阿兒弗萊特・賈比司（"Capus, Alfred; 1858—1922"；幸運"Veine, la"，小職員"Petit fonctionnaire, le"，修容室"Institute de beauté, l'"）；烏克大芙・米爾浦（"Mirbeau, Octave; 1848—1917"；刑罰園"Jardin des supplices, le"，飯桶"Dingo"）等。幽默作家脫利司當・貝爾那爾（Bernard Tristan）先生（生於一八六六；如人家所講的英文（Anglais tel qu,on parle, l'"，三隻腳"Triplepatte"，小咖啡店"Petit café, le"）。羅曼・羅蘭（Rolland, Romain）先生（見下；革命劇"Théâtre de la Révolution"，宗教信心的悲劇"Tragédies de la foi, les"）。其餘作家略去。

〔小說〕

1.再談自然派：梅塘友會　從佛羅倍爾的寫實派蛻化出左拉的自然派，襲古爾兄弟的印象派與杜苔的情感寫實派。當左拉住在巴黎附近梅塘地方時，常有作家去拜訪他，左拉已被人尊為宗師；一八八〇，左拉莫柏桑，許斯曼，巴兒・阿萊克西（Alexis, Paul; 1847—1901），亨理・賽阿爾（Céard, Henry; 1851—1924）萊翁・藹宜克先生（生於一八五二）六人各寫了一篇中篇小說合出一集，名梅塘的夜會（So'irées de Médan, les）這是梅塘友會的結晶品。可是一八八七，梅塘友會中有五個重要作家——居司大芙・其虛（Guiches Gustave）先生，（生於一八六〇）保兒・馬爾幹利脫（Marguerite, Paul; 1860—1918），苔佳霧（Descaves, Lucién）先生，（見下）若賽夫・亨理・何司尼（Rosny, Joseph Henri）先生，（見下）保兒・蓬納旦——在費家和報上，（八月十八）宣言反對自然派，反對他們的老師左拉：梅塘友會就此告終。梅塘的夜會中有兩位作者引起我們的注意：其・杜・莫柏桑（Maupassant, Guy de; 1840—1893）與若利・加兒・許斯曼（Huysmans, Joris-Kari; 1848—1907）。莫柏桑受了佛羅倍爾（很大）與路易・浦賢(Bouilhet, Louis)（詩人一八二二——一八六九）的影響，到了三十歲還徘徊於長篇小說與詩歌之間。他在梅塘的夜會中寫有一篇羊脂球（Boule de suif）；佛羅倍爾稱此文能壓倒其他的五篇小說：莫柏桑得此榮獎，乃努力創作短篇小說，然而也不忘了長篇。一八八〇——一八九〇間，他寫了六部長篇小說，三百多篇短篇小說。一八九一發了瘋。他的作品中譯成漢文的很多，我不必詳細介紹。許斯曼的老家是荷蘭籍，

他卻生在巴黎。他的作品可以分成兩期：一八八四以前他所作的是自然派小說，以後所作頗富神祕性且轉向天主教而以倒逆（A rebours, 1884）為樞機：

若・瑞朔德（Des Esseintes）厭惡日常事物之平淡無奇立意創造一個人為的天堂出來。他從酒顏色音樂等着手，他的居所變成一座神祕的宮殿。可是，終究他不得不回到巴黎重新過平淡無奇的生活。

在倒逆以前的諸小說中，男女同居（En ménage; 1881）為最出色；倒逆以後，可讀教堂（Cathédrale, la; 1898）許斯曼是一位十足的悲觀者，他厭惡肉體上及精神的醜陋，但是這些醜陋無時離開他：他所描寫的大都是這些醜陋。

2.龔古爾兄弟及龔古爾學院　愛特蒙・杜・龔古爾（Goncourt, Edmond de; 1822—1896）與如兒・杜・龔古爾（Goncourt, Jules de; 1830—1870）是自然派中兩位大師，他們合作小說：愛特蒙造意，如兒修辭。如兒死後，愛特蒙雖則獨自寫作，然而他們的重要著作卻成於兩人合作時。他們的馬耐脫・沙羅蒙（Manette Salomon; 1867）實是一部傑作：

起初龔古爾描寫藝術家們的生活，從他們講到郭黎烏利斯（Coriolis 一位有才幹的畫家）與馬耐脫・沙羅蒙。（猶太女人，郭黎烏利斯的模型）馬耐脫・沙羅蒙美而好財，郭黎烏利斯因愛她而逐漸墮落。

他們的日記（Journal）也是一部傑作；可是，因為內中談及現存或新死的作家，很有得罪人家的地方，目下只能把一小部分發表。自一八八五起，每星期日，愛特蒙接待作家，他替他的居室起了一個

別號：「龔古爾們的閣倉」(Grenier des Goncourt, le)。愛特蒙又在遺囑上表示要創立一個與法國國家文學院作對的龔古爾學院 (Académie Goncourt, l')；該學院正式成立於一九〇三，有院員十人，每年給一小說獎金「龔古爾獎」(Prix Goncourt, le)，着意提拔新進作家，該項獎金極被人重視。阿兒豐斯・杜苔 (Daudet, Alphonse; 1840—1897)；小東西"Petit chose, le"，沙甫"Sapho"，大哈司恭地方的大爾大漢"Tartarin de Tarascon"雖被龔古爾指定為會員，卻未及觀該院成立而死；其子萊翁・杜苔 (Daudet Léon) 先生（生於一八六八）；保皇黨首領，庸醫"Morticoles, les"，幼稚的人們"Primaires, les"。繼他進了學院，若賽夫・亨理・何司尼（生於一八五六）——眞名若賽夫・亨理・浦愛克司 (Boëx Joseph-Henri) ——與其弟如司旦・何司尼 (Rosny, Justin) 先生（生於一八五九）——眞名如司旦・浦愛克司 (Boëx Justin) ——皆是龔古爾學院會員；他們有時合作，有時各自寫書，名著有為火而戰 (Guerre du feu, la) 等。保兒・馬爾幹利脫（見上）自從反對了左拉，卽追隨龔古爾昆仲，進了他們的學院；他的弟弟維克托爾・馬爾幹利脫 (Margueritte, Victor) 先生（生於一八六七）也是一位小說家；他們有時合作（卜姆"Poum"，一個兒童的歷史；一個時代"Une époque"；共四册，記述一八七〇——一八七一間事，兩書皆為名著）有時分作；分作時保兒所寫的東西比維克托爾所寫的來得高明。米爾浦（見上）戲劇家，也入了龔古爾學院。愛萊米爾・浦爾如 (Bourges, Elémir; 1852—1925)；名著船"Nef, la"）有時接近浪漫派（想像力

方面）有時離巴爾那斯派不遠。（描寫方面）呂西央・苔佳霧先生（生於一八六一）初從左拉，（見上）後入龔古爾學院；他曾與董耐先生合作了過路的鳥羣，（見上）名著有副官們 (Sous-Offs, les) 等；他是描寫中產階級的能手。一九三一的龔古爾學院會員是；若望・阿若兒倍爾 (Ajalbert, Jean; 生於一八六三；介於自然派與象徵派之間；蕭方悌 "Sao Van Di")，杜苔，苔佳霧，藹宜克，（見上）卜兒・納甫 (Neveux, Pol; 生於一八六五；梯愛黎・率南斯的安樂童年 "Douce enfance de Thierry Seneuse, la") 哈宛兒・蓬雄 (Ponchon, Raoul; 生於一八四八；在咖啡店裏的女詩神 "Muse au cabaret, la")，何司尼昆仲，賈司東・顯和 (Chérau, Gaston; 生於一八七二；山比・獨爾居，其意曰：歪曲不正的棄兒 "Champi-Tortu")，羅郞・獨爾日萊斯 (Dorgelés, Roland; 生於一八八六；木的十字架 "Croix de bois, les") 等十位先生。

3. 與自然派或寫實派相近的作家 沙兒・路易・菲力魄 (Philippe, Charles-Louis; 1874—1909) 是當代一位散文家。他過了一世貧困的日子，所以在他的小說裏，他描寫「窮人。」他把浦爾蓬內地方的窮苦但努力種植的農夫攝入爸爸貝爾特利 (Père, Perdrix le; 1903)，沙兒・白郞沙爾 (Charles B'anchard; 1913) 諸書裏；把巴黎繁華區域蒙巴爾那斯地方的困苦墮落生活攝入比比・杜・蒙巴爾那斯 (Bubu de Montparnasse, 1901)；他又寫了近乎寫實派而滿含詩意的母親與孩子 (Mére et l' Enfant, la; 1900) 等；這些都是名著。萊翁・克拉台兒 (Caldel, Léon; 1835—

1892）曾經諷詠過乞丐（赤腳的人們 "Va-nu-pieds, les"），描寫過民衆風俗（翁特哈意角鬬者的墳墓 "Ompdrailles, le tombeau des lutteurs"）；出入於浪漫派與自然派之間。若望・羅爾蘭（Lorrain, Jean; 1855—1906）以浪漫派思想作底，以自然派方法來觀察；他有時描寫風俗（菲力倍爾店 "Maison philibert, la"），有時研究心理變態及神經病等——這是受了蒲特萊爾（見上）的影響（花車 "Train de luxe"，富人們的罪惡 "Crime des riches, le"）。亨理・巴爾比司（Barbusse, Henri）先生（生於一八七四）以火線下（Feu, le）一書，爲我國人所知；然而他也是詩人，曾出過詩集：哭泣的女人們（Pleureuses, les），可是偉大的火線下把他的詩名蓋住了。巴爾比司先生是一位反對戰爭熱烈的人道主義者；正因他主張人道，所以尋究種種方法來改良社會增添人類幸福，他的思想是左傾的，前進的。

4. **變態的浪漫派作家**　如兒・巴爾倍・杜爾維里（Barbey d'Aurevilly, Jules; 1808—1889）是一個怪物：他是否一位眞正的貴族？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幼年何所作爲，無人曉得。人家只見他是一位愛好穿着——雖則窮困，生性驕傲，天主教徒，保皇黨，放蕩不羈的人。他反對自然派，反對浪漫派，而他自身就很浪漫。他作有小說：老女相好（Une vielle maîtresse），被蠱惑的女人（Ensorcelée, l'），……中篇集：魔鬼的（Diaboliques, les）……等。他的奇異的行爲比他的著作還來得出名。烏居司脫・維里愛・杜・黎司兒・阿達姆（Villiers de l'Isle-Adam, Auguste; 1840?—1889）說「世

上只有浪漫者與笨伯，」他不願做笨伯，就過浪漫生活：雖則窮到在露天過夜，還說「月明星稀……」！他作有將來的愛芙（Eve future, l'）阿克賽兒（Axel）刻薄的短篇小說（Contes cruels, les）等。哈豈兒特夫人（Rachilde, Mme; 生於一八六二）——即阿兒弗萊特・窪萊脫（Vallette, Alfred）先生（法國的水星的主幹）的夫人，她眞名馬爾幹利脫・愛姆里(Eymery, Marguerite)——至今一共發表了五十多部小說；她的小說都取材於性的變態，例如：一位男裝的女子愛上了一位女性化的男子（女愛神先生"Monsieur Vénus"）；此地的「女愛神」乃係 Vénus，指那位化裝的女子而言，但因她穿了男子的衣服，故稱「先生」）貴族中淫蕩生活（偉大的使人放血者；此書原題爲 Grand Saigneur：講作「使人放血者」的 Saigneur 一字與作「爵主」講的 Seigneur 同音；作者有意把第一字代第二字，以盡弦外餘音）等等。每星期二，即在法國的水星編輯室的間壁，哈豈兒特夫人款待文學家及藝術家，實爲巴黎現存的重要沙龍之一；鄙人很有榮幸被邀參與該項文會。如兒・窪萊司（Vallès, Jules; 1833—1885）在他的反抗的人們（Réfractaires, les）中描寫被暴虐無信的社會所壓逼的人們；在若克・芬脫哈（Jacques Vingtras）中，描寫若克・芬脫哈自做兒童起直至暴動爲止，無時不與惡社會奮鬪。在一八八〇附近，反對當時社會的呼聲日高一日，窪萊司的著作實爲此種運動最優美的結晶品。

5. 五大宗師　阿那托兒・法朗司（France, Anatole; 1844—1924）——眞名法朗所懷・阿

那托兒・緜浦(Thibault, François-Anatole)——是一位書店主人的兒子；自幼卽好讀書。一八七六——一八八八間爲上議院圖書館辦事員。初爲詩（金色的詩 "Poèmes dorés, les"），郭冷脫地方的逸樂 "Noces corinthiennes"）屬巴爾那斯派。一八八一他發表了薛兒斐司脫爾・蓬那的罪惡(Crime de Sylvestre Bonnard, le)乃享盛名。性懶，不勤於著述；自與阿爾曼・杜・買雅會夫人(Caillavet, Mme Arman de)相識之後，卽受伊強迫，幾乎按日寫作他的大部分名著都是如此作成的，（一八八九——一九〇一）她委實是他的名譽的工程師，所以於她死時（一九〇四）法朗司嘆道：「我的生命自此完了！」一八九六他進了國家文學院；他死後，窪萊里先生坐了他的遺椅。法朗司崇拜希臘，拉丁諸古作家，以及法國的維龍，哈白雷，伏兒戴爾，（均見上）韓南與虞賽（均見上）他是一位悲觀者，但是他含笑旁觀着世界：

> 我常有把生命視作戲劇的傾向。
>
> 他懷疑一切，一切無非是幻象：
>
> 一切不過是一個夢……

此地，法朗司與夢化蝴蝶的莊子相近。法朗司的文章是絕對藝術化的，優雅如哈辛納，輕妙如拉・芳丹納：當代作家中只有沙兒・莫哈司先生（生於一八六八）——可是莫哈司先生的文章比法朗司的來得笨重——與紀特先生（見下）的文章與法朗司的相近。法朗司重要著作爲小說薛兒

斐司脫爾・蓬那的罪惡，（傑作）吾友之書(Livre de mon ami, le; 自傳，）泰意絲(Thaïs; 傑作，）王后貝杜克的燻肉莊（Rôtisserie de la reine Pédauque, la; 傑作，）日烏姆・古央那爾的主張(Opinions de Jérôme Coignard, les; 哲學小說傑作，）紅百合(Lys rouge, le; 法朗司唯一的言情小說，）近代史(Histoire contemporaine 共分四部，）短翅野鳥島(Ile des pingouins, l'; 諷刺傑作，但不熟悉法國歷史者讀之決不會了解，）神道們口渴了(Dieux ont soif, les; 傑作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小說口渴的神道們狂飲人血以自舒；）文學批評文學生活 (Vie Littéraire, la; 一部分是阿爾曼・杜・賈雅會夫人寫的；）歷史若納・達爾克傳 (Vie de Jeanne d'Arc 頗詳盡極有精采。）法朗司的思想是前進的，他愛好自由，主張公道，向被壓逼民族表同情，對於中國頗有好感；總之，雖則他是懷疑主義者，他傾向左方，昂着頭望着「將來」走。

比愛爾・羅蒂(Loti, Pierre; 1850—1923)——眞名：如利央・維烏 (Viaud, Julien)——是一位航海家，他利用船上的如年長日來做小說，他描寫他旅行所見的國家及人民風俗。他是一位浪漫派作家，因爲他常有一種說不出原因的悲哀；——彷彿「世紀病」——此種悲哀在他的作品裏可以看到。幼時，在學校裏，他的作文常列末等；甚至在海軍學校時，他請了一位同學代他作文：然而這位劣等學生，終以文學出名，進了國家文學院！他的傑作爲冰島漁人 (Pêcheur d'Islande)；名著爲：阿齊雅台 (Aziyadé, 1879，羅蒂以此書始爲人注意）羅蒂的婚姻 (Mariage de Loti, le)，吾弟意芙

(Mon frére Yves)，菊子夫人 (Madame Chrysanthème)，哈門都 (Ramuntche) 等；關於中國的：在北京最後的幾天 (Derniers jours de Pékin, les; 一九〇一遊記，) 上天的女兒 (Fille du ciel, la; 一九一一，劇本，與龔古爾學院會員如提脫・古梯愛夫人 "Gautier, Judith" 合作。)

國家文學院會員保兒・浦兒日 (Bourget, Paul) 先生 (生於一八五二) 是一位心理學家 (傑作：當代心理概論 "Essais, de psychologie contemporaine"，新當代心理概論 "Nouveaux essais de psychologie contemporaine") 他服從史當大而與丹納 (均見上) 換句說，他使「科學」與「小說」結婚，他所寫的小說是心理小說。守舊派與天主教徒，浦爾日先生只描寫上等社會生活；他歡喜在敍事中夾雜議論，所以他的書中人物老是死板板的。他很努力創作，至今成書五十多種，然而他的勢力只限於守舊社會裏。法朗司最不滿意他。他的名著有謊話 (Mensonges, les)，門人 (Disciple, le)，中年的魔鬼 (Démon du Midi) 等。

國家文學院會員莫列斯・巴爾萊司 (Barrès, Maurice; 1862—1923) 的著作可以分成兩部分：初期作品頗受史當大而及尼采的影響，作有自我的研究 (Culte du moi, le) (三部曲：在野蠻人們的視線下 "Sous l'oeil des barbares"，一個自由人 "Une homme libre"，貝萊宜斯的園 "Jardin de Bérénice, le") 中期做了許多遊記，還是着重自我；此後他寫了若干愛國小說 (三部曲：傑作去國的人們 "Déracinés, les"，告兵士 "Appel au soldat, l'"，他們的面貌 "Leurs figures"；以及名著郭萊

脫・浦杜盧"Colette Baudoche")。巴爾萊司自己的個性是很強的，牠時時在字裏行間露出鋒芒來。歐戰以前，在文字學界裏巴爾萊司有不可輕視的勢力。

昂特萊・紀特先生(Gide, André; 生於一八六九)的勢力，在歐戰前不及巴爾萊司，戰後卻駕而上之：無疑慮地他是一位現存大師。一九〇八冬，他創設了新法國雜誌(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 la)，爲當代最重要文學雜誌之一；——目下的主編是若望・保朗(Paulhan, Jean)先生，鄙人忝爲該雜誌通訊員。紀特先生的個性是很複雜的：一方面，他是基督教徒，信仰上帝，重視犧牲精神；別一方面，他恰是一個相反，他無宗教信心，不尊一般人所謂的道德，愛好男色。他的著作亦是異常複雜：他開始匿名地發表了昂特萊・窪兒戴爾的紀事冊(Cahiers d'André Walter, les; 1891)與昂特萊・窪兒戴爾的詩(Poésies, d'André Walter; 1892)，已經顯出作者內心兩個相反的個性的衝突。第一部名著地球上的食物(Nourritures, terrestres, les; 1897)滿含着尼采思想，這亦是「紀事冊」Les cahiers 式的作品；這書——尤其關於旅行感想一部分——顯然受了巴爾萊司的影響。不道德者(Immoraliste, l'; 1902)一書啓了作者敍事體諸書之端；本書題目乃自尼采一語而來：「我們這班不道德者……」此地指「常人的道德」，不道德者反抗這種平凡的道德而欲創立一個再高再深的新道德。狹小的門(Porte, étroite, la; 1909)是一部敍事名著：

兩位少女同愛一少年，姊姊的愛情是明的，妹妹的愛情是暗的；妹妹尊重姊姊的幸福而犧牲了自己，但不久她亦與一位誠實

少年結了婚。可是未死的灰在心內有復燃之勢，她只得愛上帝來壓制肉體的情慾。

一九一四，紀得先生印行了一部傑作窪底岡的地窖（Caves du Vatican, les）——大家知道窪底岡在羅馬，是敎皇的宮殿。書中敍述信敎與不信敎之衝突，而尤以描寫「無意識的舉動」L'acte gratuit——即絕對偶然的舉動，不受意識或潛意識遣使的舉動——爲最著名：

少年拉夫賈提烏（Lafcadio）路過一在燒的房屋他「不加思索」地爬上樓去救人。可是有一回在火車中，他「無意識」地把一人推下車去（這人跌死了）——該節車中只有他們兩人。他爲善爲惡都出諸無心。

哥德曾經說過：「再沒有比有時我自覺能幹的更大的罪惡了。」紀得先生也說：「最偉大的智慧亦能幹最大的罪惡，平時她們（指智慧）因節操及愛情不肯幹這種罪惡……。」那麼，拉夫賈提烏無故殺人也可算智慧者的舉動了，然而我總覺得這是幾萬萬年以前伏下的野蠻人性的表現，所謂Acte gratuit 還是受了遺傳性的支配。一九二〇，紀得先生發表了田野合奏曲（Symphonie pastorale, la），——一篇中篇敍事小說——又是一部傑作：

日爾脫呂特（Gertrude）是一個盲女而且因爲從未受過敎育連話都不會講。一位慈悲的牧師去招顧她，敎她。他居然成功了；無意中兩人相愛了。牧師的兒子若克(Jacques) 也愛上了日爾脫呂特。牧師自信爲了上帝面上不該允許兩少年結婚——實地裏這是最普通的嫉心。一位醫生把日爾脫呂特的雙眼分開，使她初見天日。她立刻覺得她理想中的愛人是若克（因爲他年輕）而非老牧師；她知道爲了她牧師家吵得不和，失望到極點時，她自溺而死。

這篇流麗晶瑩的妙文讀來使人說不出地快樂，彷彿暑天裏有涼風鑽入千百毛空似的。技術至此，

只有法朗司可以相比！我因崇拜紀得先生，愛讀他的著作，不覺寫下不少字，還未能暢所欲言；但他的重要作品都介紹於此了。

6.潛在意識與小說　愛德渥爾・藹司東尼愛先生（Estaunié, Edouard; 生於一八六二）善於描寫潛在意識：有個受過「耶穌會」教育的少年欲脫離宗教範圍，卻被潛在的自我所牽制，非但不能脫離，反而趨向「耶穌會」；因為在這一派教徒旁邊他纔能得到別一自我靈魂上的安慰（標識，"Empreinte, l';" 1896名著）一個表面頗冷靜的半老年人逢到了一位朋友的妻子，不知不覺地愛她，她呢，並沒有任何表示，一日，那位女子患肺炎而死，在一張遺書上他發現了她實在愛他的，於是他與這個又悲慘又甘蜜的紀念共同生活（巴萊芙先生的昇騰"Ascension de M. Baslève, l'; 1919傑作）藹司東尼愛先生還做有不少小說，都博得美好的批評，他的藝術是絕對的古典派。兆如・居阿美兒先生固然是「修道院」羣的領袖與齊物派詩人，（見上）可是他的小說家的聲譽超過詩人的聲譽。他的筆記小說受苦人們的生活（Vie des martyres）作於一九一四——一九一六，描寫戰地生活，頗受人歡迎。文明（Civilisation 傑作）成於一九一四——一九一七，專寫傷兵在醫院裏種種痛苦情形；——居阿美兒先生自身就是醫生。他還做有不少小說；去年（一九三〇）他發表了將來生活的幕齣（Scénes de la vie future），大為人崇拜，同年他得了國家文學院的大文學獎，——不要忘了在一九一八，他的文明一書已得過龔古爾學院的小說獎。將來生活的幕齣記載美國人的生

活——一種物質文明過盛的生活，作者很明瞭地反對這種生活。然而此類主張出諸物質文明已極進步的法國人口裏則可，出諸毫無物質文明的中國人口裏則不可：我祇望該讀書的同胞們注意此點。居阿美兒先生是一位科學家，他分析心理時似好解剖一樣仔細；他的簡潔正確的文筆近乎古典派。

7. 人道主義與小說　在這項節目下，我所要敍述到的作家不下數十人，我只能很簡略地說，請讀者們恕我。馬爾賽兒・潑萊芙(Prévost, Marcel) 先生（生於一八六二）善寫女子及愛情心理小說；名著有一個婦人的秋季 (Automne d'une femme, l')，半處女 (Demi-vierges, les)，致法朗所懷司的信 (Lettres à Françoise) 及近來的（一九二九）處男 (Homme vierge, l')。含耐・浦懷萊芙 (Boylesve, René; 1867—1926) 亦善於分析心理；心理小說倚在欄干上的兒童 (Enfant à la balustrade, l')，美滿的將來 (Bel avenir, le)，愛情小說：我的愛情 (Mon amour)，最好的朋友 (Meilleur ami, le)。愛德渥爾・何突（瑞士人一八七七——一九一〇）喜作道德小說；著有米顯兒・戴西愛的個人生活 (Vie privée de Michel Teissier)，米顯兒・戴西愛的第二生命 (Seconde vie de Michel Teissier, la)等。路易・倍爾脫昂 (Bertrand, Louis) 先生（生於一八六六）的作品很接近左拉；民族的血 (Sang des races, le)，親愛者貝貝脫(Pépete le bien-aimé)。阿倍兒・藹爾曼 (Hermant, Abel) 先生（生於一八六二）描寫貴族社會的風俗，有時略嫌枯澁；渡過大西

洋的人們(Transatlantiques, les, 譏笑初次赴歐遊歷的美國富人。)法朗所懷・莫利雅克 (Mauriac, Franşçois) 先生（生於一八八五）顯然受了他的兄弟——一位名醫——的影響，精於解剖人心：名著：火的河 (Fleuve du feu, le)，向生癩病的人接吻 (Baiaer au lépreux, le)，女的生殖者 (Genitrix)，命運 (Destinées)，傑作：居先權 (Préséances)，愛情的沙漠 (Désért de l'amour, le 此書曾得國家文學院小說獎。) 若克・杜・拉克爾戴兒 (Lacretelle, Jacques de) 先生（生於一八八八）的著作頗近史當大而與珀萊芙；（曼儂，見上卷）名著：若望・愛爾姆冷的不安的生活 (Vie inquiète de Jean Hermelin)，西兒倍爾曼 (Silbermann)，夫婦之愛 (Amour nuptial, l')。（此書曾得國家文學院小說獎）羅曼・羅蘭先生（生於一八六六）——參觀〔戲劇〕IV——的傑作是若望・克利司都甫 (Jeane Christophe)，共分十部；羅蘭先生的名譽揚溢全世界，中國讀者也知道了，我不必再講。沙兒・亨理・意虛 (Hirsch, Charles-Henri) 先生（生於一八七〇）的作品出入於浪漫，寫實，自然，象徵諸派間；他很努力，直至一九三一，他寫了三十六部長小說，七部短篇小說集，還有文學評論等不算在內！名著有：金脚的牝山羊 (Chèvre aux pieds d' or, la)，虎與紅罌粟 (Tigre et Coquelicot, le)，聖・窪里愛 (Saint-Vallier)，以及最近的野猪的對敵 (Homme aux sangliers, l')。一九二九，二月，我在里昂大學雜誌 (Revue de l' Université de Lyon) 裏發表了子夜歌選（Chants de Tseu-ya, les）二十五首，承素不相識的意虛先生在法國的水星裏（一九二九，

五一頁七〇四——七〇五）稱贊了一下，並引譯詩至七首之多；自此我冒昧與他訂忘年交。一九三一，三月中旬，我生了盲腸炎，進上海中西療養院醫治，在院中又收到了他的新著野猪的對敵；他在複葉上寫着：「著者以多情的記憶致我的極親愛的少年朋友，（指內子與我）並且希望他們是很快樂，希望早日能與他們重新會面。」重回法國，何時不夢想？卻不知須至何日能成事實！正因知音難得，不覺多說了幾句話。

其他小說家：含耐・巴藏（Bazin, René）先生，（生於一八五三）宗教小說家，一點墨水（Une tache d'encre）。亨理・薄度（Bordeaux, Henry）先生，（生於一八七〇）作風與巴藏先生相近；雪蓋住了足跡（Neige sur les pas, la）。路易・杜・羅倍爾（Robert, Louis de）先生，（生於一八七一）精於分析；一個溫柔的人（Un tendre）。亨理・居斐爾挪懷（Duvernois, Henri）先生，（生於一八七五）近自然派；克拉卜脫（Crapote）馬爾賽兒・丁耐爾（Tinayre, Marcelle）夫人（生於一八七二）所作小說極受民衆歡迎；藹萊罪惡的房子（Maison du péché, la）何舍・馬爾旦・居・賈爾（Martin du Gard, Roger）先生（生於一八八一）專門描寫當代人的生活，不限止於任何方面，所以他的小說是很複雜的；若望・巴胡懷（Jean Barrois）以及自一九二二做起至今未畢叢書式的小說梯浦一家（Thibault, les）——好似左拉的湖恭・馬加爾（Rougon-Macquart, les; 見上）歐日納・梅兒希烏爾・杜・伏蓋（Vogüé, Eugéne-Melchior de; 1850—1910）最努力介

紹俄國文學到法國來。其伯（Gyp）夫人（生於一八五〇，卒於一九三二）——眞名瑪麗・安東懷內脫・杜・利蓋底・杜・糜哈浦（Mirabeau, Marie-Antoinette de Riquetti de），卽杜・馬爾戴兒伯爵（Martel, Comtesse de）夫人——雖是貴族，年輕時卻很窮，乃以著述所得扶育子女。其子前爲駐中大使現駐日，著作近百種，有比愛萊脫的心（Coeur de Pierrette, le）等；我最佩服她那種奮鬪的勇氣。愛特蒙・哈胡古爾先生（Haraucourt Edmond 生於一八五六）以詩人（巴爾那斯派）而兼小說家；倍挪懷一家（Benoit, les）。杜拉與・馬爾特與司夫人（觀〔詩〕X）亦是小說家；靈魂三面觀（Ame aux trois visages, l'），六個小女孩的小說（Roman de six petites filles, le）。窪萊里・拉爾浦先生（觀〔詩〕X）的小說是很奇特的；阿・烏・巴爾那樸許：一個富翁的日記（A. O. Barnabooth Journal d'un millionnaire）。昂特萊・莫洛懷（Maurois, André）先生（生於一八八五）以描寫英國人性格出名；讀陳西瀅先生譯的少年哥德之創造。吾友若望・賈蘇先生是西班牙與法蘭西合種人，精於評詩；著有夢的鑰匙（Clef des songes, la）等。

8. 藝術的生命描寫　郭萊脫夫人（Colette, Mme 生於一八七三），小名西杜宜・賈白利愛兒，初與其夫維里（Willy 卒於一九三一）合撰克羅定納在校中（Claudine à l'école），克羅定納在巴黎（Claudine à Paris），克羅定納在家裏（Claudine en ménage），克羅定納出走（Claudine s'en va）：這位克羅定納就是作者的變相。後來她與維里離了婚（一九一二）與政治家亨理・杜・

如文耐兒 (Jouvenel, Henri de) 先生結了婚，終究又離了婚。(一九二四)她獨自作了走獸的七個會話 (Sept dialogues de bêtes)，情感的隱遁 (Retraite sentimentale, la)，漂泊的女人 (Vagabonde, la) 等皆享盛名。她的性格是浪漫的，她的藝術近乎寫實派。當代女作家中，她與挪阿意夫人(見上)分占第一席。如兒・韓那爾 (Renard, Jules; 1864—1910) 合寫實派與古典派爲一。以胡羅蔔的毛 (Poil de carotte) 出名——這是一個小孩的綽號；書中描寫一個誠實但不伶俐的小孩受盡母親的虐待。萊尼愛先生(觀〔詩〕II)在小說中描寫十七世紀與十八世紀初期的風俗；稱心滿意 (Bon plaisir)。比愛爾・羅綺思 (Louys, Pierre; 1870—1925) 初爲詩(碧莉蒂絲的歌詠 "Chansons de Bilitis, les"：按此乃羅綺思自己的詩，假託譯自希臘文)，後來發表了描寫古代阿來克藏特里 (Alexandrie) 地方絕對自由戀愛——同性愛亦包括在內——的生活的小說阿弗羅提脫 (Aphrodite)。他自此出名。他的古代文學的造就極深，他寫的詩逼近希臘詩，而他的藝術化的散文又逼近他的詩。比愛爾・馬克・烏爾郎 (Orlan Pierre Mac) 先生(生於一八八三)好作冒險小說，女騎士愛兒沙 (Cavalière Elsa, la)，夜裏的馬爾幹利脫 (Marguerite de la nuit)。

其他小說家：烏居司脫・巴義 (Bailly, Auguste) 先生(生於一八七八)批評家兼小說，天命註定的 (Prédestinés, les)，火般熱吻的那潑兒城 (Naples au baiser de feu)。日何姆・達和(生於一八七四)及其弟若望・達和 (Tharaud, Jean; 生於一八七七)兩先生常合作，自稱曰「我」一

而不說「我們」丁格雷，著名的作家（Dingley l'illustre écrivain），十字架的影子（Ombre de la croix, l'）。克羅特・法萊爾（Farrère, Claude）先生，（生於一八七六）航海家而兼文學家，一如羅蒂；戰爭（Bataille, la）。愛特蒙・若魯（Jaloux, Edmond）先生（生於一八七八）批評家兼小說家，一個晴明日子的結束（Fin d'un beau jour, la）。法朗西司・賈爾古（Carco, Francis）先生（生於一八八六）專門描寫妓女流氓等下流人物，耶穌——鶉（Jésus-la-Caills 綽號）。保兒・莫昂（Morand, Paul）先生（於一八八八）是一位旅行家善寫異國情調；既開之夜（Ouvert la nuit），既閉之夜（Fermé la nuit）。

9.奇異小說與快樂小說　以前如兒・斐爾納（Verne, Jule; 1828—1905）專做奇奇怪怪想入非非小說，例如地心遊行記（Voyage au centre de la terre）等，頗含科學化的理想。比愛爾・白挪懷（Benoit, Pierre）先生（生於一八八五）好似當了斐爾納的門生；他的蓋宜司馬爾克（Koegnismark, 1918）已經吸收了不少讀者，而他的阿脫朗的特（Atlantide, l'; 1919）更使作者享受大名。

神祕的安丁耐雅（Antinea）居住在沙漠中心一宮殿裏，她誘人去與她配合。一次配後，她卽拒絕再接近那男子；男子往往因失戀而死。她把爲她而死的男子一個個製成木乃伊，陳列一室內。有一次兩個朋友迷途到了這宮殿裏。她選中了其中的一個，但這位男子毫不動心。她老羞成怒，激發其餘的一個去刺殺這位餓漢。那凶手是一個武官，事後被良心責追，凶手逃出宮殿，僥倖

逢到了軍隊。然而軍隊裏的人三三兩兩地傳說他把他的朋友殺了，雖無確實證據去治他的罪，可是一個都不理他。他自覺乏味，又想到安丁耐雅的美貌，便偷偷地離開軍隊，重入迷宮。

有人說安丁耐雅是沙漠引誘力的象徵：凡是到過沙漠裏的人，總被一種神祕的力量所牽制；老想回到沙漠裏去。我自己曾經請問過到過沙漠裏的人，據說真有這種吸引力！那麽這部阿脫朗的特覓是一部象徵小說了。白挪懷先生以後的著作，雖則取材各自不同，卻是本本有趣味。平心而論，這類影戲化的小說沒有多大的文學價值。然而我們這位年輕走運的白挪懷先生已於今年（一九三一）被選爲國家文學院會員了！比愛爾·米兒（Mille, Pierre）先生（生於一八六五）的小說，無論長篇或短篇，都極有趣味；讀了他的巴爾那甫和幾個婦人（Barnavaux et quelques femmes），皇上（Monarque, le）中國的飯碗（Bol de Chine, le），包管使你樂而忘倦。法朗西司·杜·米烏曼特爾（Miomandre, Francis de）先生（生於一八八〇）曾於一九〇八以寫在水上（Ecrit sur de l'eau）一書得了龔古爾學院的小說獎；這書描寫一個少年的初戀，寫法與章法都很新奇，頗堪一讀。一九一四，他做了戴海司·浦山的奇遇（Aventure de Thérèse Beauchamps, l'），描寫一個法國女子與一個中國男子的愛情，充滿了詩意及銀灰色的悲哀。總之，烏米曼特爾先生是個聰明人，他的作品亦是伶俐精巧的。